作者／S·D·佩瑞
翻译／清雨 夜蓝



BIOHAZARD

生化危机官方小说 4
地下世界




睡神
扫描

作者：S·D·佩瑞　翻译：清雨 夜蓝

生化危机4

地下世界

目录

序　章……………………006
第一章……………………011
第二章……………………019
第三章……………………026
第四章……………………033
第五章……………………041
第六章……………………046
第七章……………………053
第八章……………………060
第九章……………………068
第十章……………………077
第十一章…………………085
第十二章…………………094
第十三章…………………101
第十四章…………………111
第十五章…………………120
第十六章…………………128
第十七章…………………135
第十八章…………………143
第十九章…………………150
第二十章…………………157
第二十一章………………161
第二十二章………………163
第二十三章………………166
第二十四章………………172
尾　声……………………173

致责任编辑马尔克·帕鲁米埃利：“即便有数千人意欲斩断邪恶的枝叶，但力图阻断罪恶根源的人只有一个。”

——亨利·戴维·梭罗

出场人物



克里斯的妹妹

克莱尔·雷德菲尔德



新人警官

里昂·肯尼迪

S.T.A.R.S的前队员



大卫·特拉普



瑞贝卡·查姆博丝



约翰·安德琉斯

白色安布雷拉干部

杰克逊 · 柯特兰德
西德尼
路易斯



杰伊 · 雷斯通

从别墅中逃出来的生还者



克里斯 · 雷德菲尔德



吉尔 · 瓦伦蒂安



巴瑞 · 波顿



布拉德 · 维克斯

神秘男子



特兰特

技术人员



亨利 · 科尔

序章

美联社（一九九八年十月六日）

发生在山区小城的火灾造成数千人死亡。与神秘的疾病有关吗？

纽约州纽约市——宾夕法尼亚州州政府以及联邦政府日前正式宣布位于该州山区的浣熊市为受灾区域。尽管火势因为消防队员们奋不顾身地扑救而不断减弱，但伤亡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十月四日（星期日）凌晨发生在浣熊市的爆炸式猛烈火灾迅速覆盖了几乎整个市区，据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将近七千人死亡。在这次灾难中失去的生命是美国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数量最多的。多个国家级的救援团体和国际新闻机构聚集到为了防止火势蔓延而被封锁起来的市区外，而饱受打击的浣熊市市民家属及友人则集中在近郊的雷萨姆等待消息。

全美灾害管理局（NDC）是负责协调消防、急救共同行动的机构，局长特兰斯·查韦斯昨晚对新闻机构作出声明。根据他的言论，由于一些外力的影响，完全控制住大火的时间还要往后延迟约半个星期——另外，他还暗示想要查明火源以及故意纵火的证据很可能会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查韦斯说：“尽管光是弄清受灾范围就得做不少工作，但答案就在火灾现场。无论里面有什么我们都会把它找出来的。”

今天早上六点，有七十八名生还者被发现，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等情况一概没有向外界公开。为了观察和治疗这些人，他们很快便被移送到了某联邦机关之中。根据危险物资处理部门的第一次报告，肌体在感染了未知病毒之后活动能力将大幅度下降，因此很多人都没能逃出来，这可能也是牺牲者的数量如此庞大的原因之一。另外，报告上还暗示感染了这种病症的人有可能会陷入一种极端暴力的精神障碍状态。为了设置检疫警戒线，许多社会组织和联邦政府下属的疾病对策中心成员都被召集到了一起。尽管还没有给出正式的声明，但据说在牺牲者中已经出现了“超出”精神范围以及生物学正常范围的例子。某位联邦评估小组的成员这样说道：“有一些人并不是被明火或烟雾杀死的。我亲眼见到了被枪杀、被刺

杀、还有被其他暴力手段杀死的人。另外一些在火灾发生之前很早就已经得病、死亡或是明显临死不久。这的确是一场极其凶猛的大火，但仍然有理由怀疑在这里发生过的不仅仅是火灾。”

在今年的早些时候，使浣熊市社会安宁产生动摇的怪异凶杀案曾频繁地出现在电视节目上。那几起凶杀案的作案手段异常残忍暴虐，不过凶手的动机直到现在还是不清楚，另外，案件中好像还出现过“吃人”的场面……根据当地新闻机构原本的假设，浣熊市周边地区在夏末发生的那几起悬而未决的凶杀案，与火灾发生前曾有过大规模暴力活动的传闻似乎有什么关联。

查韦斯局长对这些传闻不置可否，只在最后提到一定会将整个悲剧彻底调查清楚。

今日美国上午版（一九九八年十月十日）

随着搜索和救援行动的展开，浣熊市死者的数量不断增加

纽约州纽约市——正式公开的遇难人数已经达到了约四千五百人。人们正在已经化为一片焦土的浣熊市废墟中仔细搜索上周日那场惨剧的受害者。全国上下一片哀悼之声，有超过六百名男男女女正为了查清平和的小镇究竟为何会遭此横祸而不停奔走。怀有极大决心和坚强意志的当地救援组织、科学家、军队、公务员、以及企业的研究小组为了探寻真相，将各自的经验知识集中到一起，履行着各自的职责。

调查的正式指挥官是全美灾害管理局（NDC）的特兰斯·查韦斯局长，在他身边集合了来自世界各地灾害管理中心的优秀研究员以及联邦政府的多名安全管理人员，另外还有安布雷拉制药公司为了主动承担责任而派来的微生物学专家。这家制药公司将调查目前被称为“浣熊市综合症”的奇特传染病与他们设在浣熊市郊外的科研机构是否有关。

尽管目前与这种病症相关的调查十分模糊，没有任何决定性意义，但带领安布雷拉调查小组的爱丽丝·本杰明博士说了下面一番话：“不管是故意还是偶然，现在可以确信浣熊市的居民们感染了一种什么东西。我们

目前知道这种疾病不是通过空气传播的，而且感染者最后都会因细胞急速分裂而死亡。现在并不清楚它究竟是细菌还是病毒，也不知道具体有什么症状，但我们会尽自己所能全力调查。只要发现什么，不管与安布雷拉的设施有没有关系，我们都决心一查到底。与浣熊市的民众给予本公司的巨大支持和帮助比起来，这根本算不了什么。”有将近一千名当地居民在浣熊市内的安布雷拉化工厂及其管理设施中工作。

为了观察身体状况以及问询事情经过，一百四十二名生还者目前全都被隔离在某处。尽管目前还是没有公开他们的身分，但FBI今天发表了一张生还人员健康状况的调查表。其中有十七人受轻伤，情况稳定；七十九人负重伤，已经接受了外科手术；还有四十六人虽然没有外伤，但在精神上或是心理上受到了极大打击，无法与外界沟通。声明中并没有明确指出他们是否感染了传闻中的奇怪疾病，但提到了一位可以证明传染病存在的生还者。

在被破坏的都市内指挥军事作战的马丁·戈德曼将军预测，七天之内就能够将剩下的失踪人员全部找到：“现在有四百人整日无休地在进行生还者的搜索以及身分确认工作——就在刚才，我接到报告说下个星期一还有两百人会前来支援……”

沃斯堡号手报（一九九八年十月十八日）
浣熊市悲剧是由当地警员引起的可能性

德克萨斯州沃斯堡——根据在浣熊市（宾夕法尼亚州）清扫工作中发现的最新证据，目前造成七千二百位市民死亡的疾病“浣熊市综合症”有可能是由浣熊市警署署长布赖恩·艾隆斯和特殊战术及救助部队（S.T.A.R.S）引发的。

FBI的斯波克斯帕森、帕特里克·韦克斯、NDC的局长特兰斯·查韦斯、罗伯特·海娜博士（安布雷拉调查小组负责人爱丽丝·本杰明博士请来的专家）出席了昨晚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韦克斯明确指出有确凿证据可以证明侵袭浣熊市的灾难是恐怖活动失败引起的。他还指出

将小镇几乎完全烧成灰烬的大火正是为了隐藏这种疾病的破坏力而被人蓄意引发的，其始作俑者很有可能就是布赖恩·艾隆斯或其同伙。

韦克斯还暗示占领浣熊市郊外安布雷拉工厂的惨案主谋很可能就是布赖恩·艾隆斯，能够证明这一事实的几份文件已经在浣熊市警署的办公大楼内找到。另外，那些证据还与调查凶杀案未果之后受到停止活动七个月处分的S.T.A.R.S有关，艾隆斯没有隐藏自己对市政府干部的愤怒。在这件被各大媒体频繁报道的食人凶杀案中，前后总共有十一人遇害。但从七月末那次造成六名S.T.A.R.S成员死亡的直升机坠毁事故至今，凶恶的杀人犯再也没有出来活动。后来，由于找到证据证明五位活下来的S.T.A.R.S队员有吸食毒品和酗酒的行为，因此他们受到了无薪的停职处分。尽管艾隆斯在公开场合做出一副支持停止精锐部队活动的姿态，但根据不久前发现的文件，他曾威胁戴维林·哈里斯市长以及其他几位市议会议员，如果对方不接受金钱贿赂，他就在市内散布一种挥发性极强、极其危险的化学药品。韦克斯还表示，艾隆斯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的精神状态非常不稳定，而且刚刚发现的一份文件（艾隆斯与同谋者之间的信件）中还明确提到他打算抢走威胁得来的赎金，然后逃到海外。虽然同谋的名字就只写了“C·R”两个字母，但其他还有“J·V”，“B·B”，“R·C”三个缩写——这与五名S.T.A.R.S幸存成员中四个人的姓名首字母缩写一致。

特兰斯·查韦斯说：“如果这些文件都是真的，那么艾隆斯和他的同伙预定在九月末袭击安布雷拉的工厂。这与海娜博士关于浣熊市综合症蔓延时间的说明完全一致。我们现在认为他们已经成功实施破坏，并产生了出乎预料的毁灭性结果。虽然目前不清楚艾隆斯以及S.T.A.R.S的成员是否还活着，但为了查清事实真相，官方正在搜捕他们。我们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发出了通缉令，也向所有国际机场和国境警备队发出了警告。非常希望各位能提供任何与这件事相关的情报。”

著名微生物学者，同时也是安布雷拉材料部门相关人员的海娜博士指出，她很难判断在浣熊市内传播的化学药品的正确成分：“现在搞清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艾隆斯和他的同伙并不知道自己究竟在摆弄什么。安布雷拉一直在利用好几种合成酶以及细菌培养物质开发抑制病毒的药物，

但这种致命的合成物质可能是偶然形成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好几百万种混合的可能性，因此要复制像浣熊市综合症那样的混合物，其成功率几乎等于零。”

目前，我们没有得到S.T.A.R.S美国总部局长关于此事的回应。该组织的地区发言人李德·威利斯在提到这场灾难时表示“令人震惊，深感悲哀”，并表示会尽可能安排人员搜索失踪的S.T.A.R.S队员以及调查可能藏匿在组织内部的其他同伙。

但讽刺的是，发现那些文件的安布雷拉搜索小队……

第一章

“快！快！快！”回应了大卫那焦急的大喊之后，约翰·安德琉斯猛地踩下油门。在刺破缅因州冰冷黑夜的枪声包围下，小型货车一个急转弯，顺滑地向前驶去。

约翰直到几分钟前才注意到那两辆并不显眼的黑色轿车，因此几乎没有时间让他可以把自己武装起来。不论追赶他们的人究竟是谁——安布雷拉、S.T.A.R.S也好，警察也罢——都无所谓。反正没有什么区别。

“转弯，约翰！”大卫的吼声似乎还勉强保持着冷静，即便不断有子弹从货车后部射进来，他的话听上去仍然没有明显的慌乱。大概是那种口音造成的——那种口音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给人这种感觉。对了，珐尔沃斯到底在哪儿？

约翰的大脑此刻一片混乱。无数思绪在脑子里绞成一堆乱麻，怎么也理不清。即便他从未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感到过害怕，但面对这次偷袭……

穿过珐尔沃斯大道之后向右拐就是跑道。

——混蛋。明明还有十分钟就可以出发了……

约翰虽然对战斗很在行，但至今并没有赛车的经验。尽管他也很擅长开车，可驾驶小型货车的感觉完全是另一码事……

砰！砰！砰！

有人正通过货车后部那扇打开的小窗向外还击。在这狭窄的空间里，九厘米子弹爆炸时的声响就像众神的怒吼一般震耳欲聋，这让约翰更加无法把精力集中在开车上。

明明只剩下十分钟了。

距离租来的飞机离开跑道就只剩不到十分钟。这简直就像一个恶劣的玩笑一样——他们小心翼翼地躲了好几个星期，没有冒险做任何事，但却在马上就可以离开这个混蛋国家的前几分钟被发现了。

约翰握紧方向盘，让货车拐进了第六街，但由于车身太重，速度一直无法达到可以甩开后面那些轿车的程度。即便车上的五个人没有带着成堆的武器和行李，这台像面包一样的汽车也没有那么大的马力。虽然大卫买下这辆车的理由是普通、不显眼，但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会面临眼前的困

境——要想甩开追踪者，非得依靠小小的奇迹不可。惟一的机会就只有从飞驰在路上的其他车辆中间穿过。尽管这的确很危险，但被追出道路、被子弹击中同样是一件危险的事。

“给我弹夹！”里昂大声喊道。约翰随即看了看后视镜，发现那位年轻的警官紧挨着大卫蹲在后窗附近。为了运载大量的武器，在出发前他们取下了货车后部的座椅——也就是说，没有安全带将他们固定在车内。如果转弯时的速度太快，身体就会被甩出去。

砰！砰！

在轿车里的混蛋又开枪了，大概是点三八口径的武器。当里昂随即举起他那把九毫米口径的勃朗宁手枪反击时，约翰稍稍踩下了这辆摇晃货车的油门。里昂·肯尼迪的射击精准度是他们所有人中最高的，大卫应该让他射击对方车辆的轮胎……

——就算再怎么厉害，也在我之下。另外，他为什么偏偏要选在周末的晚上十一点之后开车来缅因州的埃克塞特支部？而且速度并不快，就像一点儿也不着急似的……

一名女子把弹夹扔给里昂，而正把方向盘向右转动，让汽车朝闹市区驶去的约翰没有多余的精力去看清那究竟是谁。橡胶车胎在驶过沥青路面的时候发出刺耳的尖叫和刺鼻的烟雾，小型货车摇摇晃晃地转过珐尔沃斯大道尽头的十字路口向东行驶。尽管飞机场在西边，但车里应该没有一个人担心他们不能按时到达飞机所在的地方。

因为在那之前他们必须得处理掉安布雷拉雇佣的恶棍，租来的飞机上可没有为那些混蛋准备的座位。

约翰从镜子里看到了红色和蓝色的灯光，这才发现一辆轿车的顶部安装着旋转警灯。大概是警察吧——而这一猜测更让他怒火中烧。安布雷拉对信息的操纵十分彻底，因此，大概全国每一名警察都相信浣熊市的惨剧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跟他们这支微不足道的小队有关。此外，他们还借由收买几名高层人物这种卑劣的手段利用了S.T.A.R.S。不过，被派往现场执行任务的其他队员或许还不知道自己的组织已经变成那家药品公司的提线木偶了吧……

因此，反击便成了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目前这支小队中，没有一名队员愿意伤害无辜的人。被安布雷拉欺骗并

不是犯罪，如果那两辆车里真是一般警察的话……

“没有无线电的声音也没有警告，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警察！”里昂大叫道，而为此松了一口气的约翰却突然发现前方有一个路障正飞速向自己接近，在被封锁的道路旁竖立着显眼的工程标志。车头灯照在一名手持“缓行”标识的男子身上，这让他的脸一下子浮起一片惨白。身穿橘黄色背心的男子带着无比惊慌的表情扔掉标志朝旁边飞扑出去，在千钧一发之际躲开了疾驰过来的车辆。

他的样子还真是滑稽。当然，这句话只能在他提前三秒钟做出了反应，从而没有被时速八十英里的汽车撞飞时说出。

“抓稳！”约翰高声喊道。克莱尔紧紧靠着侧壁，大卫抱紧瑞贝卡，而里昂则死死握住了门把手。

小货车发出惨叫一般的悲鸣，像一匹野马一般在道路边缘旋转。

就在约翰感觉整个车身的右半部分已经悬空翘起的同时，克莱尔的身体猛地倒向车子左侧，她的脖子撞在了备胎套突出部分，看上去应该受了些伤。

——糟了……

大卫虽然在对着她喊些什么，但那些声音全都被轮胎摩擦地面时发出的嘎吱声盖过，克莱尔一句也听不见。当他发力走到车子右半部分，紧接着瑞贝卡也挤到大卫右边时，约翰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

小货车右侧的车轮发出咚的一声巨响重新落回地面，约翰也恢复了对汽车的控制——但已经抱死的刹车仍然在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

哐当！

从背后不远处传来的金属扭曲声和玻璃碎裂声让克莱尔的心脏一瞬间停止了跳动，她和同伴们一起回过头，看到其中一台追踪他们的车辆撞在了道路工程的路障上——那个他们自己在几秒钟之前差点儿撞上的路障。克莱尔的眼中转瞬闪过被撞坏的引擎盖、满是碎玻璃的窗户、以及汽油燃烧时腾起的烟雾。紧接着，第二台追踪车辆发出刺耳的响声转过路口，进入了克莱尔的视线。

“对不起。”虽然约翰嘴上这样说，但看上去他没有一点儿像是在道歉的样子，反而因为不断涌出的肾上腺素而显得有些兴奋。

尽管克莱尔和里昂仅仅与这些前S.T.A.R.S成员在一起待了几个星期，但少女已经发现约翰有一种在任何时候、面对任何事物都有心情开玩笑的本

领。这是他最有魅力的一面，也是最让人感到无奈的特征。

“大家都没事吧？”听到大卫的问话后克莱尔微微点了点头，瑞贝卡也做出了相同的动作。

“虽然撞了一下，但没什么大碍。”里昂一边搓揉着手臂一边回答道，“但我……”

砰！

里昂的话被货车后方突然响起的枪声打断了。尽管他们距离拐角处还有一段距离，但小轿车里的人用霰弹枪向他们发起了攻击。刚才对方瞄准的地方只要再稍稍抬高几英寸，里昂一定会被无数铅弹贯穿。

“约翰，更改计划。”不断摇晃的小货车里回荡着大卫的吼声，那冷静而果断的话语轻易压过了引擎不断增加的轰鸣声，“距离太近了……”

话音未落，约翰便已经把方向盘向左猛转了一圈，这让摇摇晃晃地站在货车尾部的瑞贝卡差点儿撞在克莱尔身上。

“后面的人，好好坐稳！”约翰回过头大喊。

小货车现在正行驶在静谧的郊外道路上，清冷的夜风不时吹进车内，随着约翰将速度不断提升，周遭那些被一片暗影包围的小屋就像在飞行一般快速从车子两旁掠过。里昂和大卫敏捷地躲进货车后部，蹲在车窗下那块金属车门的阴影里。克莱尔朝瑞贝卡一看，发现她也明显带着一副对眼前状况十分不满的表情。瑞贝卡·查姆博丝曾经是S.T.A.R.S的一员，和克莱尔的哥哥克里斯共同行动过。而最近她和同为原S.T.A.R.S成员的大卫以及约翰等人走到一起，参加他们对付安布雷拉的行动——不过这位年轻少女所擅长的生化知识仅仅能让她可以成为一名医护兵。瑞贝卡并不擅长射击，在这方面就连克莱尔也比她拿手，而且，在这些人中间，惟一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就只有她一个人。

不过，如果将在浣熊市经历的战斗也算进去，那就另当别论。

约翰为了躲开一辆停在路边的卡车而猛地向右转动方向盘。后方的小轿车仍然紧追不舍。而克莱尔之所以会不由自主地颤抖，大概是因为对自己在浣熊市的遭遇还心有余悸吧。有不少伤痕和淤青仍旧残留在少女的身体上，同时她也十分清楚里昂的肩膀至今还在隐隐作痛。

砰！

后方不远处再次响起霰弹枪的吼声，子弹稍稍有些偏高。

这一次偏了，但不代表下一次……

“改变计划。”大卫说。十分清脆的英国口音即便在这一片混乱之中也还是保持着理性与条理。难怪他曾经获得过担任S.T.A.R.S队长的资格。

“所有人都做好应对冲撞的准备。约翰，拐过下一个弯之后把车停下。我们采取一击脱离的战术，明白了吗？”

大卫重新调整了一下膝盖的位置，把身体抵在小货车的车厢一侧：“看样子那些家伙无论如何也想见我们一面，那就满足他们的愿望吧。”

克莱尔蹲下身子，让背紧靠着座椅，同时弯曲膝盖，让头可以靠在上面。瑞贝卡移到大卫旁边，里昂也和克莱尔一样放低身体，把头靠在离她很近的地方。在两人的视线交汇的那一刻，里昂微微笑了笑：“没什么大不了的。”

听到这句话后，心里还尚存一丝恐惧的克莱尔也笑了起来。他们曾经躲过浣熊市那些科学狂人以及安布雷拉制造的怪物、曾在极端疯狂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当然，还曾经在安布雷拉的秘密设施爆炸前间不容发地逃出生天——跟那些经历比起来，“乘坐的小货车被猛撞一下”简直就像是周末的郊游一样惬意。

没错，必须得像这样提醒自己。当自己的内心在不断重复这种说教的时候，其他一切杂念都将被抛出脑海。

小货车粗野地转过弯之后，约翰立刻踩下刹车，所有人都感觉自己就像是在一个一吨多重的移动铁箱里被压扁了似的。

大卫猛地深呼吸了几次，尽可能地使出身体全部力气。而就在这时，他突然听到了车子后方传来的急促刹车声。

随之而来的是“咚隆”一声巨响和强烈的冲击，整辆货车开始剧烈摇晃。虽然整个过程只有一瞬间，但对车内的人来说却像没有一丝声响的永远那么长。

迟来的声音——比玻璃碎裂的叮铃声要尖锐上万倍的恐怖音波毫无征兆地向他们袭来。使出全力的大卫仍然不住地前后摇晃，而瑞贝卡则发出了像是喉咙被堵住时才可能有的声音。

声音很快消失，大卫迅速蹲了下来，举起贝雷塔手枪用膝盖固定住，约翰也于同时再次踩下了油门。大卫回头一看，发现那辆追踪他们的小轿车歪斜着停在路旁，挡风玻璃和车头灯全都已经被撞坏。透过挡风玻璃上像蜘蛛网一样的碎裂纹路向里望去，在一片狼藉中倒伏着一个人影，他和坏掉的车辆一样一动不动。

我们的状况看来也差不多……

这辆便宜小货车只是为了前往飞机场而特意买来的，它的后保险杠和尾灯已经不见了，而且后门也呈打开的状态——门板已经严重变形，被撞成了一块毫无用处的金属板。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大卫·特拉普之所以并没怎么把这辆小货车放在心上，并不仅仅因为他们不会带着它一起去欧洲。大家都还活着——这件事本身比什么都重要。而且——至少暂时是这样——他们终于可以从满腔怒火的安布雷拉那极长的触手中逃脱了。

已经严重损坏的货车正在加速朝目的地驶去，这时大卫回过头看了看伙伴们，条件反射似的伸出手把瑞贝卡扶起来。自从在安布雷拉的海岸研究所经历了那次倒霉的任务以来，他对这位年轻的女孩似乎产生了在与面对约翰时相同的强烈感情——一种强烈的不舍和保护欲。大概是由于那支小队中最后活下来的就只有他们三个人的缘故吧。

大卫在这些想法限制住自己的思绪之前将它们赶出了脑海，指示约翰避开大道，朝原定的目标前进。在临近出发的时候被发现还真是丢脸——不过，这并没有让他们感到出奇地吃惊。从两个月前他们从卡利班海湾回来的那个时候起，安布雷拉就一直监视着埃克塞特，被发现是迟早的事。

“真是个好办法，大卫。”里昂说，“下次再遇到有安布雷拉的人跟踪时，我会记得用这招的。”

尽管大卫此刻的心情不太好，但他还是点了点头。虽然他很喜欢里昂和克莱尔，但说老实话，大卫实在搞不清楚被这两位新人看作“队长”时自己是什么心情。而对约翰和瑞贝卡的感情则与这完全不同，至少他们曾经是S.T.A.R.S的队员。而里昂是一名刚上任的警官，克莱尔是大学生，只不过她碰巧是克里斯的妹妹。从发现S.T.A.R.S与安布雷拉的关系，并下定决心离开组织的那一刻起，他就再没有想过要继续当什么“队长”，也不希望事

情变成那样。

——*不过，这不是应该由我来决定的……*

大卫既没有要求他们忠于自己，也没提到过决定权在自己手里。或者说现在的结果跟那些思考、疑惑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在战争之中，人们时常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以浪费在选择上。

大卫快速扫视了一遍同伴，而后把头转向货车后方，视野里尽是在凄冷的黑夜中不断向远方退去的房屋等建筑物。大伙儿的表情显得有些茫然——肾上腺素指数减退之后总是会发生这种情况。

在瑞贝卡退出弹夹，重新往里面装填子弹的时候，她对面的里昂和克莱尔一言不发地紧挨着对方坐下。他们两个人总是在一起，现在也一样紧紧靠着。两人在与安布雷拉的势力抗争之后遍体鳞伤地逃走，他们现在这个样子和一个月前在浣熊市郊外遇到大卫、约翰还有瑞贝卡时一模一样。大卫心想，他们之间应该不是有什么暧昧的关系，只是共同经历了一个噩梦。一同感受了九死一生的经历之后，两人之间的感情一定会加深不少。

据大卫所知，幸存的人中间知道T病毒泄露这一真相的只有里昂和克莱尔。多亏那位心思缜密的女大学生巧妙隐瞒，和他们在一起的小女孩并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雪莉·柏肯没有必要知道正是她的双亲制造了安布雷拉最强大的生物兵器，只需要记得爸爸和妈妈都是认真、努力的人就行了。

“大卫，你怎么了？”

他再次从无止尽的思考中解放出来，微笑着回答克莱尔：“啊，不好意思。其实也没什么，只是在想雪莉的事。那孩子怎么样了？”

克莱尔也微微一笑。她只要一听到雪莉的名字就会换上一副灿烂的表情，这又让大卫小小吃了一惊。

“她很好，已经冷静下来了。凯特和姐姐完全不同，非常善解人意。而且很喜欢雪莉。”

大卫再次点点头。雪莉的叔母好像是一位很好的人，而且就算安布雷拉决心把那个女孩找出来，她也有能力保护雪莉。凯特·波伊德是一位出色的刑事案件辩护律师，也是加利福尼亚州最优秀的律师之一。安布雷拉应该也很清楚，最好还是别去碰柏肯的独生女。

遗憾的是，他们可以对我们下手。如果不是这样，那事情无疑会简单许多。

检查完大量武器的瑞贝卡坐到大卫身旁，抬手撩开落在额头上的几缕头发，整张脸上就只有眼睛比她的实际年龄要成熟，显得十分老成。她明明只有十九岁，却已经经历了两次跟安布雷拉有关的事件。在这些人中间，她最清楚那家制药公司究竟有多么残忍。

瑞贝卡没有说话，而在默默地看了一会儿窗外那条道路后，她终于开口了。她的声音很轻，但看着大卫的目光却十分锐利。

“你认为其他人还活着吗？”

大卫没打算陈述一些乐观的意见。她虽然年轻，但却似乎具有能看穿人心的能力。

“我不知道。”他回答时声音有些大，希望货车里的其他人也能听见。毕竟克莱尔强烈希望能再次见到她的哥哥，“恐怕很难……如果能取得联系的话当然另当别论。他们究竟是在提防被人发现还是说……”

瑞贝卡深深吸了一口气。尽管这并没有让她感到吃惊，但无疑不是一个可以让人高兴起来的答案：“是啊。就算联络不上我们……德克萨斯那边的信号还安全吗？”

大卫点了点头。与德克萨斯、俄勒冈还有蒙大拿的S.T.A.R.S队员之间的联络频道虽然还值得信赖，但已经一个月没有任何消息了。最后的信息是吉尔发过来的。大卫至今还记得消息的全文——那几句话让他担心了好几个星期。

“我们在澳大利亚，目前很安全。巴瑞和克里斯希望能在安布雷拉总部找到线索。我们已经做好准备。”

他和约翰已经做好准备召集能联系到的并且还在待命的其他队员，希望尽快与他们汇合，然后一起攻向被黑幕笼罩着的安布雷拉总部。所有人都下定决心与罪恶的源头战斗到底。前往欧洲的吉尔、巴瑞以及克里斯为了找出安布雷拉指导者的真实目的，暗中调查之后找到了位于澳大利亚的安布雷拉国际总部——在那之后，他们便音信全无。

“你们这帮小鬼，把头抬起来。”坐在驾驶室的约翰大声喊道。

大卫将视线从瑞贝卡那张稍显严肃的脸上移开之后，发现他们已经来到了飞机场。

他们终将知晓其他人究竟出了什么事。

第二章

瑞贝卡被那条看上去并不怎么靠得住的安全带固定在座位上之后，透过一旁的窗户向外望去。而大卫此时却开始有些后悔，认为当初应该租一架喷气式飞机。又大又沉的喷气式飞机一般来讲都十分坚固，出事的几率也相对要小很多。而现在，固定在机翼上的却是螺旋桨——看起来就像是玩具螺旋桨一般。

他敢打赌，如果这台破破烂烂的飞机以一百英里以上的时速撞向海面，一瞬间就会像石头一样沉入海底……

“就和你所知道的一样，这种飞机经常会把摇滚明星或是其他什么人送进天堂。因为升空之后很快就会被一阵逆风给吹回地面。”

瑞贝卡抬起头看着约翰那张微笑的脸。他坐在少女前方的座位上，用粗壮的手臂环抱着座椅上部的头靠。看来约翰似乎需要两个座位。他不仅骨骼巨大，而且像个健美先生一般拥有惊人的巨大身体。在六尺六寸的身体上紧紧挤满了超过两百四十磅的肌肉。

“载着你这样的大块头，只要能起飞就算运气好。”这样回答之后，瑞贝卡看到约翰那双黑色的眸子里隐隐浮起了一丝不安。他在三个月前的任务中被子弹打断了几根肋骨，肺部也受了伤，还没有恢复到能够进行负重训练的程度。对约翰这种充满男子汉气魄的壮汉来说，身体几乎就是一切，而她十分清楚不能锻炼肌肉让约翰有多么烦恼。

壮汉咧嘴一笑，深褐色的脸上立时堆起不少皱纹：“呵呵，或许你说的没错。如果能载着我们上升到离地数百英尺的空中，也算打破了这架烂飞机的记录吧。”

对第二次坐飞机（第一次是有大卫一起坐飞机到卡利班海湾去执行任务）的约翰说出那种话，仔细想想还真是有些过分。尽管她很清楚对喜欢开玩笑的约翰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好材料。

当飞机的引擎发出轰鸣，机身开始震动的时候，瑞贝卡也咬紧牙齿拼命忍耐。看到约翰那紧张的样子，她不禁感到有些后悔。而当转头向窗外望去时，她发现里昂和克莱尔刚刚开始踩着金属踏板登上机舱。看来他们已经把武器装进了货仓。

“大卫在哪儿？”

听到瑞贝卡的问话，约翰耸了耸肩："在和飞行员说话。看到机师只有一个人后，这个阿肯色州的男人就变得慌慌张张的。也难怪，毕竟能轻轻松松把我们安全送到欧洲的人不是很多……"

约翰把身体微微前倾，刻意压低声音，刚才那种冷冷的微笑也从他脸上消失了："听说另外一名机师喝醉了，今天来不了。而这个人之所以这么便宜是因为他曾经载着一支足球队撞在了山坡上。"

瑞贝卡不禁笑出了声，双肩止不住地上下抖动："好好好，我很害怕。这下你满意了吧？"

"很好，就是想听到你说这句话。"约翰平静地说完这句话并把头转回前方时，里昂和克莱尔刚好出现在狭窄的机舱里。他们走到飞机中部，坐在与瑞贝卡一条过道之隔的对面坐席上。根据大卫的说法，机翼附近的座椅好像是最稳定的，但这个位置的座位似乎根本不够。整个座舱里总共只有二十个座位。

"你以前坐过飞机吗？"克莱尔把身子朝瑞贝卡谈过去，小声问道。她看上去有些紧张。

瑞贝卡耸了耸肩："只有一次。你呢？"

"虽然坐过很多次了，但之前都是DC747或27等大型飞机。我不知道还有这么小的……"

"是DHC的涡轮机。"里昂也加了进来，"大概吧。我好像听大卫说过……"

"这东西可是个杀手。"约翰那低沉的声音在座椅间回荡，"被风吹起的小石子……"

"约翰，请你……别再说了。"克莱尔轻声说道。

或许因为面对的是新队友的劝阻，约翰不自觉地笑了出来。

大卫忽然出现在了机舱前部，看到他从用布帘隔开的驾驶舱朝其他人所在的地方走过来时，约翰立刻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注视着大卫。

"看来你们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大卫说道，"飞行员埃文斯机长已经确认所有设备的状态正常，很快就可以起飞。希望在得到许可前我们可以坐在机舱里等候。另外，洗手间在驾驶舱的后部，飞机后面的冰箱里有三明治和饮料……"

大卫把话说到一半突然停住了，虽然知道下面还有事情要说明，但他脸上却带着一副并不十分确定的疑惑表情。在这几个星期里，瑞贝卡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大卫在众人面前表现出这种疑惑，既模糊，又充满不安。瑞贝卡心想，自从浣熊市被彻底破坏以来，自己的脸上或许有时也出现过同样的神情。

绝不能放过那些人。

那本应该是一个结局，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而现在，尽管不愿意承认，但所有人都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

当有关那场灾难的报道第一次出现在报纸上时，安布雷拉或许已经确信这次没办法完全隐藏所有痕迹了。由于发生在斯宾塞别墅的意外只能算是一个小规模的事故，所以他们可以很轻易地将别墅以及周围的建筑物烧个一干二净，把证据完全消灭掉。在卡利班海湾的设施不仅建造在私有土地上，而且位于一个人迹罕至的孤立地区——因此他们也可以在消灭那里的一切之后安然离开，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但浣熊市不同。明明造成了数千人的死亡，但他们却捏造证据欺骗公众和他们自己的科学家，然后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对方的举动沉重打击了坚信这一次能真正将安布雷拉的真面目公诸于众的大卫等人。面对敢于杀死整个城市的所有居民来逃脱罪责、资产达数十亿美元的超大型企业，仅凭他们这一小撮逃亡者究竟能不能与之对抗？最终究竟会迎来怎样的结果？

大卫决定继续说下去。他轻轻点点头之后朝伙伴们走去，站在瑞贝卡的座位旁停了下来："要跟我挨着坐吗？"

瑞贝卡明白他这样说是为了让自己安心——同时也十分清楚大卫现在很累。他昨天确认了好几次全部行程，一直忙到很晚才睡。

"不用，你放心好了。"瑞贝卡微笑着回答，"再说谈话对象有约翰就够了。"

"有约翰叔叔在这儿，你不会无聊的，孩子。"约翰大声说完，大卫点点头轻轻敲了敲了瑞贝卡的肩膀，然后朝另外的座椅走去。

他现在必须要休息，其他人也一样。这将是一次很漫长的旅行——但瑞贝卡却莫名其妙地感觉他们哪儿也去不了。

——一定是因为太过紧张了，仅此而已……

引擎的声音慢慢变响，音调慢慢变高，飞机摇晃了一下之后开始前进。瑞贝卡闭上眼睛，死死抓住座椅两边的扶手，不断劝说自己：连与安布雷拉对抗的胆量都有，小小的老式飞机根本算不了什么。

而且，就算后悔也已经晚了。

他们已经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他们在空中飞行的时间虽然还不到二十分钟，但克莱尔便已经感觉到有些昏沉沉的，于是把头靠在里昂的肩上。年轻的警官虽然也十分疲劳，可是非常清楚自己不能就这样睡着。饿着肚子是一个原因，但更让里昂担心的是他无法确信自己究竟是不是在做一件正确的事。

*现在正是一个思考问题的好机会。*他在心里自嘲似的低语道。*没想到陷入得这么深……也许能够让他们把我留在伦敦或是其他什么地方，之后有可能在所有事情了结之前……或者是被杀死之前一直悠闲地待在一个小酒吧里。*

忽然，他告诫自己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同时叹了一口气。他已经完全陷进了整件事当中。安布雷拉的所作所为不是单纯的犯罪。而是一种邪恶的行为——即便不是纯粹的邪恶，但在对金钱充满贪欲的企业之中，那些丧尽天良的混蛋所做的事与神话中恶魔的暴行相差无几。他们制造了有能力杀死数千人、数十亿人的生物兵器。安布雷拉用周密的计划夺走了无数人的未来。而且，里昂尊敬、并且抱有好感的女子艾达·王也被他们夺去了生命。他曾和艾达互相帮助，穿越了在浣熊市之中的恐怖夜晚。没有那名女子，里昂相信自己决不可能活着逃出来。

里昂相信大卫以及同伴的行动。他不是在害怕那一点，不是……

年轻的警官又叹了一口气。自从和克莱尔以及雪莉一起从已经变成一片火海的浣熊市逃出来之后，他就一直在思考。最后虽然想出了一个自己这样做的理由，但那实在太过无稽，连自己都不愿相信。那就是与安布雷拉对抗是正义的——不过他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有资格说这句话。

还是说，自己只不过是一时兴起呢？

这实在是太愚蠢了——也正是有了这种想法，里昂心中才会充满疑惑，感觉不到任何信心。因此，他的确需要认认真真把事情想清楚。

大卫·特拉普以前曾是S.T.A.R.S的成员，他在那里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得到了美好的回忆，然后，他亲眼看着这个组织被安布雷拉侵蚀。在一次约翰·安德琉斯也参与其中的生物兵器实验设施潜入任务中，他失去了两位亲密的朋友。瑞贝卡·查姆博丝虽然加入S.T.A.R.S的时间并不长，但她本身是一名在生物化学方面很有天赋的女孩，对安布雷拉进行的实验抱有浓厚兴趣。另外，她也是所有人中间有过最残酷经历的人，因此瑞贝卡如此急切地想要揭发安布雷拉也就不足为奇了。克莱尔一心想要找到惟一的亲人——哥哥克里斯。由于父母在她和哥哥很小的时候便双双亡故，因此兄妹之间的感情非常好。还没有见过面的吉尔、克里斯以及巴瑞一定也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原因，促使他们挺身而出，对抗安布雷拉。瑞贝卡曾经提到过，巴瑞·波顿的妻子和孩子曾经被安布雷拉当作胁迫他的工具，几乎命悬一线……

那么，我里昂·肯尼迪的经历又是怎样的呢？我只是一名刚刚踏出警察学校，第一天上任的新警察，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了战斗。惟一巧合的地方便是我工作的地点——浣熊市警署。或许艾达算得上是一个理由，但与她也仅仅相处了约半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其实是一名特工，为了得到安布雷拉病毒的样本而被送到这里来，在向我坦白之后很快便被杀死了。

也就是说，我参加进来的理由便仅仅是现在没有工作，以及与一名几乎不认识，也不能相信的女子之间发生什么故事的可能性。当然，像安布雷拉这样的企业的确应该被消灭……但我真的适合参与到这个行动之中吗？当初之所以想成为警官是为了帮助他人，以及维护社会稳定——比如取缔酒后驾驶，制止在酒吧闹事的人，逮捕罪犯等等。不管想象力再怎么丰富，也没有预料到自己会卷入国际性的阴谋之中，以制造在战争中使用的怪物的大型企业作为对手，像间谍一样进行潜入活动。我无法承担这种重任，那实在是超乎想像的犯罪行为……

——再说，这就是真正的理由吗？肯尼迪警官？

忽然，克莱尔轻声说了几句梦话，她的脑袋从里昂的肩膀滑落到了臂弯处，不过少女并没有醒过来。里昂这时注意到另一个与前S.T.A.R.S有关联的地方，心情变得更加难以平静。那就是克莱尔。克莱尔是……她是一名十分优秀的女子。从浣熊市逃出来之后，两人聊了很多自己的事，还有那些一起经历的、各自经历的遭遇。那个时候，里昂感到通过这种情报交换，填补

了不少他心中的空白。克莱尔说出了与艾隆斯署长有关的事、被称为X先生的怪物；里昂则提起了艾达和以前曾经是威廉·柏肯的恐怖生物。通过这种方式为逃亡中的小队提供了重要的情报。

但回过头仔细一想，那次漫长的、毫无条理的谈话在里昂看来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就像是说出噩梦的内容一般，那是他们将自己经历的毒素排出体外的方法。至少在里昂看来，如果让他独自承担一切的话，说不定自己会变成一个疯子。

不管怎么说，如今里昂对她的感情非常复杂——温暖、牵绊、依存、尊敬，还有种种无法命名的情感。他害怕的正是这一点。到目前为止，他从未在面对某人时产生如此强烈的情绪。而且，他不清楚这种情绪中有多少是出于认真，有多少是因为自己的心受了伤。

还是老老实实认了吧，别再继续唠叨下去了。如果发现自己来到这里的理由就只是她的话，里昂害怕自己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而且他并不希望事情变成那样。

里昂在自己心中点点头，突然领悟到这就是事实，这就是自己焦虑不安的真正理由。他一直相信自己并不在意是否需要克莱尔。但如果她已经变成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又该怎么办？他不愿让“希望克莱尔·雷德菲尔德留在身边”这种精神欲望影响自己的思考。

那么，如果没有必要这样想的话又该怎么办？明明就只是单纯的希望而已，就连自己也还没弄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里昂在得到一个遗憾的分析结果之后不禁皱起了眉头，最后认定不要杞人忧天或许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不管理由如何，自己已经被卷入了整个事件之中。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竭尽全力，让安布雷拉得到应有的报应。自己最好先去趟洗手间，然后吃点儿什么东西，再尽可能地睡一会儿觉。

里昂为了不吵醒克莱尔，极其轻缓地把手从她那温暖的沉重脑袋下抽出来。轻轻来到过道之后，他抬起头环视了一眼其他同伴的情况。瑞贝卡端坐在座椅上盯着窗外，约翰在看健身杂志，大卫在后面打盹儿。每一个都是充满正义感的热血青年。想到这儿，里昂感觉自己的心情稍稍舒缓了一些。

——大家都是好人啊。对了，我自己其实也是。大家为了真理和正义，为了消灭恐怖的病毒和丧尸而不停战斗……

洗手间好像在前面。里昂扶着座椅慢慢朝前面走去。飞机引擎那规律的低沉轰鸣就像瀑布的声音一样让他感到安心——就在这时，机舱前部的布帘被掀开，一名身穿高级短外衣的高个男子微笑着从背后走了出来。他不可能是飞行员，而这架飞机上应该没有其他人。虽然满脸笑容的瘦长男子手上似乎并没有武器，但里昂还是感觉到了一种无法名状的恐怖，顿时变得口干舌燥。

“喂！”里昂紧张地大叫起来，“伙计们！飞机上还有其他人！”

男子咧嘴一笑，从他眼睛里绽出慑人的光芒：“看来你就是里昂·肯尼迪。”他用柔和的语调说道。

不管这名男子究竟是谁，里昂确信在他身上有着巨大的“问题”。

睡神扫描

第三章

里昂的喊声还没有结束，约翰便已经起身跳到了过道上，站在里昂前方，离年轻的警官仅有一步之遥。

"你到底是……"约翰低吼道，同时放低重心，摆出一副一旦这名男子有什么不轨的举动就立刻冲上去把他撕成两半的架势。

陌生男子举起两只长着纤长白皙手指的手臂，在看着众人的同时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喜悦——这一举动让约翰更加不安。看上去自己轻轻松松就能把他撕成一堆碎肉，但他究竟为什么会这么高兴？

"这位是约翰·安德琉斯吧。"他再次开口了。声音低沉冷静、表情依然无比喜悦，"S.T.A.R.S埃克塞特支部的通信专家以及侦查员。很高兴见到你。对了，你的肋骨情况怎么样？现在还疼吗？"

——混蛋。他到底是谁！

约翰的确在上一次任务中被打断了两根肋骨、一根被震裂，但他并不认识眼前的男子——为什么这家伙知道那件事？

"我的名字是特兰特。"男子冷静地说完后，对着里昂和约翰点了点头，"本想让特拉普先生来确认我的身分……"

约翰回头一看，发现大卫就站在两名女性队员旁边。队长迅速点了点头，脸上的表情十分紧张。

——是特兰特。混蛋，是那个充满谜团的特兰特吗？

是他吗？是那个在浣熊市的S.T.A.R.S小队前往斯宾塞别墅发现T病毒初期泄露之前，将地图和暗示交给吉尔·瓦伦蒂安的特兰特吗？他在八月的那个雨夜交给大卫一个包裹，里面的情报跟安布雷拉在卡利班海湾的设施有关。也正是在潜入这座设施的任务中，大卫失去了他的好友史蒂夫和卡莲。

这名自称叫特兰特的男子将S.T.A.R.S玩弄在鼓掌之间——包括人的生命——从一直开始到现在。

男子微笑着举起双手。约翰注意到特兰特那纤细的手指被十分细致地打理过，只戴了一枚由黑色石头打磨而成的戒指。看上去很有重量感，而且应该价格不菲。

"那么，你到底想干什么？"约翰粗着嗓子问道。他最讨厌的事情就是

秘密、惊喜，而且对方似乎对他那异常健壮的身躯丝毫不感兴趣，这一点让约翰更加不快。一般人走到离他这么近的距离多少都会显得有些畏缩，而特兰特却只表现出一副有趣的神情。

“不好意思，安德琉斯先生，您能让我过去吗……”

约翰纹丝不动，死死盯着特兰特那双充满智慧的眼睛。而对方则用平淡的冷峻目光直面约翰的逼视。特兰特显得异常冷静、自信，那种表情绝不是在装腔作势。约翰当然不是一个莽撞的、只会用暴力解决问题的男人，但他十分清楚什么叫做“力量”。在看到特兰特那开朗的自信表情之后，约翰本能地感觉到眼前这个人非常难对付。那种压迫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为了达到目的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

——只要这个混蛋决定稍稍做一点事，不知道就会害死多少人。

“没关系，约翰。”大卫平静地说，“如果特兰特先生想害我们的话，他就不会站在那里作自我介绍了。”

不管约翰怎么看这个决定，大卫都无疑是正确的。尽管约翰叹了一口气之后退到了一边，但讨厌特兰特这一点是绝对不会改变的。虽然他对眼前的男子一点儿也不了解，可关于他的一切约翰一点儿都瞧不上眼。

——我不会把视线从你身上移开的，“朋友”先生……

特兰特貌似若无其事地点点头，一边对着所有人微笑一边侧身从约翰身旁走了过去。由于壮汉的体型实在太大，他的动作就像是坐在机舱一侧的座位上通过约翰的一样。特兰特直起身之后脱掉短外套放到旁边，慢慢向大卫走去。看来他十分清楚动作幅度太大是很危险的。特兰特在外套下面穿着黑色的西装和黑色领带，然后是鞋。约翰看不出衣服的制造商，但他知道鞋是阿森特的。看来特兰特的品味不错。只有那些钱多到数都数不过来的人才会在鞋上花一大笔钱。

“只耽误你们一点点时间。”特兰特说，“好好享受吧。”

看到他以顺畅、优雅的动作坐在大卫对面的椅子上，约翰心中的不安又增加了几分。这是接受过严格的武术训练之后才可能做出的动作。

其他同伴也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位不速之客的身上，有人坐回自己的座位，有人就靠在椅背上。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和约翰一样，显然对他的出现没有丝毫的喜悦。

特兰特挨个慢慢扫视过他们，开口说道："安德琉斯先生，肯尼迪先生，特拉普先生，这几位是已经见过面的……"他又看了看瑞贝卡和克莱尔，眼神最终停留在克莱尔身上。

"克莱尔·雷德菲尔德，没错吧？"也难怪他稍稍有些迟疑，因为瑞贝卡和克莱尔就像两姐妹一样，长得很像。两人都是浅色头发，身高一样，就连年纪也只差了几个月而已。

"没错。"克莱尔回答，"飞行员知道你在飞机上吗？"

听到这句话，约翰不禁皱起眉头，暗惊自己没有直接向他提出这件事。直到刚才他才想起这个重要的问题。如果飞行员事先知道他在飞机上……

特兰特抬起一只手，用苍白的手指理了理被风吹乱的黑发，同时点点头："是的，他知道。实际上我和埃文斯机长是旧识。当注意到你们想要离开这里时……啊，应该是旅行。我就安排了这一切。在一个你们容易找到的地点、一个合适的时刻，把埃文斯送到那里。事情就这么简单。"

"为什么？"

当大卫发出这声质问的瞬间，约翰注意到他话语中包含了一种只有在战斗时才会出现的尖锐和攻击性。队长就快要愤怒了。

"你为什么要那样做，特兰特先生？"

特兰特好像无视了大卫的问题："我很清楚你们十分担心欧亚大陆上那些同伴的安全，但他们目前的健康状况非常好。实际上，你们根本没有担心的理由。"

"这又是为什么？"大卫的声音十分严肃。

"因为我不希望你们到欧洲去，所以我才让埃文斯来当你们的飞行员。你们不能到大西洋对岸去。而且，这架飞机马上就会返航。"

克莱尔凝视着特兰特的同时，感到自己的胃就像是在被什么人搅动着似的。随后，这种受制于人的不快立刻像是燃烧起来了一般，迅速变成不是十分清晰的愤怒感受。

——克里斯，不能见到克里斯……

约翰离开他靠坐的椅背，缓缓站起身。在克莱尔开口之前，在大家都还没有反应过来特兰特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之前用力抓紧了对方的手臂。

"告诉你这混蛋的'旧识'，让他就这样一直飞。"约翰死死地瞪着特

兰特，狠狠抛出这几句话。看到约翰那不断颤动的手臂，克莱尔开始担心他会不会把特兰特的手臂折断——同时，她也注意到自己心里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

特兰特的脸上稍稍浮起一丝不快："很抱歉中断你们的计划。"他的声音依然很平静，"但如果听了我的理由，我相信你们也会同意这是最合理的解决办法——如果你们真心想阻止安布雷拉的话。"

——最合理？我们必须得去帮助克里斯及其他人啊。他到底想说什么？

克莱尔在等待同伴们采取行动，比如突袭驾驶舱，把特兰特绑在座椅上逼他说出真相等等。可其他人全都默默交换着视线，用交织着冲击与愤怒的表情盯着特兰特——此外，克莱尔还能感觉到他们对此很感兴趣。虽然大家都十分谨慎，但那的确是感兴趣的表情。约翰放松双手，像是在等待指示一般面对大卫。

"如果不是能让人满意的话题，我们是不会放过你的，特兰特先生。"大卫冷静地说道，"我知道你在过去帮助过我们。但以这种方式进行干涉，既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也没有任何必要。"

大卫朝约翰歪了歪脑袋，后者终于极不情愿地放开了特兰特的手，退到他身后站好。克莱尔注意到约翰只稍稍往后退了一点点。

就算这样做会让特兰特感到不安也无所谓，约翰可不想给他任何反击的机会。

特兰特朝大卫轻轻点了点头，用清晰的低沉嗓音说道："大家一定知道，安布雷拉公司在世界各地都设有研究设施。工厂、研究所、实验室，雇用着数千名工人，每年的产值有好几亿美元。由于它基本上算是一个合法的制药以及化工原料公司，除去极高的收益以外，其他事跟我们将要讨论的东西几乎没什么关系。但这个看似合法的企业却利用正常生意得来的金钱支持一些不为人知的研究。也就是最近让你们屡遭不幸的那些'事业'。

"这些研究归属一个被称为'白色安布雷拉'的部门管辖，几乎都是一些跟生物兵器有关的项目。虽然知道白色安布雷拉详情的人很少，但这些人都无一例外地手握重权。有了权力，就能与所有让人感到不快的事物产生联系。化学武器、致命病毒……不过T系列以及G系列的病毒最近好像带来了大麻烦。"

尽管克莱尔主观地认为这种口气实在过于保守，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

始，她已经被勾起了兴趣。他们终于又了解了一些跟自己对手有关的事……

“为什么？”里昂问道，“化学战的收益并不是很高。只要有离心分离机和园艺材料，谁都可以做出生物兵器来。”

瑞贝卡也点点头：“而且，像他们那样在遗传再配对环节使用快速融合的成熟病毒粒子，其成本无论如何都是十分昂贵的。而且和使用核废料的研究一样，对人体的伤害非常大。不，其程度还要更甚。”

特兰特摇了摇头：“就因为能够办到，所以他们才去做。要问为什么的话，大概是因为他们想这样做。”他微微一笑，“拥有超越这个星球上其他任何人的财富和权力，其实是一件相当无聊的事。”

“谁感到无聊？”大卫问道。

特兰特瞟了大卫一眼，显然忽略了对方的问题，然后再次开始说明：“白色安布雷拉目前正在花大力气研究有机生物士兵。几乎所有的实验个体都是在遗传因子环节上被施行了变异操作，在此基础上还要向实验单元体内注入可以让他们更加暴力，让他们拥有更坚韧的肌体以及更强忍耐力的变种病毒。虽然病毒在人体内增殖之后形成了类似‘丧尸’的反应，但那只不过是没有预料到的副作用而已。安布雷拉制造的病毒在最初设计时就没打算用在人类身上。至少，目前是这样。”

克莱尔除了对此有兴趣以外，也产生了些许的焦虑：“请问，什么时候会讲到你出现在这里以及不希望我们到欧洲去的理由？”她没有掩饰话语中的愤怒情绪。

特兰特那双暗色的眼睛忽然转向她，目光中充满了同情。克莱尔吓了一跳，意识到他很清楚自己为什么愤怒，为什么急于去欧洲。那双盯着她的眼睛告诉少女他知道一切——随后，一阵强烈的不安像突如其来的海波一般将克莱尔紧紧包围。

这个人，知道所有的事吗？关于我们的所有事……

“白色安布雷拉的设施并不全都是一模一样的。”特兰特继续说，“有些专门负责处理数据，有些专门进行化学实验，还有生育实验体以及对实验体进行外科方面的管理等各种设施。另外，利用实验体进行实验的设施其实非常少。为了让你们的计划延期，就是我来到这里的理由。在犹他州盐带平原北部，有一个即将启用的安布雷拉实验设施。目前里面应该只有少数的技

术人员和……实验体的训练人员，预计还会进行三个星期的机械施工。监督最后准备工作的是一名白色安布雷拉的干部，名叫雷斯通。本来这件事预定由一名叫路易斯的胆小鬼来做，但路易斯先生却十分不幸地遇到了一场并不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故……因此，如今的负责人是雷斯通。他是白色安布雷拉背后一个重要集团的成员，持有一本黑色的小书。这种书全世界只有三本，要拿到剩下两本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么，那上面写了些什么？”约翰恶狠狠地说，“赶快说重点。”

特兰特似乎把约翰的行为看成是有礼貌的提问，向他致以微笑：“这几本书，从某种角度来说就像‘万能钥匙’一样。能够使用白色安布雷拉各个设施中电脑主机的所有程序，是一部完整的密码本。只要有了这几本书，谁都可以侵入研究所、实验场，从人事文件到财务报表，所有数据都能访问。当然，他们发现书被盗之后肯定会变更密码——但如果不想让所有记录完全消失的话，这种变更有可能会花上好几个月。”

良久，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耳朵里只有飞机引擎那规律的轰鸣声。克莱尔看了看其他人，发现他们都陷入了沉思，应该在认真考虑特兰特的暗示——难道最后我们真的不去欧洲了吗？

“那么，克里斯，吉尔还有巴瑞的情况怎么样了？你虽然说了他们没事，但……你是怎么知道的？”克莱尔提出这样的问题之后，大卫听出了她话语中的失望。

“如果要详细说明我是如何得到情报的，会花不少时间。”特兰特圆滑地回答道，“而且我也十分确信你们并不想听。除了相信我，你们别无选择。你哥哥和他的同伴目前没有危险，所以你们不需要到欧洲去。但是，为得到雷斯通手里的书而再次潜入研究所的机会……在不到一个星期之后就会与你们擦肩而过。目前那里还没有什么警备人员，有将近一半的系统没有启用——而且，只要实验程序还没有开始运行，就不会有你们必须与之战斗的怪物出现。”

大卫实在很难决定究竟该如何看待眼前的现状，只是隐隐觉得听上去不错。而且这似乎就是大家盼望已久的良机……但是，前往卡利班海湾之前的情况就和现在差不多。一开始，无论怎么看都是一件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

另外，特兰特究竟值不值得信任？想到这一点……

“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大卫问道，“为什么想要给白色安布雷拉

造成损失？”

特兰特耸了耸肩：“可以说是兴趣吧。”

“我没有开玩笑。”大卫说。

“我也一样。”面带微笑的特兰特眼里似乎闪过一丝幽默。大卫之前只见过他一次。虽然没怎么交谈，但那时的特兰特和现在一样，看上去莫名其妙地有些高兴。从那双眼睛里完全看不出他这样做的动机，但却可以感觉到无比的喜悦。

“为什么你连这件事都要隐瞒？”听到瑞贝卡的质问，大卫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其他三个人也做了同样的动作，“你以前曾将谜题、线索交给吉尔和大卫，为什么不爽快地直接把我们想要知道的东西说出来？”

“因为有必要让你们去思考。”特兰特说，“不……倒不如说必须要让你们看上去像是正在思考什么的样子。刚才我已经说过，只有极少几个人知道白色安布雷拉所进行的事业。如果你们知道得太多，说不定对我自身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那你这次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大卫追问道，“为什么需要我们来完成这些事？现在很明显你跟白色安布雷拉有一定联系。你为什么要亲自出面，而不是悄悄在内部把问题解决？”

特兰特仍然在微笑：“之所以冒险，是因为这次情况特殊，我不得不这么做。另外，还有其他的事……我有我自己的理由，很抱歉不能告诉你们。”

尽管这名男子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串，但大家还是完全搞不清楚他究竟是什么人，以及这样做的动机又是什么……他的话里又有多少是真实的？

“特兰特先生，把你这样做的理由告诉我们怎么样？”约翰大声说道。大卫很清楚他基本上没有接受特兰特的说辞，仍然用冷峻的目光盯着那位“偷渡者”。值得庆幸的是他没有冲上去动手，而是大声质问。

特兰特似乎没有打算回答他，从座椅上站起来之后伸手取来外套，回过头看着大卫：“各位，在得出结论之前你们一定先得讨论一下吧。可以的话，我想现在去见见机长。如果你们反对从雷斯通手里得到那本书，我会主动让步的。虽然刚才我的确说过你们没有选择，但实际上我十分喜欢戏剧性的场面。呵呵，在大多数情况下你们都是可以选择的。”

说完，特兰特转身走到机舱前部，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了布帘另一边。

第四章

特兰特离开后仅仅过了两秒钟，约翰便打破了沉默。

“这简直是在放屁。”他口无遮拦地说道，瑞贝卡没有看因为这件事怒火中烧的约翰。

“你们怎么就不明白呢，我最讨厌被人像这样牵着鼻子走。我们之所以在这儿，并不是那个叫特兰特的混蛋一手安排的。而且我不相信那个人。我想说的是最好将那家伙绑起来严刑拷打，让他把跟安布雷拉有关的事全招出来，还有在欧洲那些同伴的情况，这才是我们该做的事。要是他什么都不肯说的话，那我们就把他当成个橄榄球猛踢一阵，最后把他扔出这道该死的门外。”

在发现约翰此时的思维有些混乱之后，瑞贝卡知道自己不得不开口了：“约翰……你真是这样想的？”

壮汉盯着瑞贝卡，然后忽然咧嘴一笑——这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在深呼吸的时候，所有人像是同时想起了一件事。在神秘支援者突然到访的这段时间里，他们几乎没有思考过任何事情。

“看来约翰已经表态了。”大卫说，“克莱尔呢？我知道你很担心克里斯。”

克莱尔慢慢点了点头，回答道：“没错。我想尽快见到他。”

“但是……”大卫换上了一副劝说的语调，“但我认为关于那间公司的事，特兰特没有说谎。”

里昂也点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约翰所说的话其实没有任何根据，而且不管怎么想，特兰特都不像是在骗人。尽管最重要的事几乎都没有说，但我感觉不到他是设好了陷阱等我们去钻。”

大卫回过头：“瑞贝卡，你怎么看？”

她摇摇头叹了口气：“对不起，约翰。我也同意相信他的话。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值得信任的。只是他的做法稍稍有些奇怪。再说之前他也曾给过我们帮助，而且从没带武器就单独来见我们这一点来看……”

“因为他是个蠢货。”约翰一脸怒容地小声嘟囔道。

当瑞贝卡的粉拳轻轻打在壮汉手臂上的那一瞬间，她脑子里灵光一闪，找到了约翰不愿意相信特兰特的理由。

——*因为特兰特没有感到害怕。*

绝对是这个原因。她很了解约翰，正是特兰特对他的无视按下了壮汉愤怒的开关。

在仔细选择措辞之后，瑞贝卡微笑着，用开朗的语气对约翰说："约翰，那个人没有对你健壮的身体感到害怕，我知道这让你有些愤怒。因为普通人站在你面前多多少少都会有些胆怯。"

一语中的。约翰像是在认真思考一般沉着脸，然后耸了耸肩："也许吧。但我还是不相信他。"

"也不需要相信。"大卫也加入了谈话，"虽然特兰特先生想要帮我们的忙，但他的秘密实在太多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应该去找这个叫雷斯通的男人，还是按原定计划去欧洲？"

整个机舱又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之中。瑞贝卡心想，大概是谁也不愿意提出自己的意见吧……如果承认特兰特所说的都是真的，那么他们就没有前往欧洲的理由了。当然，她也不想开口。虽然不清楚原因，但她在心里却总是感觉，因为找到了更有价值的东西而不去增援在大西洋另一边的同伴是一种背叛，让克里斯、吉尔、巴瑞身处险地……

但如果他们确实不需要我们的帮助呢？

瑞贝卡最后决定自己首先开口："如果那个地方和特兰特所说的一样容易潜入……各位觉得我们还有机会吗？"

她转头看着克莱尔，发现她紧闭双唇，一脸的难过和不甘。想必她此刻的心情十分混乱。瑞贝卡继续说："如果我们在找到那部密码本之后再去欧洲，它就能发挥极大的作用。说不定还可以成为改变局势的关键力量。"

"前提是……能够找到。"尽管约翰嘴上这样说，但瑞贝卡明白这个主意在他心里的份量已经越来越重。

"这有可能是个转机。"大卫静静地说，"这样一来，或许可以说我们计划的成功率就由一百万分之一上升到千分之一了吧。"

"我也加入。将安布雷拉的秘密文件交给蜂拥而至的记者实在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约翰说，"把他们最鲜为人知的秘密全都搞到手，然后交给全国的新闻媒体。"

他说完之后，所有人都重重点了点头。尽管要完全接受这个略显突然的

决定或许还得花一些时间，但他们已经得出了结论。

瑞贝卡等人接下来要到犹他州去。

所有人想到特兰特一旦听到他们的决定就会显现出的高兴神情，心里总觉得有些别扭。不过大卫将他叫到机舱，告诉他一行人决定到那个新实验设施去时，特兰特那张布满皱纹的成熟脸庞依然带着迷一般的微笑，他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这是那座设施的经纬度。”特兰特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细长的纸片，“另外，上面还有几个数字电码，但核心部分的搜索工作就麻烦你们了，想必一定会很辛苦。实在很抱歉不能提供更详细的信息。”

大卫伸手从特兰特那里接过纸条，然后这位神秘人物便转身去对飞行员说了些什么。看到他离开的样子，里昂莫名其妙地想起了艾达。听了特兰特跟白色安布雷拉有关的叙述后，艾达·王的美貌、能力，以及她那充满魅力的低沉嗓音便在里昂脑海里不断回荡，久久不肯离去，他并不是故意想要这样的。一开始他也没有如此思念那名女子。但不知因为什么，眼前这位名叫特兰特的男子总是会让里昂想起艾达。其原因究竟是他那过剩的自信，还是停留在他脸上的暧昧微笑呢……

——在最后被那名疯狂的女人开枪击中之前，我指责她是安布雷拉的间谍，但她明确否认了。而且还说她究竟为谁工作与我无关……

里昂加入这场战斗的时间非常靠后，因此同伴们分别将自己所知的与安布雷拉有关的信息告诉了他。包括特兰特在之前几次行动中扮演的角色。这位经常出现在同伴周围的神秘人物——没人知道他的底细，但他是一切重要情报的来源——了解一切其他人所不知道的东西，这一点非常可疑。

就算知道没什么作用，也还是得问问。

特兰特回到机舱时，里昂上前几步，走到他身边：“特兰特先生。”年轻的警官一边观察自己的谈话对象一边慎重挑选了自己的措辞，“我在浣熊市遇到了一位名叫艾达·王的女子。”

被里昂直视的特兰特脸上似乎没有任何变化：“然后呢？”

“我总是隐约感觉你认识，并且知道她为谁工作。她当时在找G病毒的样本……”

特兰特的眉毛轻轻一挑："哦，原来是这样。那她找到了吗？"

里昂在与特兰特那深黑色的锐利目光对视时，依然感觉面前的人可能十分清楚自己要说的一切。他不应该知道的，艾达已经在研究所即将爆炸前被杀死了。

"是的，她找到了。"里昂说，"但最后她……也可以说是主动牺牲了自己。既没有选择杀死某人，也没有选择失去样本。"

"呵呵，那个'某人'应该就是你吧。"特兰特平静地问道。

里昂忽然感觉到同伴们正注视着他，而且奇怪的是，他发现自己似乎没有感觉到因为不熟悉造成的拘谨，这让里昂吓了一跳。如果是一个月以前的话，像这种私人的对话如果被人听到，他一定会觉得羞愧难当。

"没错。"里昂心里没有了丝毫疑惑，"就是我。"

特兰特慢慢地点了点头，再次露出熟悉的微笑表情："那么我个人认为，你不需要再了解更多的事。我是根据她的性格和动机得出这个结论的。"

里昂不知道特兰特是在回避他的质问还是照直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不管是哪一种，他都用简单的思考方式让里昂的心情舒缓了一些。简直就像是年轻的警官从一开始就知道答案一样。或许特兰特采取了什么心理学的手段，但不得不承认他用得高明。

这个男人善于待人接物，性格老成，那安静的样子就像地狱一般让人感到恐惧——艾达应该不会讨厌他吧。

"很高兴和你谈话，但我还有些事必须得告诉机长。"特兰特接着说，"五、六个小时之后，我们会在盐湖城降落。"

说完，他朝周围的人点头示意，然后再次掀起布帘走进驾驶舱。

"是因为太过高贵，所以不屑和我们待在一起吗？"里昂还清楚记得，他在初次遇见这些人的时候对约翰这种恶毒的语气十分厌恶。他环视周围的同伴，每个人脸上都是一副心情十分糟糕的表情。而克莱尔显得尤为疑惑。

里昂缓步走到克莱尔靠坐的椅子旁边，稳稳地抓着少女的手，用肩膀碰碰她。

"你在担心克里斯吗？"里昂的声音很温柔。

她摇了摇头，用充满不安的微笑面对好友。这让里昂感到有些担心。

“不，没有。我在想斯宾塞别墅、卡利班海湾还有浣熊市里发生的那些事。不管特兰特说得有多么轻而易举，但只要和安布雷拉扯上关系，事情就不可能不复杂。一旦卷进去，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以掌控。大家不是应该从很早之前开始就已经明白这一点了吗……”

她的声音变得有些嘶哑，但紧接着，克莱尔就像是要摆脱这些不安似的摇了摇头，脸上的笑容立刻比刚才开朗了不少：“谢谢你的关心。我想去拿些三明治，你要吗？”

“啊，不用了。”里昂恍惚地说道。然后在克莱尔离开的这段时间里重新想起她刚才说的话——突然，他开始担心前往犹他州的小小远征会不会是这群人所犯的最后一个错误……

开朗的史蒂文，史蒂文·洛佩斯的脸就像白色的床单一样苍白而空洞，他此刻正站在一间奇特的巨大研究所正中央。他保持着站立的姿态，用半自动步枪对准几个人，并且命令他们放下武器……

当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变故的时候，愤怒、痛苦以及赤红色的怒火猛然袭击了约翰。卡莲的死，史蒂文被病毒变成一名失去理性的、愚蠢的丧尸士兵……

约翰忍不住大叫起来。你们到底对他做了什么！他没有多想，猛地回转身体，趴在地上朝站在他们背后那名一脸空洞的男子开了枪。子弹漂亮地从左太阳穴穿了进去，让那个生物无力地倒在地上。阴冷的空气中立刻充满了死亡的气味……

然后是一阵剧痛！史蒂文，他们的朋友、同伴史蒂文开枪击中约翰的后背时，这位壮汉感觉自己就像是被活生生地撕裂了一般。鲜血不断挤开嘴唇向外涌，自己仿佛在原地转了好几个圈，前所未有的巨大痛苦侵袭了他的身体。史蒂文朝他开枪了。那个疯狂的博士在史蒂文身体里注射了病毒，他已经不是史蒂文了。眼中的世界一边不停回转一边发出阵阵悲鸣……

——约翰，约翰，快醒过来，你……

“你做噩梦了。喂，约翰……”

约翰睁大眼睛一下子坐了起来，心脏在剧烈地跳动，脑子里满是不安与混乱。瑞贝卡那只略带凉意的手轻触着壮汉的手臂，这总算让他变得镇静了

一些，意识到自己已经睁开眼睛，刚才那些只不过是一些梦中的景象。

“混账……”他含糊地骂了一句之后，将后背紧靠在座椅靠背上，又一次闭上眼睛。自己还在飞机里。巨大引擎的嗡嗡声显得十分柔和，机舱内的封闭空气似乎也发出了一些声响，这些元素不断清除着他脑海之中混乱的余悸。

“你没事吧？”瑞贝卡轻声问道，约翰很快点了点头。他在睁开眼之前用力做了几次深呼吸。

“我……我没有喊出声吧？”

瑞贝卡微微一笑，直直地看着约翰：“完全没有。我从洗手间回来时偶然发现你的鼻子就像兔子一样在轻轻抽动。看上去你不是很乐意……是我打扰了你的美梦吗？”

最后的话显然是个问句。约翰勉强地挤出一个微笑，打算让这件事就这么过去。因此他没有回答少女的问题，转而注视着有些昏暗的过道开口询问：“看来在睡觉前连吃三个金枪鱼三明治的确对身体不太好。已经到了吗？”

瑞贝卡点点头：“刚刚开始下降。大卫说还有十五到二十分钟就会降落。”

她仍像是在探查对方的情况一般看着约翰，一脸混合着温柔与担忧的表情。这让壮汉觉得自己是一个愚不可及的蠢货。为什么要自己一个人默默承受那些悲伤的事呢？

“我梦到自己在研究所……”他说完后，瑞贝卡善意地点点头。有这句话便足够了。当时她也在那里。

“两天前，在决定离开埃克塞特之后，我也做了那样的梦……”她静静地说，“真是个可怕的梦。斯宾塞研究所，卡利班海湾的场景混杂在一起……”

约翰什么都没说，但却在心里不禁感叹这位女孩的善良及勇敢。她在加入S.T.A.R.S的第一个任务中就敢于直面满是恐怖怪物的别墅。而且在那之后，她也答应了大卫的邀请，和其他几人一起前往那个噩梦般的洞窟调查。

“你真了不起，瑞贝卡。我要是再年轻一些的话，一定会被你迷住。”说完，他一边微笑一边看着瑞贝卡那稍稍变红的脸颊，心情一下子好了不

少。不管她比约翰聪明多少倍，瑞贝卡始终是一位只有十几岁的少女。他想起自己在十几岁的时候，有不少女孩子都说过他很帅。那真是美好的回忆。

“多嘴。”瑞贝卡的语气明显有些难为情——而且她也明白刚才那句话不完全是在开玩笑。

一阵并不让人厌烦的沉默降临到两个人之间，随着飞机高度的不断下降，机舱内的气压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刚才那场噩梦的残像终于消失了。只要再过几分钟，他们就将踏上犹他州的土地。大卫建议首先到旅馆去，然后在明天晚上制定行动计划。

潜入，得到密码本，然后再悄悄离开。听上去很简单……但这不就跟在卡利班海湾的那次行动几乎一模一样了吗？

约翰在着陆之前还想跟特兰特说几句话。他现在对这次任务充满干劲，得到密码本就可以有效地妨碍安布雷拉正在秘密进行的研究。但他对特兰特那种藏着掖着的态度仍旧十分不满。的确，他曾经帮过在座的这些幸存者，但为什么要特意采取这种奇怪的行动？还有，在欧洲的那几个人正在做什么？是谁主导着白色安布雷拉的活动？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他是如何知道我们需要飞机，并成功安排这位指定飞行员的？

或许他喜欢炫耀自己的力量吧，而且还是一个不掌控一切心里就不舒坦的怪人。

尽管他不认为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但约翰实在想不出特兰特这种与间谍没什么区别的行为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他再做出一点点让步，说不定就会变成很大的助益……

“约翰，我知道你很讨厌他，但你真的认为这次任务会像他说的那么轻松吗？也就是说，要是雷斯通不肯交出来怎么办？还有，如果……如果发生了什么出乎意料的事又该怎么办？”

尽管她十分成熟地装出一副开朗轻松的样子，但在那对柔美的茶色眼眸深处却埋藏着深深的不安，一直延伸到心灵最深处。

出乎意料的事……病毒泄露吗？还有疯狂科学家和恐怖的生化怪物。围绕着安布雷拉的总是这些东西……

“要我说，如果发生什么意外，大不了被雷斯通浇一头粪水，让我们被恶臭折磨一下。”

眼前的少女再一次咧嘴笑开了。

“你真是太滑稽了。”她说。约翰耸耸肩，发现要让瑞贝卡笑真是太容易了——同时也认定，就这样让她保持着对这件事的乐观看法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过了一会儿，小型飞机终于平稳地着陆。机长第一次用内部扩音器对大家讲话。他只告诉一行人在飞机停稳前请待在座位上，随后便关掉了通讯开关。经常能够听到的“飞行是否愉快”、“户外的温度是……”等寒暄完全没有出现。对约翰这种不喜欢罗嗦的人来说这样其实也不错。机体慢慢在跑道上滑行，不一会儿终于静止了下来。一行人挨个站起来舒展身体，然后把外套穿好。

舱门刚一打开，约翰就跨过瑞贝卡快步朝驾驶舱走去，脸上的表情仿佛告诉其他人：我在和特兰特说上话之前是不会让他下飞机的。布帘被他掀到旁边之后，一股略带寒意的冷风径直吹进了狭窄的机舱里，他发现特兰特已经逃走了。驾驶舱门后就只有飞行员埃文斯一个人。

特兰特在约翰穿过这架小型飞机那条过道的那几秒钟时间里离开了。伸出飞机外部的金属阶梯上一个人也没有。约翰三步并作两步跳下阶梯，踏上地面，可映入眼帘的只有绵长的飞机跑道以及其他刚从飞机上走下来的同伴。事后他也询问了机场管理员，可对方一口咬定第一个从飞机上下来的人就是约翰。

“那个混蛋。”约翰狠狠地说了一句。刚到犹他州就被人算计了。

不管特兰特在不在飞机上，他们总归平安到达了——而且现在已经过了午夜十二点，留给他们准备的时间连一天都不到。

第五章

杰伊·雷斯通感到非常满足，实际上他很久没有体会过这种幸福的感觉了：要是早知道重回开发现场是一件让人如此开心的事，他应该在多年以前就回来。

在现场管理那些满手污渍的工作人员，下达命令之后观察结果，实际参与到整个过程之中。他如今不再是像影子一般的人，也不是不为人知的幕后主使，而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存在……

想到这儿，雷斯通感到自己体内似乎有更加强大的力量和活力苏醒。他刚满五十岁，尽管感觉已经不能自称是个“中年人”，但重新来到实验最前线之后，却真切地感受到自己这么多年确实失去了不少东西。

雷斯通坐在位于这个“星球”心脏部位的控制室里，把手交叉在脑后，仔细看着眼前那面墙壁上的几个屏幕。其中一个上面有一名身穿工作服，在“区域一”施工的男子，他正往一排人造树木上喷新的油漆。他是隶属建造部门的人，名字叫汤姆，不过这个名字并没有什么意义。对雷斯通来说，比较有意义的事是这名男子在朝会结束后直接从他那里收到命令，开始为树木喷油漆这件事。

另一个屏幕上的凯莉·马克玛拉斯正在为沙漠环境的温度管理做第二次检测，这也是雷斯通要求的。

马克玛拉斯在担任全职工作之前暂时在管理区域接受主任级的训练。“星球”的全体工作人员全都采用临时雇佣的制度，这是一项白色安布雷拉的新方针，用来防止有人进行破坏活动。等所有准备工作完成，设施开始运转之后，将会有九名技术人员和六名“下级”研究人员——虽然没有任何人明确地说出来，但实际上他们是实验体训练员——调到这里来。

是的，这里就是“星球”。这个设施的正式名称为B·O·W（生物兵器）环境实验室A，但雷斯通认为“星球”这个名字显然要好得多。虽然他已经不记得是谁告诉他的，但某一天在朝会上突然听到这个称呼之后，他再也没有用过原来的名字。在写给总部的最新报告上也把这里称作“星球”，这更加让他切实地感受到这个地方已经成为了自己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影像的传输是今天刚刚连接好的，但话筒还有一点问题，所以现在

听不到声音，我们会尽快处理的。最后的Ma3K已经运到，实验体没有任何问题。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星球’有可能比预定时间提前几天准备完毕……”

雷斯通想起与西德尼之间最后的对话，忍不住窃笑起来。从西德尼的声音来看，他是不是有些羡慕，同时还有些不甘？现在，雷斯通已经成了可以称呼环境实验室A昵称的“重要人物”中的一员。在为公司奉献了三十年之后，如今能有机会监督这个最先进、最具革新性，也是最昂贵设施的最终调整，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是天赐的恩惠。一开始听到路易斯的车翻下悬崖的时候还稍稍有些气恼，但现在想起来，那恐怕是路易斯为安布雷拉做出的最杰出的贡献。因为正是他让雷斯通有机会亲眼目睹“星球”的诞生。

画面切换了一下之后，屏幕上出现了一名工作人员手持工具箱和一卷绳索的画面。这是科尔，亨利·科尔。负责内部通信装置和视频系统的电工。他穿过研究区与试验区之间的通道，乘电梯来到了中央走廊。雷斯通前天注意到位于地面的几个监视摄像头似乎不太稳定。“星球”里的摄像头明明都还没有接上麦克风，但显示地面设施的画面时每隔几分钟就会出现一些杂音，因此他让科尔去看看……

不过，首先得完成内部通讯设备的安装。要是没有这个系统，到底要怎么跟工作人员联系啊？

但他面对电工一瞬间产生一种焦躁时竟也带着一种舒爽的心情。因此雷斯通没有按下电钮向绝对服从他的人下达命令，而只是事先提醒科尔记得去修理。

他离开操作台，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在走出屋子之前又瞥了一眼显示器的画面，想起自己究竟应该去确认什么事。

内部通讯装置、视频影像的来源……还有区域三的桥需要强化一下，但这不必优先解决。还有，城市的颜色虽然没有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但会不会显得太平淡了……

然后，雷斯通穿过控制室里一排覆盖着豪华皮革的椅子，在经过过滤的清新空气里充满了新椅子散发出来的浓烈气味。这些座椅全都朝向一面被几块高清晰度屏幕填满的墙壁。一个月之后，这些椅子上就会坐着高级研究员、科学家、白色安布雷拉的核心人物，以及跟这个项目有关的两位最大出

资方——西德尼以及杰克逊也会到这里来，为了参观实验项目的初次运用。

雷斯通其实还想要通知特兰特。他应该不会拒绝前来观看这个实验朝应用迈进的伟大瞬间。

雷斯通走到门口，刚踩上某个能够感知外部压力的踏板，面前那道金属大门便轻轻地发出一丝声响打开来，他向前一迈步，来到横穿整个“星球”的宽敞走廊。虽然控制室就在工作电梯的斜对面，不过电工已经到地面上去了。尽管地面建筑中的四台电梯预定在一个星期之内全都得投入使用，但现在能正常运转的就只有这架工作电梯。因此雷斯通不得不等到科尔从上面下来之后才能使用它。

他走过去按下让电梯回到这一层的按钮，并在整理上装袖口的同时开始思考如何给前来参观的客人引路。雷斯通经常就沉浸在这种白日梦之中。他之所以来到“星球”之后立刻变得欣喜不已，就是因为成天都幻想这里在自己的管理下就像变成一个顺畅的机械装置一般顺利运转，并梦想着有一天能给来到这里的客人引路。经营着白色安布雷拉的权力中枢由少数几个人组成，每一个都拥有巨大的权力，而雷斯通是这些人里边年纪最小的。尽管在杰克逊等普通人的眼中他们并没有什么区别，但雷斯通自己也注意到其他几人总是要等到最后才会询问他的意见。而且只是形式上地问一问而已。

——但从今以后一切都会不一样。要是他们知道我就算手下没有十几个助理也可以赶在预定日期之前把“星球”建好，并让它顺利运转，不知道他们脸上会出现什么表情。西德尼本来还想看看我到底完成了一半没有……

客人们到达的时候肯定是晚上，最好将他们分成几个小组。让负责接待的人到正门去迎接，然后把客人领到电梯位置（是新电梯，不是面前这台脏兮兮的旧货）。在下降的途中向访问者解说优雅、高效率的生活区，自动空气过滤系统，剧院风格的手术室——这些都是“星球”中的最新设备。之后将他们从电梯带到控制室，解说人工环境和现有的八个实验体系列。之后向北走，来到试验区最开始的地方。

穿过全部四个区域之后，可以看到解剖室和化学研究室。当然，在顺路参观化石陈列室之后就朝生活区走——准备一些咖啡、点心和三明治之类的应该就够了。然后回到控制室，参观第一项实验。当然，只有实验体与实验体之间的战斗——用活人的话说不定会被挑出什么毛病……

电梯回来时发出的细微响动让雷斯通想起了自己本来的目的。面前的铁门从正中间打开，朝两边滑去。他踏进这个大型电梯的同时，从脚下传来鞋底与强化钢材碰撞时放出的喀喇声。从金属表面扬起不少灰尘，一下子落在那双被擦得锃亮的皮鞋上。

雷斯通叹了口气，伸手按下到地面去的按钮，同时想起了从十天前来到这里以来经历的种种辛苦。这里不断在得到改善。但他显然没有认识到让这个设施进入一个可以施工的状态必须要忍耐怎样的不便——抽空吃饭、经常关注工程的每一个细节、还有就是灰尘。凡是有工作人员的地方都会在衣物、纸张上留下一层薄薄的细灰，连过滤器都被它们堵塞了。必须想想办法，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让灰尘无法进入控制室以及核心部分的终端机。为了维持电脑主机的运转，必须要让三位程序员分别承担不同的工作。这是为了不让某个人知道得太多，也算安布雷拉的预防措施之一。如果有人想要让系统瘫痪……

雷斯通又叹了一口气，在电梯发出些许声响顺畅地往上升这段时间里轻轻敲打着装在外套内侧口袋里的一个扁平四边形物体。他带着密码本。如果系统瘫痪，就不得不找新的程序员来。虽说有些迟，但还算不上是太严重的失误。如今的浣熊市无论对社会还是对公司来说都是一个灾难，因此我更希望这个“星球”能顺利运转。

对我们来说，这个地方十分必要。在今年夏天，公司接连遭遇了病毒泄露、S.T.A.R.S的阻挠以及柏肯的去世好几重打击……我们需要这里。

尽管那是全体成员一致同意的结果，但前往浣熊市从柏肯手里夺取G病毒的是雷斯通手下的人——这次行动让他们损失了科学主任、价值十多亿美元的设备、尖端的研究设施以及其他优秀人才。当然，这都不是雷斯通的错，也没有人指责过他，但对所有人来说，那都是一个最糟糕的夏天。如果环境实验室A能顺利建成并投入使用，或许多多少少能够弥补这种打击带来的创伤。

在雷斯通出发前往“星球”前不久，特兰特告诫他不必忧心忡忡的，雷斯通此时又想起了那个人当时对他说的话。虽然那只是几句安慰性的话，但他很清楚特兰特所说的是事实。仔细一想，难免觉得这件事有些蹊跷，但把特兰特找来负责解决问题的正是他们几位领导者自己，而特兰特只花了不到

半年时间便成为领导核心中最受尊敬的人。没有任何事让他动摇。那个男人简直就像冰一样。但考虑到近来接连发生的种种灾难，有特兰特在实在是太好了。

电梯稳稳地停住之后，雷斯通耸了耸肩。还是给科尔先生安排点儿其他工作吧——光是想到他那副忙乱的样子就让人忍俊不禁。其他的烦心事就暂且放到一边好了。

雷斯通一边开心地想着那个连当工人阶级都没有资格的人，一边为了展开新的工作而向前迈出一步。

睡神扫描

第六章

一轮弦月挂在澄清的夜空之中，它所放射出的青白色光亮照在荒野和平原上，冰凉而清澈，让周遭的一切景致看上去愈加寒气逼人。

克莱尔不禁在心中暗暗抱怨，这里的温度还真是低得惊人。尽管汽车的暖气不停向车里灌入经过加热的空气，但身体还是在止不住地颤抖。这辆新租来的小货车后部明明坐着三名正在检查武器、装填子弹的人，但他们放出的热气还是无法击退侵入货车内部的冷风——这也难怪，毕竟包围这个空间的只有一层薄薄的金属。

“有三八零子弹吗？”约翰向里昂提出问题之后，将自己腰间那个还没有装满的口袋取下来，递给在弹药箱旁边的同伴。大卫负责开车，坐在副驾驶席上的瑞贝卡用GPS系统查询他们目前所在的方位。如果特兰特给他的坐标准确无误，那么一行人很快就会到达目的地了。

克莱尔抬头看着这条简陋公路两旁的模糊风景，空无一物的原野在漆黑的夜空下一直朝向远方绵延而去，她又一次忍不住战栗了一下——眼前就是所谓的不毛之地吧。感觉道路不仅仅只有在他们车下的这一条，而且很容易让人产生不知它会将我们引向何方的恐慌。作为安布雷拉的表演舞台，这里真是太完美了。

计划很简单。我们在距特兰特给出的坐标半英里处停车，带上所有的武器，尽可能静悄悄地潜入其腹地……

“发现特兰特提到过的入口后在其旁边的键盘输入密码，然后开始行动。”大卫说道，“等天完全黑了之后再开始，运气好的话工作人员应该大多都已经睡着，找到他们的居住地之后迅速占领。然后把那些人都控制住，再开始搜索雷斯通的书。约翰，我们去找书的这段时间里由你和克莱尔负责看管俘虏。密码本可能放在操作室或是雷斯通的私人居住区里。如果二十分钟之后还没找到，就直接去问雷斯通，这也是最后的方法。事先不要说出雷斯通的名字。拿到密码本之后再从原路返回。有没有问题？”

在旅馆中商量对策时得出的结论十分简单——因为相关情报实在太少，所以基本上也提不出什么问题。可来到一望无际且荒无人烟的寒冷原野之后，随着车子不断前进，虽说同伴们的士气也在渐渐高涨，但每个人都感觉

事情应该没有这么简单。要侵入一个陌生的设施，在里面寻找一部像平装书一样普通的密码本，这实在是有些让人害怕。

而且安布雷拉之前也威胁过，不允许我们对技术人员下手，但最后还是得诉诸武力才行吗？

不管怎么说，一行人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这也是他们在与安布雷拉的对抗过程中慢慢学到的。带着成堆的武器去执行任务是一个对自己非常有利的做法。每人一把九毫米口径手枪，还有大量弹夹，两把M16A1自动步枪——约翰一把，大卫一把——再加上六颗破片手雷。按照大卫的说法，这是为了以防万一。

当一切努力全都白费的时候，当我们需要干掉奇异且狂暴的变异生物时，这些东西就能派上用场了……

“很冷吗？”里昂问道。

克莱尔把视线从窗外转回车内，已经将弹药袋装好的里昂伸出手递给她一个。克莱尔了接过来，这才点点头算是回答刚才的问题。接着她也关切地询问：“你怎么样？”

里昂咧嘴一笑，摇了摇头：“我有保暖内衣。如果在浣熊市有这个的话就好了。”

克莱尔笑着回答：“你还好意思说？我穿着短裤在城里到处转，你却急急忙忙地穿上了警服。”

“可是我在下水道里走了还不到一半距离就弄得全身都是蜥蜴的粪便啊。”里昂反驳道。看着一脸开玩笑表情的同伴，克莱尔松了一口气。

他的状态正在慢慢变好，我们两个人都是。

“喂，你们两个小鬼。”约翰突然严肃地说，“要是再吵吵闹闹的，小心车子转弯时……”

“要减速了。”坐在前排的瑞贝卡轻声说道。这句话让所有人都停止了多余的动作。大卫把脚从油门上移开，让小货车慢慢减速。

“好像是那个——距目前位置约半英里，方向东南。”

克莱尔开始深呼吸，让自己冷静下来。大卫把车停稳之后，约翰拿着一把步枪站了起来，里昂则紧闭着双唇。终于要开始了。约翰伸手拉开侧面的滑动门，一股冰冷刺骨的干燥寒风就像长矛一般刺进他的皮肤。

“那儿如果有热咖啡的话就再好不过了。”约翰深吸一口气跳下车，然后回身取他的背包。瑞贝卡拿着少量医务用品，和大卫同时从车里滑了出来。

“准备好了吗？”里昂把手放在克莱尔肩上，平静地问道。

这让克莱尔在心中微微一笑，不禁为里昂的体贴而感动。她刚才也想问对方同样的话。自从有了在浣熊市的经历，两人就变得十分亲密——而且从他们好几次的表现来看，虽然还不能确定，但就算变得再亲密一些双方应该也不会介意。但克莱尔却不清楚对两人来说，变成那样究竟是不是一件好事。

而且，现在还不到作决定的时候。早一步得到密码本，就能早一步到欧洲去。到克里斯身边去。

“我自己的东西已经准备好了。”克莱尔说完，里昂认同地点点头。随后两人便顶着刺骨的冷风，弯腰朝前面的同伴走去。

大卫安排他自己走在最前面，约翰殿后。然后艰难地将“众人会在试验场陷入困境”这种悲观的想法从脑海里抛出去。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一切实在是太过突然，决定进入设施之后他只用了半天时间来指定计划。没有平面图，没有雷斯通的相貌，没有警备情况……

——还没有将一切不安因素排除，就带着同伴们来到这里。可一旦成功，我就可以辞职了。

只要得到那个东西，安布雷拉便离灭亡不远了。我也再不用过被谁监视的日子……

这些想法就是大卫心中的支柱——平静安详的退休生活。白色安布雷拉背后的那些暴徒在受到正义的制裁之后——不管是通过法律也好，其他途径也好——他便只需要考虑自己的生活就行了。要不要和谁组建一个家庭呢……

“嗯……朝左转大约两、三度。”瑞贝卡的声音突然从他背后传来，一下子把大卫拉回到了现实之中。尽管她的声音并不大，但在这个无风的寂静寒夜里，就连脚步声、呼吸声也变得异常清晰。

在漆黑的原野中为众人引路的大卫不禁想到，要是能用手电筒就好了。他们应该已经十分接近目标了。同时他也在担心，即便自己穿了黑色的服装，但会不会在潜入之前就被发现——毕竟他不清楚什么时刻进去才是最安全的。特

兰特没有向他们透露跟设施外观有关的任何信息。不管怎么说，只凭这弯弦月的光亮，在到达之前他们是无法看清那幢建筑物究竟长什么样的。

到了。

在众人视线的中心部位出现了一个浓浓的黑影。在看到能够反射月光的凹陷金属屋顶之后，大卫立刻抬起手，示意大家减速。接下来是围墙和其他几栋建筑物，一切都显得那么昏黑，静静耸立在前方不远处。

大卫弯下腰，在向其他人发出照着做的信号之后，他稳稳地把自动步枪抵在胸口上，以接近匍匐的姿势来到低矮的围墙边，从这个地方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另一边那异常突兀的建筑群。

总共有五、不，是六栋。没有灯，也没有任何动静——肯定是正面入口。

“设施在地下。”瑞贝卡小声说道。

虽然大卫事先考虑过很多种可能性，但这无疑是几率最高的。即便现在的光线十分昏暗，可也能看出建筑物的古旧和污损程度。正面有一幢小型楼房，它后面是并排修建的五栋低矮厂房。每一栋都有倾斜的屋顶。虽然那些房子都像用来停放飞机的机库一样大，内部空间应该足够用来进行实验。但整个厂区显得十分凌乱——零零散散地分布在沙漠正中央——而且破旧不堪。这让大卫不得不开始怀疑那些建筑只是用来掩人耳目的，真正的设施其实在地下。

这个结果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好处是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轻松地进入内部；坏处是只有上帝知道设施的监视系统究竟是什么样的，必须得尽快潜入。

大卫回头面对全都保持着弯腰姿势的同伴。“腿脚利索点儿。”他沉稳地说道，“压低身体。翻过围墙后朝最接近正门的建筑物移动。就保持这样的队列——我排头，约翰殿后。必须要尽快找到入口。注意监视摄像头，进去后立刻把武器准备好。”

所有人都点点头，脸上满是决心已定的表情。

大卫弯着腰，开始朝向围墙，深埋着脸快速前后交替着双腿。二十米。冰冷的空气刺进肺里，连皮肤表面的汗液似乎也已经被冻住了。十米。围墙上写着“禁止进入”几个字。来到正门后，大卫看到一个告示牌，上面说这里是私人所有的“第七气象观测测量所”。抬头看去，可以望见在两栋建筑

物的顶层有卫星天线的圆形轮廓，还有一栋则竖立着好几根普通天线。

大卫先用M16步枪碰了碰围墙，然后才用手摸。一切正常，顶上连带刺的铁丝都没有。在视野范围内没有看到红外探测器的线条，也没有任何警备装置。

虽说伪装成了气象观测所，但也不必做得这么彻底啊。要是安布雷拉的其他设施也这么省事就好了。

大卫把枪竖起背在身后，抓着牢固的铁丝把身体往上拉。只用五秒钟便爬到了大约七英尺高的围墙上方，调整好姿态后他敏捷地向里面一跳，落在观测站内满是灰尘的地面上。

下一个是瑞贝卡。她身体轻盈，攀爬时就像一个优美的影子一般。虽然大卫出于安全考虑伸出手打算接住她，但瑞贝卡却稳稳地落在了队长身旁不远处。瑞贝卡抽出新武器H&K-VP70，当大卫面对围墙接应其他同伴时将枪口对准观测站内的一片黑暗，为其他人警戒。

虽然里昂差点儿从围墙上摔下来，但好在大卫及时抓住了他的手，帮助这位年轻人安全落地。里昂站稳后向大卫点点头表示谢意，然后为了帮助克莱尔把头重新转向围墙。

到目前为止还算轻松……

当约翰翻越围墙时大卫回头环视了一眼四周的昏暗环境。他的心脏在剧烈跳动，身体里的全部神经都绷得死死的。除了围墙发出的喀喇声以外，周围没有任何动静。

他瞥了一眼扑嗵一声落在冰冷地面上的约翰，然后用下巴指了指位于观测站正面的一栋小房子。如果让他自己设计可以蒙蔽人的外观，就一定会把真正的入口放在一个谁也注意不到的地方。比如一般来讲清扫工具都只会放在最里面一间屋子的角落里，如果用它们来遮掩效果一定不错；也可以把门设计在地面上，诸如此类。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安布雷拉的人都是一些高傲的自大狂，总之他们是不会采取这种简单的安全措施的。

入口应该就在最靠前的建筑物里。那些人一定十分确信已经把它隐藏得相当好，没有任何人找得到。只有在安布雷拉的人因为他们聪明就不可一世，坚信自己的计谋不被看穿的前提下，我们的计划才有可能成功……

大卫在心中暗自祈祷，随后继续弯着腰朝那栋建筑物前进。就算被监视

摄像头拍下来，也希望没有人看到那幅画面。

尽管夜已经深了，但雷斯通仍然没有睡意。他拿着一个陶瓷的带柄大杯坐在控制室里，一边细细品味上等白兰地一边思考明天的计划。

当然，他还得写报告。虽然科尔还没有完成对内部通讯装置的调整，但所有的摄像头已经能正常工作了。Ca6的训练员雷斯·迪巴尔想给其他职工看看开放式牢笼上固定锁的状况。而且，城市也还有问题。Ma3K在只有黄褐色以及砖红色的城市里表现得不是太好……

明天让施工人员进入区域四吧。然后去确认Av1的栖木情况怎么样……

雷斯通眼前的面板上突然亮起了红灯，同时发出柔和的机械转动声。从上周到现在，已经出现六、七回了。必须让科尔把这个也修好。由于这块平原上的风很大，严重的时候会把地面建筑的门刮得前后摇晃，探测器就会对此做出反应。

这也是我必须待在这间屋子里的理由之一。

当“星球”的全体工作人员都到位之后，为了重新设定探测器必须让这里保持有人看守的状态，不过就目前而言，能自由出入控制室的就只有雷斯通一个人。如果回房睡觉的话，这恼人的警报声一定会把他从梦中惊醒。

雷斯通伸手按下开关之后，在他左侧的监视器上出现了一排画面，他不经意地转头一瞟，根本就没想过上面会显示什么东西……

但紧接着他便愣住了。在离控制室约四分之一英里的入口房间东北角顶部安放着一个监视摄像头，此刻摄像头拍摄到的画面就在他眼前。一身漆黑的四个……不，五个人都打开了手电。那微亮的灯光不仅照在满是灰尘的书架和气象观测设备上，也让他们手中的武器不时反射出暗淡的亮光。有手枪和步枪。

怎、怎么可能……

身体在被恐惧和绝望占据了整整一秒之后，雷斯通猛然想起了自己究竟是谁，那些人究竟是谁。恐惧没有把他吓倒，因为杰伊·雷斯通是这个国家，不，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几个人之一。

他把手伸向操作台的下部，取出藏在那里的听筒。这是一部直接与白色安布雷拉秘密办公室相通的电话。他一拿起来马上就接通了。

“我是雷斯通。”他明显感到自己的语气有些僵硬，“出问题了。我要和特兰特通话。另外，希望他能立刻从杰克逊那里回来。马上派一个小队给我——实际上，我在二十分钟前就想说了。”

他一边打电话一边凝视着画面上的入侵者们，在咬住自己下嘴唇的时候发现刚才的恐惧已经转化成了一股怒火。肯定是正在逃亡的S.T.A.R.S幸存者们……

就算是也没什么关系。他们应该不知道正门的密码。不管他们究竟是谁，我一定要为刚才那一瞬间的痛苦感受报仇……

雷斯通把听筒放回原处，将让两手交抱在胸前。看到入侵者们横穿整个屏幕的画面后，开始思考这些人知不知道他们自己会在三十分钟之内离开这个世界……

睡神扫描

第七章

建筑物内部又暗又冷，穿过寂静的空气传到瑞贝卡耳朵里的柔和机械声让她感觉那比自己的心跳还要明显。这间屋子总共约三十英尺长，二十英尺宽，虽然不是很大，但由于没有任何东西把房间隔开，因此这里给人一种不安和毫无防备的错觉。尽管周围有许多忽亮忽灭的小灯泡，可看上去它们就像是在黑暗之中监视着众人的几十双眼睛一般。

真讨厌这里。

瑞贝卡让手电那微不足道的亮光照在建筑物西面的一堵墙上，睁大眼睛仔细调查，同时也不得不忍受内心对这里的厌恶。电影里那些进入其他人家里的私家侦探或是警察一般都会像是那里的住客一般冷静且娴熟地来回勘察，搜集证据。但现实是瑞贝卡对侵入一个陌生的场所充满恐惧。就算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是正义的，明白自己是好人，但手心还是会不住地往外冒汗，心脏也像是在敲钟一样响个不停，甚至非常想去卫生间——就像是自己的某个器官已经缩成了胡桃一般大小似的……

必须要忍住。不然的话就得在敌人的基地里……瑞贝卡当然不会做那种事。

突然，面前一台在正面有烧熔痕迹的机器吸引了她的注意力，瑞贝卡停下脚步，直愣愣地盯着那里。这台装置上面有很多按钮，像电冰箱一样直立着摆放在那里。正面的标签上写着“OGO转换”，完全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即便只是目力所及的范围，这个屋子里也摆放着许多满是开关、按钮的破旧大型机械。如果其他建筑物里也有相同设备的话，那么要找到特兰特所说的“隐藏密码控制板”非得花上一整晚的时间不可。

四个人每人负责调查一面墙壁，约翰则在屋子中央查看那几张桌子。在建筑物的某个角落应该安装了监视摄像头，所以动作必须得快。不过，既然这里只保留着最低限度的工作人员，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没有人时刻盯着监视器——他们在心中不断像这样祈祷着。如果足够幸运的话，说不定警备系统根本还没有安装好。

不，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可就算得上是奇迹了。即便拿不到那部密码本，能够顺利侵入再安全逃出去也是一种幸运……

自从离开小货车之后，瑞贝卡体内的警报开关就一直处于打开的状态，这让他不禁绷紧了神经。在S.T.A.R.S队伍中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她学到了要相信自己的直觉这件十分重要的事。也许这比武器的使用方法还要重要。依靠这种本能可以躲开袭击，在敌人接近时隐蔽起来，知道什么时候该等待，什么时候该行动。

但问题是现在这种状况她不知道是因为本能的抗拒还是因为害怕。瑞贝卡搞不清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可以确信的只有她对这次深夜里的偷袭感觉很不好。阴冷、恐惧、连胃也开始疼了起来。她无法将“要发生恐怖的事”这种混乱的预感从自己脑海里赶出去。

但害怕也是必要的——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这样。因为这些人的行动实在太危险了。总是想着会发什么危险的事其实并不是偏执，而是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担忧。

哎？这是什么？

紧挨着OGO机器的右边，有一个高高的圆筒形装置很像正面玻璃窗附近的那台烧水机。透过小小的正方形玻璃窗可以看到里面有一卷做图表用的纸，上面画着许多意义不明的黑线。而吸引瑞贝卡视线的东西是玻璃上的灰尘。这间屋子里的所有东西都沾有同一种颗粒很细的灰尘——但眼前的这些稍有不同。灰尘上面有一层细灰，还有像是被手指划过时留下的线条。

灰尘上面还有灰尘？

如果有人触碰这块沾有灰尘的玻璃，上面的细灰肯定会被抹掉。瑞贝卡皱着眉头摸了摸玻璃——表面十分粗糙，感觉指尖就像是摸到了砂纸一般。是涂料还是喷雾剂呢——这是假的。

“说不定真有什么东西。”瑞贝卡一边嘟囔，一边把手按在有灰尘的玻璃上。玻璃窗突然打开，弹了出来。

那里反射着金属般的光泽，是一块镶在面板里的十键小键盘。图纸也是假的。

“这下中大奖了。”约翰站在她背后小声说完，瑞贝卡便朝后退了几步。周围其他同伴也都很快围了过来，每个人都一脸兴奋。他们呼出的气体形成一片薄雾，就像是这个冰冷小屋里一小片云彩一样。她这才想起自己其实非常冷。

太冷了……真想回到小货车里，然后开着车到旅馆去泡个热水澡……瑞贝卡仔细倾听着自己心里无奈的祈求。让她产生这种想法的其实不是寒冷，而是这个场所。

“太好了。”大卫静静地说道，然后上前一步把手电举起来。他早就把特兰特告知的那个八位密码背熟了。

“这下行了，好好看着。”约翰轻声说道。

如果瑞贝卡不像现在这么害怕的话，一定会礼貌地笑一笑。

大卫输入第一个数字时约翰赶紧把嘴闭上，其他人也都屏息凝神地注视着这个过程。瑞贝卡看到其他人的神情，忽然感觉就算任务没有成功或许也不用太过沮丧。

接起电话的杰克逊用冷静且十分有教养的语气告诉雷斯通，已经有两个四人小队乘坐直升机从盐湖城出发。

“你运气不错，刚好有几支分公司的队伍在我这里。记得感谢特兰特先生。就是他建议在全面施工之前应该要重新部署一下警备力量的。”

虽然雷斯通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欣慰，但面对在这样的深夜里有三男两女手持武器徘徊在“星球”的入口附近这个事实，他始终高兴不起来。

“放心吧，他们进不去的，杰伊。”杰克逊用劝慰的语气对他说，“他们没有密码。”

雷斯通忍住想要立刻反驳的冲动，开口向杰克逊道谢。杰克逊·柯特兰德是雷斯通认识的所有人里最装模作样和最傲慢的混蛋，但他的确非常有才能——而且必要时相当残忍。有传闻说最后一个忤逆杰克逊的家伙后来被送到那人的亲人面前时已经被肢解得七零八落了。从那以后，“不要违抗高级成员”便成了所有人都不得不奉行的金科玉律，也是一种安全措施。

杰克逊尽管在表面上答应了雷斯通的请求，但同时也明确指出，今后这类事件应该由雷斯通自己想办法解决。如果总是因为自己设施内部的种种问题而给杰克逊添麻烦，盐湖城的行动小组说不定会让他变成另一个传闻。虽然这还算不上是什么太过明显的非难，但雷斯通充分理解了对方传达的信息，带着遭到严厉斥责的心情挂断了电话。看到在第一栋建筑物中仔细搜索的五个人，他不断积蓄的紧张更加强烈了。

就算他们找到控制室，既没有密码，也没有登录手段。

二十分钟。我需要做的就是等待二十分钟，最多延长到半个小时。

雷斯通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把它吐出来——就在这时，他看到入侵者中的一位少女按下用来隐藏键盘的小窗，一瞬间连吸气都忘了。被发现了。雷斯通完全猜不出这些是什么人，也不明白他们是怎么知道有控制面板存在的——而且看到那名走上前的男子敲击键盘时的神态，他明白没有二十分钟可供自己等待救援了。

看样子不像是猜的，他按下了正确的数字。怎么可能……

一边看着高个的黑发男子敲打键盘，雷斯通忽然想起特兰特在最近一次会议中提到过可能有人泄露了白色安布雷拉机密。

情报是高级干部泄露出去的，从知道入口密码的干部口中……

雷斯通想要再打一个电话，但手伸到半空中却忽然停住了。杰克逊的警告让冷汗不住地从他头顶冒出来。必须得自己解决，必须得依靠自己手中的力量防止入侵。工作人员全都已经睡着了，内部通讯系统还不能使用。虽说在他的房间里有枪，但如果那帮人知道密码的话，自己很可能还没来得及反抗就……

停止装置！

雷斯通离开座位朝大门跑去，一下子便冲出了控制室。在电梯旁的隐藏控制面板上有一个手动的停止开关。就算他们知道入口处的密码，也没办法搭电梯下来……

——这样一来，在支援小组前来收拾那些入侵者之前，我自己就能把他们干掉。

他露出一个像是在抽搐一般的笑脸，然后便跑开了。

里昂面带忧郁地看着正在输入另一组数字的大卫，诚心希望自己的行踪还没有被发现。虽然他一直没有看到摄像头，但这并不代表没有。白色安布雷拉既然能修建巨大的地下基地，制造恐怖的怪物，要隐藏监视摄像头简直是小菜一碟。

大卫按下最后一个按键后，周围立刻发出什么东西移动的声音。藏在隐秘位置的液压装置发出低沉的轰鸣，引擎从远处传来嗡嗡的声响。键盘右侧

墙面的一部分突然往上升起。这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赶紧举起武器——但很快又都放回原位。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扇由厚重金属打造而成的网状大门，大门另一边空空荡荡的，在一片漆黑中隐约可以看到电梯的传动轴。

“太棒了。”约翰不禁开口说道。里昂也十分认同他的说法。约有十英尺宽的墙面非常厚，但由于在其上方安装着大马力的机械装置，不到两秒钟这块厚重的石板就完全被收进了天花板里。虽然不清楚这采用了怎样的机械结构，但马力非常惊人。

“那是什么？”瑞贝卡说完后，里昂也听到了从远处传来的机械运转声。可能是打开入口之后系统会自动把电梯升到这里来吧。除了某个物体不断上升的声音之外，就像是被冰冻了一般的传动轴在黑暗之中发出顺滑的声响，而且响声越来越明显。虽然电梯的速度很快，但从它到这里的时间来看，这里离最底部应该有相当的距离。

里昂还是有些困惑。安布雷拉究竟为什么要修建这种东西呢？在浣熊市的研究所也是空前庞大，根本数不清总共有多少层，而且修建的位置距地表非常远。

他们一定比上帝还有钱。而且都是了不起的建筑家。

“说不定警报或是警铃早已经被触发了。”大卫小声说道，“电梯有可能不是空的。”

里昂和其他同伴一齐点点头。所有人都保持沉默，带着紧张的神情做好战斗准备。约翰慢慢抬高枪口，对准了网状的金属大门。

雷斯通找到平滑且几乎没有接缝的面板之后，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它打开——但开关被锁住了。有一根不是很粗的金属棒压住了整个按钮，让人无法按下去。刚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雷斯通很快便联想到这是一把锁。虽然这也是安布雷拉的警戒措施之一，但他突然觉得这实在是太愚蠢了。

钥匙。所有工作人员都有钥匙。我在来之前也拿到过一串……

雷斯通抬手理了理头发，在绝望和痛苦折磨下仔细思索着。

我究竟把那个混蛋保安钥匙放在哪儿了？

几秒钟之后，当他听到电梯向地面上升的声音时，竭尽全力才没有让自己喊出声来。那些人知道密码。他们带着枪，总共有五个人，而且知道密码。

电梯到达上面总共需要约两分钟。还有时间去找钥匙。

一片空白。脑子里一片空白。时间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不断流逝。虽然雷斯通已经按下让电梯回到地底的按钮，但如果地面的门已经被打开的话，电梯是不会优先回来的。他现在知道的是，暗杀者们和破坏分子已经把门撬开了，等着上升的电梯来到他们面前……

——还是说他们会扔下好几磅重的塑胶炸弹，毁掉整个升降设备，又或者是……

——控制室！钥匙在控制室里！

雷斯通猛地转身开始狂奔。他横穿宽敞的走廊，向右跑了约十英尺，然后经过控制室外面的小屋。刚到“星球”的第一天，负责建设工程的人给他介绍了内部的所有东西——后备发电机、摆放外科药品的架子……还有电梯的手动停止装置。因为雷斯通在他介绍这些东西的时候感到十分无趣，所以之后就把那些没用的钥匙都放在控制室的抽屉里。

他忙乱地把门打开之后，一边朝办公桌走一边决定待会儿再为自己完全忘记了钥匙的事而自责，同时对事情为什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变得如此难以收拾而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仅仅十分钟以前，他还在坐在这里悠闲地喝着白兰地……

——但十分钟以后，我有可能已经变成一具尸体。

雷斯通十分着急。

电梯非常大，至少有十英尺宽，十二英尺长。约翰斜视着出现在他面前的机械装置。顶部有一颗没有罩子的电灯泡，它发出的光亮对于在黑暗之中待了很长时间的人来说实在太过晃眼了。

不过好在它是空的。也就是说接下来他们必须得担心在到达下面之后别被埋伏在一旁的人干掉。

电梯静静地停了下来，金属大门上的扣环没有上锁，它从中间分开，滑进了两侧的墙壁里。离电梯最近的是约翰，他回头看了看大卫。

队长点点头，同意让他先走。

“各位乘客大家好。一楼有鞋和西装专柜以及混蛋安布雷拉。”约翰戏谑地说道。就算没有人开口笑出声也没关系。每个人都有各自处理紧张情绪

的方法。他的幽默细胞看来十分发达。

约翰一边在电梯内部调查有没有什么异状，一边想其他人真是太严肃了。不，不能这么说，也许只是无法理解他这种经过锤炼的机智究竟具有何种价值罢了。自己让自己高兴起来是非常重要的。那样才不会被恐惧束缚，不至于连手脚都不能自由活动。

电梯没有什么异常，只有厚厚的一层灰。约翰慎重地迈步走进去，里昂紧随其后……

就在这个瞬间，一阵刺耳的声响冲进了约翰的耳朵。电梯操作面板上的红灯开始闪动。

“不要动。”约翰严肃地说道，并举起一只手，示意其他人在弄清灯光的缘由之前不要进来。

大门在他背后迅速合在一起，锁扣发出卡锵一声死死扣紧。约翰回头一看，发现乘上电梯的就只有里昂，瑞贝卡和克莱尔正朝这边跑过来，而大卫的手正在键盘上飞速移动。

从众人上方忽然传来嘎拉嘎拉的响声，站在电梯门附近的里昂朝克莱尔和瑞贝卡大喊：“快退后！”

厚重的墙壁猛地落向地面。女孩们踉踉跄跄地退到了墙壁另一边。约翰看到的最后一幅画面，那两张惨白的女性脸庞渐渐被遮蔽整个视线的黑暗包围……

门关上了，他明明什么都没有碰，但电梯却开始下降。约翰站在控制面板旁边胡乱按了几个按键之后，终于知道了红光不停闪动的理由。

“是手动控制装置。”说完后，他站起来看着年轻的警官，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才好。原本只是一个简单的计划，现在却朝着一个狂乱的方向在发展。

“混蛋。”

约翰认为里昂的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他们目前的处境，点点头表示同意。

第八章

“混蛋。”克莱尔愤懑地咒骂了一句。尽管被无力感和恐惧包围，但她还是在不停敲打着面前的墙壁，想把那两名同伴救出来。

陷阱，这是陷阱，早就设计好的……

“你听……电梯在下降。”瑞贝卡说。克莱尔自然也听到了那个声音，她回头一看，发现大卫的表情异常严肃，他用一只手握着手电，一只手仍然在不停敲击键盘。

“大卫……”克莱尔的话刚说到一半，但看到大卫那锐利的视线仿佛在说“等等”之后，便立刻住了嘴。队长的手还在不断跳动，敲打着一个个数字，他所有精力都集中在那块小小的键盘上。

克莱尔回头看了看瑞贝卡，发现她在注视大卫时神经质一般地咬着自己的下嘴唇。

“他一定是在尝试所有的密码。”瑞贝卡小声对克莱尔说。对方虽然点了点头，但她却发现自己内心的不安变得愈加明显。虽然很想问问大卫，但克莱尔十分清楚队长现在需要集中注意力。所以她决定小声和瑞贝卡说说话。要是站在这个像冰窖一样的屋子里什么也不做的话，气氛就会变得很奇怪。

“是特兰特干的吗？”

瑞贝卡歪歪脑袋，然后摇了摇头。

“不。我觉得是碰到了无声警报或是其他什么东西。大门关上之前里面有警示灯在闪。”

听瑞贝卡的口气，看来她和克莱尔一样有些惊慌失措，此外克莱尔还感觉她和约翰似乎比较亲近，说不定和里昂跟自己的亲密程度差不多。克莱尔自然地伸出手，瑞贝卡会意地紧紧抓住。两人一起注视着大卫。

求求你上帝。我们应该能够把门打开，让他们回来……

极度紧张的几秒钟过去后，大卫停了下来，不再继续敲打键盘。他把手电的光向上照射，这样就可以看到所有人的脸。

“在电梯运行过程中，密码好像没有作用。”虽然大卫的语气十分沉着、冷静，但可能是因为他刚才一直咬着下唇，所以脸颊部分的肌肉在微微抽动。

“等一下我用全部密码试一次，不行的话就再来。但考虑到也许有人可以直接进入电梯的主控装置进行操作，或许我们应该选择其他的办法。瑞贝卡，你找找摄像头。注意天花板的各个角落。看样子我们还得在这儿待一段时间，所以要注意保护自己的隐私。克莱尔，你看看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可以把墙壁砸开的工具，装胎杆、改锥什么都行。要是密码不起作用的话，我们就试试靠蛮力把它打开。有问题吗？”

“没有。”瑞贝卡回答道，克莱尔也摇摇头表示同意。

“好。大家深呼吸……去吧。”

说完，大卫便重新回到小键盘前。瑞贝卡则举起手电，让亮光射向房间的角落，同时慢慢向房间边缘靠拢。克莱尔调整好呼吸之后转了个身，远远望见在屋子中央有一张布满灰尘的桌子，左右两侧各有一只抽屉。拉开其中一个之后，发现里面只有几页文件和脏兮兮的垃圾，她把这些东西拨到一旁时，突然想到大卫居然能在如此紧迫的情况下迅速作出反应、制定行动方案，实在是令人佩服。

装胎杆、改锥什么都行……请一定要小心行事，里昂、约翰，千万不要出事……

克莱尔又做了一次深呼吸，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然后打开另一只抽屉继续搜查。

里昂很高兴能和约翰一起行动。尽管自己也是从那个地狱一般的浣熊市成功逃出来的幸存者，但还是无法跟有着近九年战斗经验的前S.T.A.R.S成员相提并论。

“趴下。”约翰一边压低身体一边对里昂说，当整个人完全贴紧地面之后，他便把M16的布带牢牢缠在肌肉发达的手臂上，“如果外面有埋伏的话，门一打开他们就会朝大约一人高的位置射击。所以我们得像这样打他们的膝盖。放心吧，一定会像有魔法一样顺利的。”

里昂照他所说也趴了下来，用左手支撑着右腕，把九毫米口径的手枪对准电梯的大门。门外一片漆黑，除了用金属打造的传动轴以外什么都看不到。

“如果没有埋伏呢？”

“那就站起来。你负责右边，我负责左边。尽量向中间靠拢。如果电梯

对面是墙壁的话就朝两侧开枪。”

约翰看着里昂，脸上逐渐展开足以吓人一跳的坏笑：“想想其他队友体验不到的乐趣吧。我们一定已经让安布雷拉大吃一惊，而上面的人只能干瞪眼，什么也做不了。”

虽然里昂回望对方时的笑脸显得十分紧张，但他最后还是说：“嗯，看来我们运气不错。”

可约翰随即摇了摇头，笑容也从他脸上消失了：“我们能做的就只有完成任务。”听他这样说完，里昂一边咽下口水一边点点头。约翰的性格虽然有些古怪，但他的确没有说错。他俩在心中默默祈祷到达底部之后不要发生战斗。

但现在想这些都已经太晚了。说不定他们根本就不应该介入到这整件事当中……

电梯还在不停向下沉，两人一言不发地等待着。看到约翰没有再开口说话，里昂不禁松了一口气。不过他很清楚，这个男人之所以开玩笑并不是因为轻视眼前的危险状况。约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为了应对寂静另一边的状况而把M16紧紧握在手里。

里昂在进行了两、三次深呼吸之后终于放松下来，开始慢慢调整自己的姿势……

电梯停止了。砰的一声轻响过后，网状大门开始滑动，慢慢被吸入墙壁上的指定位置。电梯门外侧的另一道闸门开始往上抬，一条没有窗户的走廊渐渐出现在两人视野中，柔和的灯光一下子照了进来。

——外面一个人也没有。正前方约二十英尺处有一面水泥墙，地上也是经过打磨的水泥地面。整个空间里只有一片灰白。

站起来！走！

摇晃着站起来的里昂清楚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猛跳。约翰沉默不语，起身的速度比里昂稍快。两人交换了一下视线之后，一起走出了电梯。里昂举起VP70迅速向右边一转，以他现在的姿势，随时都可以开枪……

——果然一个人都没有。宽敞的走廊看上去至少有一英里长，灰尘和工业消毒剂混在一起的气味飘散在冰凉的空气中。这里虽然让人感觉有些凉意，但并不寒冷，跟地上比起来简直是相反的季节。电梯大厅的长宽至少有

一百五十码，也许更大，在天花板上等距安装着圆形的照明灯，旁边有几间小屋。这里什么标记都没有——也不像是有人居住的样子。

那究竟是谁把我们弄下来的？他要是没打算拿着武器在这里伏击，那为什么要让我们下来？

“也许是他们在打赌吧，赌上面究竟有没有人。”约翰小声地开着玩笑。里昂转头一看，目力所及的地方只有几条走廊。约翰朝另一个方向望了几眼，眼里和里昂看到的东西没什么区别。连个人影都没有。

于是两人退回到电梯里，约翰伸手按下控制面板上的“上升”按钮，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里昂问道。

“你别问我啊。我们小队的脑袋是大卫。”他说，“我只是身体。”

“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约翰。”里昂的语气显得有些不满，“现在这种情况你才是长官，不对吗？”

约翰耸耸肩，看上去有些无奈：“好好好。我是这样想的：这并不是陷阱。恐怕……假如真是陷阱的话，他们应该会想要把我们一网打尽吧。如果真是那种情况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正在和敌人展开枪战。”

时机有些奇怪。电梯只在地面上停留了几秒钟——就像是有人注意到我们把电梯弄上去之后，为了阻止更多的人下去而赶紧让它回到地下……

“也就是说他不想让我们进来？”虽然里昂提出的是一个问句，但看样子他十分确信这一点，“有人在阻止我们接近这里。”

约翰点点头：“挺聪明的，我应该给你点上一根雪茄。如果你猜得没错，就说明对方在害怕我们。也就是说，这里并没有什么警戒措施？那个把我们弄下来的人也一定逃进某个房间，把门锁上躲起来了吧。”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约翰继续说，“欢迎提出建议。虽然跟其他人汇合是个好主意，但如果搞不清楚怎么让电梯动起来的话……”

里昂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表情越来越严肃。他想起了在浣熊市那些遭遇把他的前途、选择完全粉碎之前，在警察学校受训时学到的一些东西。

合理利用手中的东西……

“先确保这里的安全。”里昂慢慢说道，“总之，先按原定计划想办法把工作人员控制住，然后再想电梯的问题。待会儿再考虑究竟怎么对付雷斯

通……”

约翰忽然抬起手打断了他的话，并把头歪向一边。里昂也侧着耳朵仔细倾听，可他什么也没有听见。几秒钟之后，约翰才慢慢把手放下来。他虽然正想说危险解除之类的话，但那双黑色的眼睛里却绽放出谨慎的光芒，伸手把自动步枪抄在手里。

“想法不错。”约翰终于开口了，“前提是能找到他们究竟在哪儿。那我们是向右还是向左？”

面对这个问题，里昂忽然想起了之前在浣熊市研究所的地下二楼，由于在一个关键路口错选成向左拐而逃进死胡同，然后不得不拼命向回跑的窘境，不禁微微一笑。

“右边。”里昂这样回答，“左边对我来说不吉利。”

约翰有些不满地扬起眉毛，可最后什么也没有说，就像是明白里昂的理由一样。这真是不可思议。

也许是约翰自己改变了吧。别忘了他可是在这样的困境中一样能谈笑风生的怪人啊。

两人一起慎重地迈着步子，朝空无一人的长廊走去。约翰负责警惕后方，里昂则开始挨个调查在走廊两边的房间。离开电梯后还不到十五英尺，两人便遇到了第一个左转弯。

“待在这儿别动。”约翰说完敏捷地冲了出去，很快便来到另一条短走廊的尽头，紧靠着那里的一扇门。接着他抬手转了几下门把手，让大门发出咔嚓咔嚓的清脆响声。完成这一系列动作后，约翰把身体一转，像个幽灵一般迅速跑了回来。

“我刚才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里昂听到他的话，微微点点头。

这时他不禁想到，对方要杀死我们实在是太容易了。只要准备好武器躲在上锁的门里，等我们走过之后立刻闪身出来开枪……

这个想法真是糟糕透顶。里昂把这些担忧赶出自己的脑海，和约翰一起紧紧握着武器在长廊上走走停停，不断朝尽头前进。汗水开始顺着身体各个部位向下滑落，里昂这才意识到当初真不该穿着保暖内衣来执行任务——而且，面对这种急转直下的处境，他隐隐感到有些惊慌失措。

雷斯通想到一个好主意。

听到那两个人说出一些他们本不应该知晓的情况，雷斯通吓了一大跳，然后便打开控制室的门躲了进去——就是那扇门发出了一些声响，被约翰隐隐约约地听到。而当他听到其中一人提起自己的名字时，前所未有的恐慌就像胆汁一样瞬间涌到他的喉头，自己恐怖的死状清晰地浮现在雷斯通脑海里。他赶紧关上门，用钥匙锁好，然后蹲坐在地上思考自己究竟能做些什么。

当门把手被人拧动，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时，雷斯通差点儿叫出声来——但他总算是忍住了，直到入侵者离开之前都没有再发出任何声音。他过了好一会儿才注意到这其实是自己能够解决的意外。而且更奇怪的是，这完全是因为他想起了特兰特的缘故。那个人是绝不会惊慌失措的，他十分清楚究竟应该做什么事——而且可以肯定，他也决不会可怜巴巴地向杰克逊求援。

即便他这样想，当看到那两个男人即将威胁到工作人员的画面时，雷斯通差一点就拿起电话打给杰克逊。和地面上那些还在试图弄清电梯结构的愚蠢入侵者不同，这两个人明显厉害得多。他们到达居住区，将所有工作人员全部集中到一起仅仅用了约五分钟时间。有五名工人待在自助餐厅打扑克这件事对他们来说也是有利的，五人之中有三名建筑工和两名装修工。年轻的白种人看负责守那五个人，另一个则端着M16到宿舍去把剩下的叫起来，然后再把其他人也押到自助餐厅去。

雷斯通对部下那精神恍惚的样子非常失望。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反抗，除了一脸惊惧地任人摆布以外什么都没做。说不定在盐湖城的支援小队到达之后能够和雷斯通一起做些什么，但在那之前不知道还会发生多少可怕的事。

那两个人曾说过“待会儿再考虑究竟怎么对付雷斯通……”。要是知道我不在那群俘虏之中，他们会怎么做？他们究竟想要什么？除了把我抓起来当作人质或是杀死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目的？

就算知道杰克逊一定会把这件事捅出去，雷斯通还是非常想给西德尼打电话——但如果真那样做的话不仅会受到同僚的非难，而且就算顺利逃过这次入侵，也有可能失去在公司中枢的地位。

当他终于忍不住，再次把手伸向电话时，突然发现工作人员的人数不够。雷斯通不禁皱着眉头慢慢靠近那台反映着自助餐厅目前状况的监视器，

完全忘记了打电话的事。在那个房间中央集合了十四个人，两名持枪男子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

不是还有一个人吗？还有一个人在哪儿？

雷斯通伸出手碰到了显示器画面，开始仔细确认工作人员那一张张茫然的脸。建筑工五人、装修工两人、厨师和实验体训练员一共六人……

“是科尔。”雷斯通小声嘟囔道。电工亨利·科尔不在里面。

虽然他在弄清这个情况之后脑子里很快出现了一个好主意，但也得看科尔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雷斯通在按下那个可以改变画面的按钮时，第一次感觉到希望的存在。这个主意并不仅仅为了活下去，而是可以让他取得胜利，一跃成为公司里炙手可热的红人。

在控制室里有二十二个屏幕，而在“星球”内部和地面上的“气象观测所”的摄像头加起来一共有五十个。由于整个“星球”都是在充分考虑摄像头监视范围的前提下修建而成的，所以整体结构十分简单。只需坐在控制室里，几乎就能看到所有的重要地点，比如走廊、房间、人造自然环境等等。要找人的时候只需按下右边的按钮切换画面就行了。

雷斯通还是第一次像这样调查整个实验室。从区域一到区域四到处都安装着各种各样的监视摄像头。没有。然后是科学研发部门，还有外科手术室和化学研究室，连停尸房都调查过了，可还是一个人都没有。

科尔说不定不在这个地区。也许是被其他人从房间里赶了出去……况且，科尔没有继续待在地面上的理由……

雷斯通忽然微微一笑，按下开关切换到拘留室的画面。科尔好像曾经和两名装修工人一起在那里添置工具、铺设电线，有很多机械、电子类工作要做。

果然在这儿！

科尔坐在一号房与九号房之间的地板上，正在埋头整理一个装有小型金属零件的箱子。瘦弱的双腿展开来，平放在地上。

雷斯通再回头看了看自助餐厅里的情况。两名手持武器的男子一边看守着那群毫无用处的工作人员一边小声地交谈。而地面上的三个人还在敲打键盘，到处寻找着什么……

一个个想法开始慢慢汇集到一起，各种方案纷纷浮现在脑海之中。每个新计划都比前一个要有趣得多，也更让人充满期待。想到那既可以搜集数据又能

赢得尊敬，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得到升迁的机会，这真是一石数鸟的好事。

将全过程的录像好好编辑一下，仔细检查之后再拿给客人们看。一旦杰克逊看到我的成果和处理方法，一定没办法影响西德尼对我的评价吧。而我则将成为完成这项变革的新宠儿……

雷斯通从操作桌前站起身，脸上仍然带着微笑。尽管还有些担心，但毕竟这件事有成功的可能。

必须得快点儿。在面对科尔时还必须得发挥全部的实力。不过，这对于磨练了三十年演技的我来说，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

在进入安布雷拉之前，雷斯通曾是一名外交官。

一定会进行得很顺利的。你们这些混蛋不是想要雷斯通吗？那我就给你们一个。

睡神扫描

第九章

科尔倦怠地看着眼前那只装有二级晶体管的箱子，同时在心里暗暗咒骂自己是个十足的笨蛋。要是能美美地睡上一觉就太好了。自己已经因为蓝色先生的命令而忙活了一整天，眼看马上就要到半夜十二点了，再过六个小时就不得不又从被窝里钻出来重复同样的工作。不知道以前那个在“星球”工作的电工究竟是怎么回事，把整个系统搞得一团糟，让他这个前来修理的人每一天都得从早忙到晚，感觉自己都快累死了。

“又不是我的错。”他下意识地抱怨道，“是那个蠢货在安装之前没有把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管与主电线连接到一起。而且他搭设的外部电线管也是一团糟。连‘星球’的引导负荷是多少都不知道……真是个无能的笨蛋……”

虽然这样说也许有些过分，但那一天他实在没什么心情去体谅别人。那天早上蓝色先生清楚地告诉他首先要把地面上的监视器调整好，可做完后那个人却又坚持说他明明让科尔优先处理内部通讯装置的事。科尔很清楚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混蛋——“星球”里的其他工人也都这么说——但雷斯通毕竟是身居高位的大人物，轻轻松松就能决定像科尔这种人的前途，所以面对他时不应该在“究竟谁对”这种问题上纠缠。虽然科尔在安布雷拉刚刚工作了一年，但这一年的积蓄比之前五年加起来还多。他可不想因为触怒蓝色先生（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他总是身穿蓝色西服）而被开除。

你真是这样想的吗？即便在这几个星期里见到了那些东西仍然这样想？

科尔把晶体管箱放好后用微热的手擦了擦有些发痒的眼睛。自从来到“星球”工作后就一直睡眠不足。这并不是因为他神经衰弱，对安布雷拉如何使用他们自己的钱也不是很在意，但是……

这个地方有些不同寻常。太糟糕了。就像是怪物展览馆一样。

在为安布雷拉工作的这一年里，他在西海岸的一座化学研究所搭设了几条电线，在东海岸为公司智囊团安装了一套新的电路断流器，一起工作的人都很普通，大多都是和他一样的普通工人。不过他们除了干活儿以外，还必须地遵守“无论看到什么都绝不能说出去”这一规定。当初在被雇用的时候协议书上就写有这一条，之后一直没出什么问题。但来到“星球”之后，一

切都变了……

安布雷拉在叫人干活儿时不会作出任何说明，只是说一句“把它修好”，然后付给修理费。同时还严格禁止一起工作的同事讨论工作场所的用途。不过即便如此，还是能听到一些传闻。自从完全知晓修建“星球”的目的之后，科尔便再也不想为安布雷拉工作了。

其中一个理由是怪物，也就是那些实验动物。他没有亲眼见过那种被称为“化石”的冰冻怪物——但听到过好几次它的声音。其中一次是在深夜，那既像鸟叫，又像犬吠声音直达骨髓，让他感觉自己仿佛置身冰窖一般。后来在区域二重新安装一台监视摄像机的时候曾听到有利爪扣挠空心木材的奇怪响声——听上去像是什么动物发出来的。而且是活生生的生物。听说那个东西是为安布雷拉特别制造的，是一种在研究中偶然发现的遗传因子混合物。但到底混合了什么东西啊？每种生物都有一个奇怪的，拗口的名字。他之前曾听到“研究者”们提到过好多次了。

鸭子、探测器、喷吐者、猎杀者……听上去像是一些让人开心的名字——但实际上它们只可能在恐怖电影中出现。

科尔扭动着身体慢慢站起来，一边伸懒腰放松肌肉一边将那些不愉快的事一一在脑子里列举出来。当然，雷斯通是其中一个。那家伙的危险等级是A级，而且是个凶恶的暴君——身强力壮但却没有耐性。尽管科尔已经习惯了和那些管理人员一起工作，但蓝色先生因为心肠最坏所以位于食物链的顶层。他简直就像地狱的使者一般充满威慑力。

不过，其实他还算不上是最坏的吧？

科尔叹了一口气，把手叉在腰间回头看看并排在走廊两边的六组，共计十二个房间。

不，最坏的人就在我眼前。

每个房间里都有简易的床铺、马桶、水槽——还有几根一端固定在墙上的布条与床铺相连。这个区域的房间距离第一个从外部锁住的人工环境“大厅”只有不到二十英尺。

完成这里的工作后，一定要认真考虑一下重要的问题。银行里还有些存款，应该足够我把工作辞掉好好想一想……

科尔又叹了一口气。这些事还是以后再考虑吧。现在他必须得睡会儿。

他走出拘留室区的大门后，在关门的同时按下开关把灯熄掉。

他回头便看到雷斯通的身影。他应该是坐电梯到中央走廊后跑着过来的。那个样子真是狼狈极了。

混蛋，他这次又想干什么。

雷斯通看到科尔后直接朝他跑了过来。一身蓝色西服皱巴巴的，满是不安和惶恐的目光不时往四周张望，科尔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这个样子。

“亨利。”他一边喘气一边开口了。虽然气息十分混乱，但还是稳稳地停在了科尔面前，“感谢上帝。快救救我。有两个男人、不，是两个杀手潜进来想要杀了我。你快救救我。”

无论是雷斯通的样子还是说出的话，都让科尔吓了一大跳。他既没见过蓝色先生散乱着头发出现在他面前，也没有见过雷斯通面带这种表情——平常在他脸上总是挂着一张异常冷漠的笑脸，就像是在炫耀自己那惊人的富庶一般。

“让我救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雷斯通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把它吐出来：“不好意思。实际上‘星球’现在正遭到攻击。有两个男人正在找我。亨利，他们要杀了我。半年前想要我命的也是这伙人。在地面出口附近也有人守着，我已经被困在这儿了。他们想要找到我，然后……”

话还没说完就停了下来，看起来像是接不上气了，还是说他在哭？科尔紧盯着雷斯通，没想到他会直呼自己的名字“亨利”。

“他们为什么要杀你？”科尔问道。

“我是去年那件包装公司恶意收购案的负责人。被收购公司的老板精神有点问题，发誓一定要杀了我。现在他们已经找到这儿来，把其他所有工作人员都关在自助餐厅——但他们真正的目标是我。现在求救已经来不及了。求求你亨利，救救我吧。我……我会给你谢礼的，我发誓一定会。你以后再也不用工作，你的孩子也不需要工作……”

由于被雷斯通眼里那份出人意料的诚恳感动，科尔没有告诉他自己没有孩子。这个人吓坏了，满是皱纹的脸在不停颤抖，一头白发混乱不堪，就算对方不提出用钱来感谢自己，科尔也还是会帮忙吧。

也许会。

“你想让我做些什么？”

雷斯通松了口气之后弯弯嘴角，紧紧抓住科尔的手：“谢谢你亨利，谢谢你。我……我也不是很清楚。如果你愿意的话……他们的目标就只有我一个，如果你能把他们引开一会儿的话……”

雷斯通的嘴唇抖动着，眉间出现了深深的皱纹，他的目光越过科尔的肩膀，落在整个人造自然环境入口处的小屋上：“就是那个小屋！屋子外侧朝向上了锁的区域一。如果你能把他们引到区域一去……等你出来之后我立刻将整个屋子封闭起来，把他们关在里面。你可以直接穿过区域四，从外科区出去。等他们被关在里面后我立刻为你开门。”

科尔模棱两可地点了点头。虽然看上去这个计划不错，但是……

“他们不会发现我是假冒的吗？也就是说，他们手里没有你的照片之类的东西？”

“那些家伙不会发现的。他们只能在你转过拐角时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你一下子就从他们的视线里消失了。等那些人进入房间之后我就把门关上。之前我会找个地方好好躲起来的。”

雷斯通的浅色眼睛里此刻全是泪水，闪着昏暗的光芒。他已经走投无路了——而且如果顺利的话，这也不失为一个好计划。

“好，我明白了。”科尔回答道。这个老年人脸上出现的感激表情让他心里微微一暖。

的确如此。如果他还算是个正经男人的话，就应该这样做。

“我不会让你后悔的，亨利。”雷斯通说道。科尔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所以只是点了点头。

“放心吧，雷斯通先生。”科尔有些难为情地说道，“不用担心。”

“没错，亨利。”雷斯通说完，默默地转过身朝一个阴暗的区域走去。

科尔在原地愣了一会儿，然后在心里无奈地耸了耸肩。尽管有些生气，但还是老老实实地朝小房间走去。蓝色先生虽然现在怕得要命，但还是令人生厌。

连“放心吧，亨利”或是“小心行事”什么的都没有说，连“祝你好运，千万不要被他们伤着”之类的也没有……

科尔转过身走进那间小屋。总而言之，帮了大人物蓝色先生之后应该能

睡个好觉，说不定还能永远留在“星球”或是安布雷拉。不管怎么说休息是必要的，没想到自己会这么喜欢睡觉……

瑞贝卡终于找到了摄像头。在屋子的西南角，离天花板一英寸的地方隐藏着一个约二十五美分硬币大小的镜头。她赶紧把大卫叫了过来，队长走过来之后抬起一只手把镜头盖住，同时后悔没有在带领队员进来之前彻底搜查一番。大卫认为约翰和里昂之所以会跟其他人分开，都是自己的愚蠢造成的。

克莱尔在调查中找到了一卷胶带，大卫用它封住几个较大的缺口，阻止部分冷风进入房间。然后他便开始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办。现在气温很低，他并不清楚自己和两名队员在严寒之中究竟保留了多少运动能力。密码不起作用，留给他们开门的时间越来越少。已经有两名队员进入地下设施，他们有可能已经负伤，也可能正在生与死的边缘挣扎……

或者是病毒感染。像史蒂文和卡莲一样在痛苦中失去人性……

“别这样，大卫。”瑞贝卡忽然对他说。大卫当时正踩着角落里的一张桌子往墙上贴胶带，听到这句话后他马上跳了下来。虽然他听清楚了瑞贝卡到底说的是什么，但却不明白她到底是什么意思。瑞贝卡知道要怎样才能让他摆脱阴郁的心情。

“什么别这样？”

瑞贝卡盯着大卫的脸走到他面前，手电形成的光圈里出现了一只她那纤细的手臂。

“我明白，看到你那副表情我就什么都知道了。你是在责备自己的失误吧。心里想‘要是我没有采取错误的行动，那两个人说不定还在这里’，没错吧？”

大卫叹了口气，然后说：“谢谢你的关心，但你没有猜准……”

“不，事情就是这样。”她的口气十分坚定，“每当你开始自责就没办法作出清晰的判断。我们既不属于S.T.R.A.S，你也不是任何人的队长。发生任何事都不是你的错。”

这时，克莱尔也朝两人走了过来。她那柔美的脸上虽然带着不安的表情，但灰色的瞳孔里却分明是一种充满好奇心的探求目光：“你认为那是你自己的责任吗？不，我不这么认为。”

大卫忽然夸张地把手举起来："好好，我明白了！我并没有做错什么，而且我关于什么时候能从这儿逃出去，最后究竟能不能逃出去这类问题的说明你们想花大把时间来分析也无所谓。但现在能不能请各位把精力集中在眼前的事上？"

两位年轻女性点点头，同时非常高兴大卫在她们开始说教之前及时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想法。靠说教让大卫明白接下来该怎么做其实是一件完全没有意义的事——会让他觉得自己明明已经做了很多努力，但还是有人会来告诉自己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解决危机，到最后说不定连该说什么，该怎么说都会受影响。大卫显然不想事情变成那样。他已经习惯了战斗、反击、设计以及指定行动计划。但他对现在这种几乎无法改观的胶着状态十分不满。连究竟应该向哪里前进都看不清楚的人，除了为自己的洞察力不足感到自责以外什么都承担不了。

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从远处传来直升机正在接近的声音。只有直升机才能发出那种独特的嗡嗡声——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解决办法，但却是最糟糕的一个。

这栋建筑物外面没有任何遮挡物，他们显然没办法回小货车去。也许还剩下两分钟……不，三分钟吧。

"我们离开这儿。"大卫的思绪环绕着"有效"两个字在不停转动。

紧接着三个人便朝着大门跑了出去。

工作人员都很老实。他们在阴暗的宿舍里被叫醒时，都只有一瞬间的紧张，接着很快便安静了下来。在将这些人带到里昂所在的自助餐厅——他在那里看着那几个打扑克的人——过程中，约翰十分认真，因为两名很有男子气魄的大个子和一个不停舔着嘴唇，眼神极不安分地四处张望的瘦小男子让他多少有些不放心。后者就像是有强迫症一般，每隔几秒钟就会把舌头伸出来舔舔嘴唇，然后迅速收进嘴巴里，并且不断发出难闻的气味。

但最后什么问题也没有发生。虽然总共有十四个男人，但约翰简短地向他们说明来意之后，没有一个人站出来逞英雄。约翰说他们只是来找东西的，并不希望伤害任何人，希望各位在他们离开前一直待在这儿。也就是说让他们别干傻事，小心吃枪子儿。这些友善的话再加上M16的帮助，让这些

人都相信不要抵抗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约翰站在那道与宽敞走廊相连的大门旁边，监视着坐在这个空旷房间中央那张长桌周围的工人们，他们的表情显得十分郁郁。有几个面带怒容，有几个像是在害怕，不过大部分显得十分疲劳。没有一个人说话这点让约翰十分满意。看来不用担心有人会反抗了。

由于这种平静的状态已经让他感到习以为常，所以约翰听到大门被敲响的声音时非常高兴。里昂已经离开约五分钟了，他感觉这段时间极其漫长。里昂拿着一条铁链和铁衣架走了进来。

"遇到什么麻烦了吗？"里昂平静地问道。约翰仍然把视线落在那群工人身上，慢慢摇了摇头。

"都是乖孩子，没有谁惹麻烦。"他回答道，"在哪儿找到的铁链？"

"屋子里的工具箱。"

约翰点了点头，然后冷静地大声说："好，各位，我们要走了。对你们的合作态度我表示感谢……"

里昂用手肘撞了他一下："问问看雷斯通在不在这里。"

约翰叹了口气："就算那家伙在这儿，你觉得这些人会告诉我们吗？"

年轻的警官耸了耸肩："他具有让我们试一试的价值。"

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出乎里昂意料的事……

约翰咳嗽了一声，再次开口问道："名叫雷斯通的人在不在这儿？我只是随便问问，并不打算伤害他。"

这些工人先直直地看着约翰，然后再把注意力平均分配到他和里昂两个人身上。约翰突然想到他们或许已经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大半夜到这里来了。他们并不是什么纳粹，只是一群干活儿的而已。就像从事着繁重的劳动，下了班之后喜欢喝几杯啤酒的人一样。这简直……简直就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啊。

那他们是怎么看待雇主的呢？他们始终是与安布雷拉的阴谋有关系的人，他们在为敌人工作，是不会帮助我们的……

"蓝色不在这儿。"在那群人之中，有个大个子身穿T恤和拳击短裤，脸上的胡须十分浓密，他看着约翰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他的声音十分生硬，同时又略带焦急。或许是没睡醒的关系，他的脸看起来略微有些浮肿。

约翰吃惊地回头看了看里昂，发现年轻警官的心情也和他一样。

“蓝色？”约翰问道，“你是指雷斯通吗？”

一个坐在桌子另一端，有着一头油染发长发的男子点了点头：“没错。要是不叫他蓝色先生的话他就会生气。”

这真是辛辣的讽刺。有几名男子不怀好意地交换着视线，然后嗤嗤地笑出了声。

特兰特说过，雷斯通是白色安布雷拉权力中心的一份子。虽说几乎所有人都讨厌自己的老板……但居然会讨厌到在两名恐怖分子面前开他的玩笑？

看来雷斯通“很受欢迎”啊。

“除了这间房子里的人以外，还有其他工人吗？”里昂问道，“我可不希望有什么‘惊喜’……”

虽然这句话里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但他俩几乎肯定不可能从这些人嘴里再问出什么来了。虽然他们十分厌恶雷斯通，但把手交抱在胸前凝视着他们的约翰非常理解这些人坚决不出卖工友的心情。也许整个设施的工人已经全都在这里了。特兰特说过工作人员不多……

也就是说，把我们弄下来的只可能是雷斯通。那么找到他就是一箭双雕——既可以拿到密码本，也可以让电梯重新启动。然后就把雷斯通关在小壁橱里，和大卫、瑞贝卡、克莱尔汇合，趁还没发生什么糟糕的事之前尽快离开这里。

约翰给里昂一个信号后，两人一起回到门边。但约翰不会就这样离开。他和那些被从床上叫起来的人之间产生了某种共鸣。虽然不是全方面的，但至少某些部分的想法重合到了一起。

“我会把这道门锁上。”约翰说，“但在你们公司派人来之前你们不用担心什么，这里也还有食物……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希望能听听我的建议。安布雷拉不是什么好东西。就算它的人付给你们一大笔钱，也不值得为它工作。那些家伙全都是杀人凶手。”

两人走出屋子，背后是一道道茫然的视线。里昂把这扇朝两边打开的大门关好，用铁链和折弯的衣架做成一把锁，牢牢固定在两只门把手上。约翰朝转角处走了几步之后，很快便看到两人走出电梯后踏上的那条灰色长廊。从那里开始继续搜索雷斯通吧。穿过居住区之后，在稍稍靠前的地方还有一个转角。

但他不在这里。约翰还在费心思考那个刚到这里时听到的声音。我们应该朝来时的方向走。

终于把门锁好的里昂转身来到约翰身边，虽然脸色有些发白，但他看上精神还不错：“接下来，我们去找雷斯通吗？”

“当然。”约翰这样回答，同时认为这位年轻人做得非常好。虽然还欠缺一些经验，但他胆大心细，同时也能承受一定的压力，“你没事吧？”

里昂点点头：“没问题。但是……上面不会出什么事吧？”

“不会，你放心吧。一定在等我们的时候连屁股都冻住了。”约翰微笑着说道，并且衷心期望事情就像他所说的那样。同时祈祷雷斯通在让电梯回到地底后，没有放出猎狗或是其他什么怪物。

还是说叫了增援呢……

“必须得快点儿把事情解决。”约翰说完，里昂也点点头。两人为了搜索雷斯通，继续朝走廊深处走去。

睡神扫描

第十章

他们朝整个地区的黑暗深处跑去，直升机螺旋桨那规律的响声在不断朝这里靠拢。而在西北方约半英里外的地方，瑞贝卡看到了亮光。

那有一架悬停在半空中的直升机，安装在上面的探照灯发散出一束强烈的亮光，照在沙漠一般的荒原上。

那是货车，看来它被发现了。

克莱尔也看到了那束光。但大卫将步枪从肩上取下来之后却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众人背后的一个仓库上。在暗淡的月色中，从他眼睛里发散出来的认真目光令人印象十分深刻，瑞贝卡还从未见过这种表情的大卫。

“他们只可能在围墙外着陆。”大卫说，“跟在我后面，不要离得太远。”

就在他转身小跑着朝一片漆黑冲过去时，三人背后的直升机声音毫无迟疑地在慢慢变大。

瑞贝卡在心中虔诚地祈祷：上帝啊，求求你让大卫的视力变得比我还要好。

她握紧九毫米口径手枪的枪柄后，冻僵的手指清楚感受到了金属的冰冷。两名女队员并排跟在大卫身后，脚步交替的速度在不断加快。他们正朝五座建筑物中的左起第二栋阴暗小屋跑去。虽然瑞贝卡不清楚大卫挑选这间房子的理由，但她坚信一定是有原因的。

三人很快闪身躲进了第一栋与第二栋之间的漆黑走廊。这段通道已经被夯实，长约十五英尺，但却一直向前延伸，直到一个众人都看不清楚的地方。冰霜一般的空气即便经过气管加热也还是像尖刀一般刺痛了少女的肺，同时让呼出的气体瞬间变成一团足以模糊视线的白雾。直升机发出的嗡嗡声让他们连自己的脚步声都听不见，因此大卫在另外两人旁边的一扇大门前停下并向他们说话时，少女们几乎听不清他到底在说什么。

“……之前……藏好……不能……回来……”

瑞贝卡无奈地摇摇头。于是大卫放弃继续说明，转身用武器指了指第一栋建筑物的大门。和克莱尔一起跟在大卫身后行动的瑞贝卡不断思考他到底要做什么。如果直升机里的人为了搜查这里而着陆的话——实际上他们很

有可能会那样做——那扇有可能会被子弹轻易贯穿的门显然无法保护我们。虽然这道门好像是用一种特殊的高密度塑料做成的，但却没有什么明显的特点——在它周围没有用来读取磁条卡片的装置，而是在门板上安装了把手和普通的锁。这些外形与周围环境十分协调的建筑被涂成相当常见的颜色，但每一栋表面都布满灰尘。位于三人身后的那栋房子从外观上看也和其他的差不了多少，都没有安装窗户。

直升机机身上那刺眼的探照灯将一束亮光打在观测站正面的围墙上，那个形态就像闪耀的火焰刺穿一团冰冷的黑雾一般。无数沙尘在光晕中被卷起，翻腾着飞向高空。处于逆光位置的瑞贝卡看着那些斑驳的纹路，脑子里想的是大概还有不到一分钟自己和同伴就会被发现。因为这个地区的面积实在是没有多大。

砰砰砰砰砰砰！

步枪发射的声音几乎被直升机那距离极近的嗡嗡声完全盖过，大卫瞄准把手旁边的锁开枪了。在一片黑暗之中，枪口的火光和曳光弹的痕迹清晰可见。随后大卫上前一步，用力踹了一脚——门没开。又补上一脚，只听嘭的一声，刚才还是一道房门的地方现在变成了在墙上挖出的长方形黑洞。

探照灯光随着直升飞机的移动不断向观测站深处移去，当它照在第一栋建筑物的背面时，那椭圆形的机体刚好从瑞贝卡等人的头顶经过。引擎的隆隆声和呈波浪状的沙粒让瑞贝卡感到死神正在慢慢向她靠拢。那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死神，拥有无比力量和残忍目的的虚幻野兽……

大卫回过头抓住瑞贝卡与克莱尔，带着她们冲进打开的大门。少女们刚进入室内，他便让两人在这里等着，自己抽出手枪重新回到两栋建筑物之间的空地上。他靠在第二座房子的门边仰起身体，然后……

砰！九毫米子弹和M16的二三三口径子弹，二者发射时的声音显然是前者更大，可即便如此，手枪的轰鸣声还是被完全掩盖了。直升机开始用探照灯搜索瑞贝卡等人所在的那栋建筑物时，一侧的房门便突然被人从内侧打开。让人晕眩的白光立刻朝两座房子之间移去，这时大卫已经冲了出去。他手中那把武器吐出的子弹壳幸运地被狂风带走，可由于太过接近呈旋涡状卷起的沙尘，让他连呼吸都被变得十分困难。瑞贝卡回头一看，发现克莱尔把脸深深埋进了黑色的运动服之中，她自己其实也一样，因为猛烈的寒风可以

毫不费力地穿过羊毛纤维，直达肌肤。即便她现在身处一片震耳欲聋的轰鸣之中，但自己的心跳声却依然是那么清晰。

一秒钟过后，亮光已经移到了别处。又过了一秒，她感到漫天沙尘开始出现歇止的迹象，但由于外面实在太黑，瑞贝卡并不敢确定自己的想法。因为刚才那束强光几乎是突然消失的，所以眼睛还没有适应周围的黑暗环境……

从眼前的一团漆黑之中传来大卫的喊声时，蹲在地上的瑞贝卡一下子站了起来，看到她这个样子，克莱尔不禁吓了一跳。

“不好意思。”大卫喊道，“快走！到其他的房子里去！”

尽管视野里一片朦胧，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但瑞贝卡还是踉踉跄跄地走到了户外，身旁是克莱尔。大卫从背后接近两人，把手按在她们背上，带着两位少女朝另一间房子跑去。虽然直升机离开三人刚才所在的地方之后继续自北向南移动，但他们应该很快就会发现目标消失了，之后便会着陆开始地面搜索。毫无疑问，这一定是安布雷拉的直升机。但问题是里面有多少人，另外他们究竟是想把我们抓住还是当场杀死呢？

当他们跌跌撞撞地穿过第二栋建筑物的大门时，瑞贝卡终于理解了大卫刚才那样做的原因。安布雷拉的杀手们看到那扇门上的多个弹孔，一定会认为他们要搜查的人躲在那栋房子里。

而三人来到另外一座房子后，大卫只朝门锁开了一枪。就算终究要被找到，但至少可以拖延一点时间……

她在心中默默祈祷着计划能成功。房子里的空气和外面同样冰冷，空气里不知混入了多少灰尘。大卫那只手电的光亮在众人脚下时隐时现。虽然他用一只手盖住了整支手电的前部，但它发出的光亮仍然足够让众人看清周围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箱子。堆放在书架、地板上的无数纸箱、木箱一直垒到跟倾斜的屋顶差不多的高度。大卫对整个宽阔的房间只扫视了几秒钟，便知道这里面至少有数千个箱子。

“我来想怎么处理这扇门。把灯关掉。”大卫说，“找一个可以隐蔽的地方。不管他们有多少人，采取的是何种行动策略，在弄清楚那些情况之前这是最好的对应方法。说不定对方还有夜视设备，所以趴在地上肯定不行……得到高处的角落去。书架是最佳位置。明白了吗？”

两名少女点点头后，关掉手电朝一片漆黑走去。在灯光消失前他们还可以区别开形状和影子，但现在能看到的只有自己的双手。

“到哪个角去？”克莱尔问道。她像是受到这个除了冰冷、阴暗以外什么都没有的环境的影响，说话时不自觉地变成了轻声低语。

瑞贝卡找到克莱尔的手，然后抓起那只手放在自己的后背上：“左边。在被什么东西挡住之前一直朝左走。”

她听到在两人背后响起了一些细碎的声音。是大卫在做什么事吧。瑞贝卡做了几次深呼吸，然后把两只手伸出，小心翼翼地向前挪去。

长廊里的每一扇门都上着锁，只有穿过电梯厅之后某个被各种杂物塞满的小房间例外。如果对里面的纸毛巾和泡沫聚苯乙烯咖啡杯不感兴趣的话，那就没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了。两人随后又试了试电梯，发现依然无法启动，也没有在其附近找到保险丝盒或是控制开关之类的装置。虽然这并没有出乎里昂的预料，但他还是感到一阵不安的心痛。地面上的三个人此刻一定非常担心……

但你不是也一样担心吗？上面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说不定这里的“试验场”就是那面那块区域。而且要是雷斯通在那里安排了几个安布雷拉的生化战士，那么克莱尔此刻……

“要是再找到上了锁的房间，试试手榴弹怎么样？我带了两颗。”约翰的语气显得十分焦急。两人在寂静的走廊里探查到第九个房间时，发现在最北端有一个三岔口。他们既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经过了雷斯通躲藏的地方，也不清楚脚下这条路能否把他们带到那个人身边去，完全没有任何头绪。

“在搞破坏之前，还是先看看那个拐角另一边有些什么吧。”尽管里昂感觉自己的精神都快崩溃了，但他还是沉稳地说出了这句话。安布雷拉的财产、尽快与小队其他成员汇合都不是他目前优先考虑的事。两人已经决定如果再找不到雷斯通的话，就回自助餐厅去找一个工人把电梯修好，然后把雷斯通和密码本的事抛到一边。虽然那样做的话这个任务就算是失败了，但至少可以让所有人都活着离开这儿，为以后新的战斗做准备。

不过，这个假设的前提是到目前为止所有人都还活着……

两人小心翼翼地来到拐角处，停下脚步警惕地靠着墙。约翰握紧手中那

把M16小小声说道：“由我掩护吗？”

里昂一边靠近转角内侧一边点点头：“我数到三。一……二……三——”

他迅速向前一冲，蹲在地上用枪指着走廊西侧的一间小屋，约翰则举着步枪对准三岔口的另一个方向。整条走廊很短，只有不到六十英尺。可以看到尽头处没有门，只在左侧有一个房间……

走廊尽头的开口处有一个晃动的人影，突然出现在两人的视线尽头。

是雷斯通。

里昂看到的是一个身穿牛仔裤和蓝色工作服的影子，个子不高，而且很瘦。的确是工人口中的“蓝色先生”……

“站住！”约翰大吼一声，雷斯通像是被吓了一跳，下意识地转了过来。他没有带武器。他看到约翰手中的M16之后立刻打开一扇向两边开的门冲了进去。也许是朝出口逃了吧。

里昂抬起握紧VP70的手臂赶紧追了上去，他旁边的约翰也在全速奔跑着。两人只用一瞬间便跑到了那扇门前，进去之后发现雷斯通正用尽全力想要推开右侧的另一扇门。里昂和约翰走过去后，他双眼圆睁，朝两人投来溢满恐惧的视线。

“打不开！”他歇斯底里地大叫道，“快把门打开！”

他到底在跟谁说话？

“不要抵抗了，雷斯通。”约翰大声吼道……

就在这时，从两人背后的入口上方猛地落下一块厚重的金属板，发出一声让人无奈的巨响，他们都被关在这间屋子里了。里昂低头一看，发现地面也是用钢板铺设的。突然，一股强烈的不安侵袭了他的神经。

雷斯通转过身，把手高高举起，那张瘦弱的脸因为极致的恐惧而抖个不停：“我不是他，不是雷斯通。”他小声说道，一脸惨白的他满头大汗，在灯光的照耀下更显狼狈……

他背后那扇金属大门的小窗另一边出现了一张面带冷笑的脸。虽然厚厚一层的有机玻璃让那张脸看起来有些扭曲，但对面的人的确是在笑。这名男子的年龄比较大，穿着深蓝色的西服。

怎么可能……

他把视线朝别处晃了晃，然后抬起一只手按下一个里昂看不见的开关——紧接着，一个流利、有教养的声音从天花板上的扩音器传了出来，在整间屋子里流淌。

“不好意思，亨利。”他说话的时候整张脸都在玻璃上扭动，“对了，还是先自我介绍吧。我是杰伊·雷斯通。不管你们二位究竟是谁，很高兴见到你们。同时，欢迎参加‘星球’的实验。”

里昂侧过脑袋看了看约翰，发现他还是用枪指着已经陷入半疯狂状态的亨利。这时，约翰也把头转过来看着里昂。年轻的警官很清楚在对方那双黑色瞳孔里有着和自己一样的东西。

两人跌入了一个十分常见的陷阱里。

成功了！

雷斯通得意洋洋地笑出了声。两名枪手中了他的陷阱，地面上的三个人大概也已经被支援小组给捉住了吧——这一切都是他自己一个人解决的。而且处理手段相当高明。

当然，没有人表扬他这一点实在是有些无趣……但这里不是有刚刚捉到的观众吗？

“整个设施将会在二十三天后开始运转。”雷斯通一想到西德尼那傲慢的表情就忍不住得意地笑了起来，“到时候我会以主人的身分向一些重要人物展示一些慎重实验的首次运用。不过实验预定只使用一些实验体。之前我们并没有打算让人类，或是士兵参与到这个实验区域之中。但现在，多亏各位的帮助，我便可以通过具体的影像向客人们稍稍展示一下实验体被创造出来的价值。虽然很遗憾，但你们那些在地面上的同伴此刻大概已经被抓住了吧……不过没关系，有你们三个人就足够了。你们一定要上演一场好戏给我看。”

雷斯通看着房间里的三个人，又一次忍不住笑了出来。

“不过在那之前，我猜你们大概想先干掉亨利吧。他只负责把你们引过来……看来他干得不错，不是吗？”

“你这个卑鄙的混蛋！”

亨利·科尔离开墙壁后用身体猛撞那扇门，并举起握紧的拳头狠狠砸了

几下。可厚达两英寸的铁门纹丝不动。

雷斯通面带微笑地摇了摇头：“不好意思，亨利。没有你我会很寂寞的。内部通讯系统的修理已经完成了吧？还有音响设备……不管怎么说，非常感谢你把这个系统给修好了。你们那边听得清楚我在说什么吗？有没有杂音？”

不管刚才是何种狂暴的感情控制了眼前这名电工，现在都已经从他身体里散去。亨利面对那扇门慢慢跪了下来，呼吸显得十分急促而混乱，仿佛随时都可能停止一般。他背后两名持有武器的人中，个子较高、手持M16步枪，有着深褐色皮肤的那位壮汉满脸怒容地朝小窗走去。

“你个王八蛋，我们是不会参加任何实验的。”他那低沉的声音由于太过愤怒而震颤，“快把我们杀了吧，除了我们以外还有很多人。不管是因为我们还是因为其他人，安布雷拉总有一天会灭亡。”

雷斯通叹了一口气：“的确不可能毁在你们手上。但其他的……你们应该就是那个什么S.T.A.R.S的人吧？你们以及你们发起的那些反对运动跟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你们就只是些飞来飞去的蚊子罢了。而你们所参加的……参加的就是这个。”说着，他抓了抓自己股间的那团东西。尽管隔着厚厚的玻璃，但没有人会不知道这是个羞辱人的动作。

混蛋……现在的年轻人一点儿也不知道尊敬老人。

“约翰，用一颗手榴弹能把这个炸开吗？”

听到另一个人在冷静地建议时，雷斯通又叹了一口气。

“房间的墙壁是抹了灰浆的钢板，就算你们有破坏力比现在手上那些武器大好几倍的装备也别想把门弄开。你们最多只能把自己炸上天。实在是很不好意思——不过要是你们不相信的话，请尽管试试。”

没有一个人开口，这三人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反击他。此刻通过内部通讯系统听着雷斯通讲话的亨利大概只剩下呼吸的力气了吧。而玻璃窗对面的男子可能也已经厌倦折磨这几个人了。地面小队大概很快就会联系他，必须得回控制室才行。

“那么，可以的话我先告辞了。”雷斯通再次开口了，“我还有些事情要办——比如往你们的新家里放几只我可爱的宠物。不过请放心，我一定会从头到尾都仔细盯着监视器的。可能的话，请至少坚持两个区域。”

说完，雷斯通离开门前，朝左侧的控制面板走去，并输入启动密码。门

里的一个人随即开始大声惊呼，嘴里喊着“这下死定了”、“我还不想死在这儿”之类的话。

雷斯通按下一个稍大的绿色按钮时，连接区域一的闸门便被打开，从天花板上的通风口里随即涌出大量的催泪瓦斯，瞬间便填满了整个等候室。雷斯通回到窗前，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个效率极高的实验过程。

几秒钟过后，白色的烟雾开始往下落，三个人的轮廓一下子变得模糊起来。雷斯通听到了从里面传出来的惨叫和咳嗽声，一秒钟过后，一声混浊的闸门关闭声告诉雷斯通，他们已经离开这件屋子了。安装在地板里的压力感应器发现入侵者已经消失后，立刻启动换气系统，只用了不到一分钟就让整间小屋恢复原状，空气一片澄清。

太棒了。这个时候雷斯通也不忘称赞一下建议使用这个系统的设计师。

“得记录下来。”他自言自语道。正了正衣领之后，雷斯通在朝控制室走去的过程中开始了期待。

不知道那三个人面对安布雷拉最新的生物究竟能坚持多久？

睡神扫描

第十一章

科尔除了摇摇晃晃地跟在杀手身后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他呼吸不畅，心脏因为恐惧和憎恶而变得十分难受。雷斯通不仅抛弃了他，要将他置于死地，而且还唆使杀手们先把科尔干掉——他不知道这两个人是不是真的杀手，也没听说过什么“S.T.A.R.S”，他只知道自己的眼睛像是烧起来了一样疼，每一次呼吸都备受煎熬。

怎么样都好，赶快结束这一切吧。快让这些疼痛离开我的身体……

穿过前往区域一的闸门后，背后那扇门砰地一声被猛地关了起来。科尔背靠着冰凉的铁门拼命调整自己的呼吸，紧闭的双眼下不断流出黏着的眼泪。他既不想亲眼看见对方扣动扳机，也不想在死之前受太多折磨。仅仅是死就已经够他难受的了。

也许他们想把我扔在这儿不管吧。

但这种感觉带来的小小希望在身体被一双粗壮有力的大手抓起来用力摇晃时一下子消失了。

“喂！醒醒！”

科尔睁开满是泪水的眼睛，迅速眨了几下。俯视着他的黑人个子很高，看着科尔的眼神让他感觉就算立刻被开枪打死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对方正举着枪对准科尔的胸口。

“你能说明一下这个大得出奇的地方到底是什么吗？”

科尔畏畏缩缩地靠着闸门慢慢站了起来，颤抖着回答道：“区域一，森、森林。”

男子的转了转眼珠，然后回答：“啊，森林。明白了。那我们该干些什么？”

上帝啊，这家伙块头真大。就像在肌肉上又加了一层肌肉似的。科尔摇摇头。大概会被狠揍一顿吧。不过他只是不清楚对方问题的意思而已。

另一个人脸上的困惑明显大于恐惧，他慢慢朝两人走来：“约翰，这个人也和我们一样，被雷斯通陷害了。你叫什么名字？好像是亨利？”

因为科尔此刻不敢惹怒任何人，所以他拼命地点点头：“是的。亨利·科尔。雷斯通对我说你们是来杀他的，所以让我把你们引到那儿去，然

后他就可以把你们关起来。我向上帝发誓，我不知道他会做那种事……”

“你慢慢说。”小个子的男人说道，“我是里昂·肯尼迪。这位是约翰·安德琉斯。我们并不是来杀人的，包括雷斯通……”

“但也许我们应该干掉他。”约翰看着两人低声说。

里昂的表情就像没听到刚才那句话一样，他继续说道：“也不想伤害其他人。我们只想要雷斯通手里的一件东西。那么……你能告诉我们一些跟这个测试有关的情报吗？”

科尔咽下一口口水后抬手擦了擦眼泪。里昂看上去没有骗他……

况且到了这个时候，我还有其他选择吗？要么被打死，要么被扔在这儿，要么帮助他们，没有其他的路可走。对方手里有枪，而且雷斯通说过实验体是为了与人战斗而设计的……啊，混蛋！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事？

科尔环视了一圈整个区域一之后，发现周围的一切让他感觉不到自己已经困在这里，更对自己的恐慌感到迷惑。高耸的人造树木和塑料灌木，倒在地上的人造圆木，发光强度并不算大的光源和加湿空气，再加上涂成暗色的墙壁和天花板，让人感觉这里和黄昏时的森林一模一样。

“我完全不知道。”科尔看着里昂说，“这里一共分为四个区域——森林、沙漠、山地、城镇。全部都很大，每一个都有两个足球场横向拼在一起那么宽。准确数字我忘记了。有传闻说这里好像是混种实验动物最适宜的居住环境。而且还养着老鼠、兔子等活的猎物。听说这是为了进行安布雷拉的疾病控制实验，而且还要将接受实验的动物放置在和人类一样的循环系统中，说是这样有利于提高研究的准确率……”

科尔在刚开始提起动物实验时注意到这两个人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们很快打断了科尔的叙述。

“你相信这是真的吗，亨利？”约翰问道。他的脸上已经看不到愤怒，显得很平静。

“我……”科尔说到这儿停了下来，陷入沉思之中。他在思考那高得出奇的工资，还有不允许问任何问题的规定。而且监工的人怎么看都有些不对劲儿……

“你在这儿工作开心吗？看样子你挣了不少钱啊。”

还有拘留室，那一套套束缚设备……

“不，我不，我不相信。”

两人点点头。看到约翰的枪口没有再指向自己的要害之后，科尔总算松了一口气。

“那你知道怎么才能从这儿出去吗？”约翰问道。

科尔点点头：“我知道。所有的区域都是由闸门连在一起的，根据房间的不同，门的方位也不一样。每一道门上都没有把手或是钥匙孔——不过，只有区域四的门在外侧加了一根门栓。”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前往的门在这个方向？”里昂指着西南方问道。他正站在房间的西北角。由于森林里的各种植物非常茂密，所以从他那个位置看不到远处的墙壁。科尔多少知道这个地方究竟大到什么程度，所以他很清楚横穿整个地区需要费一些功夫。

科尔点点头。

“说说那些实验动物吧，它们看起来是什么样的？”约翰问道。

“我也没见过。我来这里只是为了布线——内部通讯系统和其他设备的管线。”他轮流看着对面两个人回答道，“但听说好像挺凶猛……”

从两人脸上的表情来看，这显然不是他们希望的答案。就在科尔打算问问他们还想说什么的时候，巨型铁门被向上拉起时才可能发出的金属嘎吱声突然充斥了整团湿冷的空气。声音是从西面，也就是从动物监牢方向传来的。

转瞬过后，尖锐的金属切割声划破空气，震颤着每个人的鼓膜。除了这串被拉长的震鸣之外，还有其他声响也加入了进来。而它紧接着又被另一种声音盖过，不清楚到底有多少生物在一齐大叫。

种种声音实在太过巨大，就像正在敲打着胸口的什么东西一般。他们很快便开始分不清楚声音究竟是从哪个方向发出来的——而当三人重新弄清这一点时，每个人都差点儿喊出声来。

那是翅膀。是巨大的翅膀拍击空气时发出的声音。

他们爬到仓库的一角，堆成三列的几十个木箱上，距地面约有十五英尺。稍稍一动整个身体都会开始摇晃，这让克莱尔感到极度的不安。

在没有约翰和里昂的情况下，光是藏起来还不够，根本不足以躲过安布雷拉那些混蛋的搜查。必须得在漆黑的冰库里找一堆摇摇晃晃的木箱然后蹲

在上面才行。要是有人打一个喷嚏说不定大家都会落下去。

“我快被冻死了。”克莱尔为缓和在一片沉默之中的紧张气氛，尽量压低声音说道。虽然直升机的轰鸣已经停止，但他们暂时还没有听到有人靠过来的声音。

当她感觉到身旁的瑞贝卡在不住颤抖时吓了一大跳。这位年轻的生化学者正在尽力让自己不要笑出声。这并不代表她放松了警惕。克莱尔看到后不禁微微一笑。

几秒钟过后，瑞贝卡终于说话了：“是啊。我也一样。”接着两个人都开始拼命忍住笑，让脚下的箱子也跟着摇晃起来。

“快别这样。”大卫严厉地说道。此刻他正蹲在瑞贝卡前方第二排的箱子上。

克莱尔和瑞贝卡赶紧停止调笑，让整个屋子重新被寂静包围。她俩在房间西北角趴好，用手枪指着另一扇门对面的墙壁附近。大卫说门一共有两个，他现在正守着南面那个他进来时经过的门。

刚才那阵嗤笑缓解了一下紧张的情绪，克莱尔的心情也因此稍稍轻松了一些。虽然还是很冷，还是很担心约翰和里昂的情况，但至少现在这里的状况还不算太糟。尽管他们眼下的确面临着困境，但克莱尔认为自己已经经历过最糟糕的情况了。

在浣熊市的时候她只有一个人，不仅要保护雪莉，还有一个神秘的X先生在后面穷追不舍，再加上无数围追堵截的丧尸，让她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但现在，她多多少少知道自己和同伴们究竟面对的是什么。比起不明底细的对手，她宁愿对付手里有枪的变态……

从仓库外传来一声响动。有人拉了一下她和瑞贝卡负责守卫的那道门，短暂的喀喇声过后，一切又都归于寂静。

这时，克莱尔听到有人踩在了门外的土地上。

他们在探查门的状况。要是大卫的伪装没有骗过他们，要是他们搜查得比较仔细的话……

不管怎么说，大卫会保护她们的。他总是保持着惊人的冷静，能力相当强。在克莱尔遇到过的所有人中，他拥有最敏锐的头脑。简直就像是在事情发生的那一瞬间就知道究竟该怎么办了一样。刚才也是如此，大卫说他们可

能会采取比较传统的搜索办法，以小队为单位沿一个方向仔细搜索所有的建筑物。

他真是一个一丝不苟的军事战略家。克莱尔想起他曾经告诉两人的话，就算考虑再多的情况也有可能发生出乎意料的事。不过，集中注意力的人或许可以在困境中找到生机。

如果是三人以下的小队进入这个仓库，那就静静待在原地，直到他们离开。如果他们进来后朝另外的一个门走过去，那就等；如果是其他方向则可以悄悄翻出围墙跑出去。如果他们进来后立刻就发现我们，那就抢先开枪，在他们进门时每人开一枪，然后跳下木箱往外逃。

如果是两支小队同时进来，那就等到大卫扔出手榴弹再开枪。就算他们有夜视设备也一样，手榴弹可以干扰视线。如果遭遇反击就退到木箱后面，用木箱作掩护……

当克莱尔正准备复习另一项计划时，大卫面对的那扇门忽然摇晃了几下。喀喇喀喇——然后猛地被人踢开。

嘭！

门一下子打开，它反射着青白色的长方形亮光在黑暗之中忽隐忽现。一束手电的亮光刺穿黑暗，大略地照了一下那些箱子之后重新回到门上。

轻轻的咔嚓声过后，有人不禁骂了一句。

“怎么了？”另一个声音小声询问道。

“好像断电了。”那人拍了拍手，说道，“我们走吧，说不定他们跑到另一间房子里去了。房门还上着锁，他们是不可能进来的。”

感谢上帝。你太了不起了，大卫。虽然那两个人继续搜索了一阵，但还是没有发现克莱尔的踪迹。

另一支手电也被打开了，克莱尔隐隐约约看到在两束强光背后有两个模糊的人影。从声音来看应该都是男子。他们开始朝前走，让光线划过一个个满是灰尘的纸箱和木箱。

*不要说话，就这样待着别动。*为了不让那两人感觉到自己在被人盯着看，克莱尔死死地闭上了眼睛。她曾经听过这个躲起来时的小技巧。这样对方就看不见你了。

“我往南看看。”其中一个小声说道。克莱尔有些疑惑他们为什么要用

声音来传达如此简单的讯息呢？要是周围有人的话不就全都听到了吗？

我都听到了，你们这些笨蛋。突然，一个奇怪的想法出现在她脑海中，这让克莱尔吓了一跳。还好丧尸不会用枪……

光线变成两股分离开来，其中一条朝两位少女所在的地方绕了过来。不过暂时只照到一些较低的位置。不管拿手电的究竟是什么人，他们并没有想过有人会爬到箱子顶上去躲避搜索……

很快就没事了。你们还是快离开这儿吧，安安静静地离开这儿。大卫说过等安布雷拉的人撤退后我们再去找约翰和里昂。虽然他们应该会安排几个人看守入口，但最多也就两、三个人。跟与整支小队为敌比起来，区区几个人显然要轻松得多……

就在这时，亮光打在了克莱尔脸上，其强度足够模糊她的视线。

“喂！”从下面传来一声吃惊的大叫。

砰！有人开枪了。她清楚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往下沉。一旁的瑞贝卡喘着粗气，身下那堆她一直趴在上面的木箱开始慢慢朝后方倾斜。

克莱尔的后背撞在了冰冷的墙壁上。就在她拼命想要在摔倒之前抓住不断崩溃的木箱时，从房间外传来好几个人高声叫喊的声音，大卫的武器就像飓风一般喷出橘红色的弹幕……

紧接着，她身下的所有木箱挨个被压碎，发出巨大的轰响，她径直落进了一片昏暗之中。

强壮的翅膀每扇动一次就会发出野兽悲鸣一般的声音，这种音波传到约翰脑子里之后，他感觉自己浑身的气血都被牵动着往上涌。他讨厌鸟类，而且厌恶得十分彻底。但现在他却在一片超现实主义的无菌森林里遇到了一群安布雷拉的怪鸟。

“呵呵，看来它们的脾气不小。”约翰说完举起M16步枪，将塑料枪柄紧紧抵在自己的肩膀上。里昂也把VP70对准那块被涂成傍晚时分的深蓝色、至少比最高的树木顶端还要高出十五英尺的天花板。这些树木的高度从十英尺起，其中一些大概有二十五到三十英尺——另外，约翰还看到几乎每棵树上都安装着跟电线杆差不多粗细的圆形“栖木”。

从栖木的大小来看，那种鸟究竟有多大啊……

像笛子声一般的鸟叫停止后，约翰没有听到羽毛拍击的声音——也许是那些怪鸟在抓捕猎物之前多少有些犹豫吧。

“应该是翼龙。”科尔的声音十分沙哑，他嘟囔道，“是‘鸭子’。”

“你开什么玩笑。”约翰小声回答。安布雷拉工作人那瘦小的身影在约翰视野的角落里摇了摇头。

“也许不是真的。我只是听过一个昵称而已……”科尔显得十分恐惧。

“我们朝出口走吧。”里昂一边迈步朝昏暗的假森林走去一边说。

上帝保佑别遇上它们……

约翰跟在里昂身后，兼顾着头顶和脚底慢慢前进，十英尺，十五英尺……他忽然被一块塑料岩石给绊了一下，差点儿摔个跟头。

“这样下去可不行。科尔……喂！亨利？”

约翰回头一看，科尔无力地蹲坐在闸门附近，脸色苍白地看着天花板。

——糟了，天花板……

里昂赶紧停下脚步，透过枝叶之间的缝隙向上望去，然后小声说：“躲起来。”

约翰一边转身一边对自己身处的这种危险境地感到非常愤怒和不满，除此之外还有强烈的不安。说不定地面上的大卫和女孩们正在拼死激战，我们可没时间跟安布雷拉饲养的宠物浪费时间。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就这么灰溜溜地逃走。

“亨利，喂，科尔。”约翰跑到科尔身边，用手轻轻敲了他一下，对方终于把头抬了起来。由于太过恐惧，原本十分明亮的茶色眼珠看上去就像玻璃球一样黯淡无光。

约翰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这家伙只是个电工而已，如果说他有什么罪的话，恐怕也只有无知吧。

“听好，我知道你很害怕，但继续待在这儿的话肯定会被干掉。里昂还有我曾经跟安布雷拉的宠物打过交道。对你来说要活下去的最好方法就是跟我们一起走，而且，我们也很需要你的帮助。关于这个地方你比我们了解。明白了吗？”

科尔震颤着点点头：“我、我明白了。刚才真对不起，我只是……有些害怕。”

“欢迎加入‘恨鸟俱乐部’。我看到鸟类的时候也会起鸡皮疙瘩。好好在天上飞不就行了吗，偏偏还长着串珠一样的眼睛、覆盖着鳞片的爪子，而且气味非常奇怪。”约翰说到这儿夸张地抖了抖身体，这稍稍缓解了科尔的紧张情绪，虽然他还是紧绷着脸，但总算露出了一个笑容。

“没问题了。”科尔这次说得更有底气。他们俩转身朝里昂站立的地方走去。

“亨利，因为我和里昂手里有武器，得时刻警惕从上方发动的攻击。所以你能为我们引路吗？”约翰问道，“请你找一条不用担心摔倒的安全路线，能办到吗？”

科尔点点头。虽然他的脸色还是有些发青，但约翰认为他会跟着自己一起走的。至少暂时是这样。

两人的向导快步走到里昂前面，领着两人大致朝西南方走去。他们开始在奇特的森林里踏着蜿蜒的小路不断前进。里昂和约翰紧随其后，不过约翰很快就注意到就算有科尔当向导，他俩的情况也跟之前没什么区别。

当他第六次因为倒在地上的圆木而摔倒时，脑海里隐约浮现出“之所以看不清前方的道路，是因为我在旅途中”这类不知从哪本书上看到的句子来聊以自慰。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他们一直没有看到被科尔称为鸭子的动物，也没有听到声音。由于在塑料森林里穿行本身就是一件极其消耗体力的事，因此约翰十分庆幸它没有来捣乱。周围明明都是些人造的树木和灌木丛，但空气却像真正的森林一样带着湿气，这真是十分奇妙的感受。不过泥土没有任何气味，周围也没有任何东西在生长，此外风的声音，生物的声音一点儿也听不到，他这才注意到这里应该没有虫子。简直就像置身梦境一般，而且是一个让人心惊肉跳的噩梦。

约翰一边走一边抬起头看着那层层叠叠的茂密枝叶，刚走出去没几步就被科尔叫住了。

“这里……这里好像是一片开阔地。”他说。

里昂一脸严肃地回头问道：“要绕路吗？”

约翰上前几步，仔细探查着前方那块树木稀疏的区域。虽然只有约五十英尺长，但约翰还是决定继续在森林里前进。翼龙的突降俯冲攻击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就这么办。亨利，从右边绕过去。我们……”

他接下来的话被一声极不自然的唧喳声掩盖——那声音尖锐刺耳，音域极高，感觉像是穿透了整个森林。一个身体略带茶色的灰色生物猛地朝前面那块空地冲来，约一英尺长的利爪直直地伸在它身体前方。很明显，它的目标就是这三名不速之客。

约翰首先看到的是八到十英尺宽的翅膀和长在皮革一般的翅膀两端的尖爪。然后是发出尖叫的锯齿状大嘴和细长的头盖骨，还有餐盘大小的光滑黑眼珠正反射着刺眼的光亮……

约翰和里昂同时开火了。不明生物受到惊吓后直冲进两人前方不远处的人工森林里，巨大的尖爪深深刺进一根塑料棒之中。尽管如此，它还是展开宽大的膜状翅膀，好不容易取得了平衡。

砰砰砰！

子弹贯穿薄薄的肌肉开出一个个血洞，血液就像自来水一样从伤口不断往外流。由于它在离众人很近的地方不断发出惨叫，让约翰几乎听不到枪声，脑子里只有一片震耳欲聋的高音“唧唧”声。很快，怪物收起翅膀，停止惨叫，落到昏暗的地板上。

怪鸟用翅膀撑着身体，慢慢朝三人爬去。那蝙蝠一般的身体颤抖着在树木的碎片中移动，不时发出一声短暂而高亢的尖叫。在它背后，又有一只降落到开阔地上，挥动翅膀扇出一股股没有气味的冷风。从它大大张开的嘴里可以看到一根根坚韧、锋利的牙齿。

这家伙，非常凶恶，非常邪恶，而且气味很怪……

约翰走到那只还在挣扎着朝前走的怪物前方约五英尺远的地方停下脚步，将目标锁定在它那两颗不停上下晃动的眼睛上，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第十二章

个子较高的人——约翰举起自动步枪对准Av1扣动了扳机，子弹就像雨点一般打进实验体的身体里。在密集的弹幕中，鸭子那鹭鸶脑袋一般的头盖骨被轻易击穿、击碎，暗红色的液体飞溅而出，将周围的树木、草丛染成另一种鲜艳的颜色，两只眼珠则像水气球一般爆裂开来。

这样不行，面对刺激时的临界值太低了。那疏松的骨骼……

雷斯通直愣愣地盯着监视器，那里显示另一个持枪的人正向第二只落在空地的鸭子射击，虽然听不到声音，看可以清楚看到有三、四发手枪子弹贯穿了实验体那瘦弱的胸口。细长脖子止不住地前后摇晃，它扭转身体跳了一段临死的舞蹈后，终于流出一道长长的血痕横躺在地面上。

并不见有其他动物继续向三人扑去。它们跌跌撞撞地后退着返回森林。可怜的科尔好像有些动摇了，张大嘴巴说着一些在控制室听不到的话，刘海处的茶色头发因为汗水的关系轻轻贴在额头上，四肢抖个不停。

没把声音系统连上还真是失策。没想到听不到声音是如此让人生气的一件事，应该没有影响图像吧。可以清楚地看到枪声和惨叫让他们有什么反应。

朝西方前进的三个人很快就会走出摄影范围了。雷斯通把将镜头从墙壁摄像机切换成一个树上镜头。他知道科尔正把他们带往连接闸门。但他好像忘了在前方还有更大的一片开阔地。先让鸭子们后退一段距离吧。它们比较喜欢平坦的地段。即便那两名枪手已经杀掉两只，但在“草地”里还有六只健康的实验体在等着他们。

率领攻击小队施行地面作战的史蒂夫·霍金森中士在用移动电话与控制室联络后，雷斯通便将所有动物都放进了各自适应的人造环境中。他知道霍金森只带了两队安布雷拉的攻击人员前来支援。加上他一共九人的搜索小队刚刚开始对地面区域的搜查便找到了入侵者的交通工具。只要地面上的三人没有第二辆车，那他们就不可能离开。雷斯通在告知霍金森他们其中有一个人被入口处的摄像头拍下来了之后，拜托对方一旦发生什么事立刻通知自己，之后终于安心地坐在椅子上欣赏眼前这场表演。

他看着在树叶缝隙中缓慢穿行的三个人，又倒了一杯白兰地。约翰把枪口向上举起慢慢向前走，另一个人则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周围的阴暗森

林之中……

看来有必要给这个男人取个名字。从口形来看，亨利好像说的是“约翰”，原来如此……那么另一个就叫“红色”怎么样？他的头发不是挺红的么？

虽然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但既然可以把Av1称作“鸭子”，那把他称作“红色”也没什么不行。当然，鸭子这个称呼跟翼龙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只因为它是第一个“Av”，“Av”是“Aves”（鸟类）的简称。实际上，虽然名字叫鸭子，但不管怎么看它们都更像蝙蝠。哺乳动物的种类太多了。根据杰克逊个人的要求，为了明确各实验体的区别，在其生育过程中使用了很多二次诱导，让群种的染色体组产生新的分支。与其说是山羊，可看上去更像蛇的“喷吐者”也一样，因为它那分叉的足部而被归类为山羊种Capra的Ca6……

雷斯通看着笼子入口处的壁画不禁想到，“鸭子”不仅从外观上看完全就是翼龙，而且那是关于翼龙比较现代的一种解释。还有两只停在洞里没有飞出去。那满是肌肉、呈流线型的强健身体，尖尖的嘴，还有头顶那细长的骨骼和纤维般的翼膜……作为动物来说，这真是优美到了极致。停在巨大秘密洞窟中的两只鸭子由于兴奋而不停抖动着身体，收起羽翼来回走动，不时把头朝左右晃荡几下。雷斯通对于它们并没有什么生物学角度的认知，但他知道这种动物可以凭气味捕捉猎物，而且只需两只便可以在五分钟之内杀死一匹马。

但抗击子弹的能力确实不太强。

虽然这也算不上是什么大问题。当初设计制造Av1的时候，目的就是要将它们当作在第三世界国家——一个冷兵器比枪械多得多的地方——使用的生物。但这么轻易就被干掉实在是让人扫兴。训练员一定会对这次的损失相当痛心吧……不过，现在看来必须得找个时间用火药武器进行实验。

这个先暂且不管……

三个人正在慢慢接近开阔地，北边的摄像头跟着他们在移动。鸭子应该能在那个地方上演一场精彩的表演吧。雷斯通一想到眼前这些录像画面可以让自己加官进爵，便不自觉地把身体往前倾，看得越来越入迷——紧接着便沉浸在一种与升迁完全没有任何关联的单纯喜悦之中。

大卫几乎在搜查人员的灯光朝他们照过来，并发出警告的同时开枪了。

左侧的木箱裂开后，有不少碎片都落到了他的手臂上。虽然他集中精神想要阻止对方继续开枪，但却突然发现自己正在往下落，于是带着恐惧的心情赶紧稳住身体。如果他什么都不做的话，两名女队员很可能会直直地撞向地面。

大卫掉了下去。身体下方的木板突然消失，让他落入冰冷的一团漆黑之中。大卫死死地抓紧武器，在不到二分之一秒的下落时间里尽量将膝盖弯曲。

他的膝盖撞在瓦楞纸板上，看不清形状的木箱被他猛地一撞，吸收了冲击的力量之后碎裂开来。大卫一瞬间之后便半蹲在地上稳住身体，面向位于仓库中部另一束手电筒光线的来源。一名男子刚才已经中弹倒下，他现在没有时间去确认瑞贝卡和克莱尔是否安全——那一阵阵急促的大喊已经到了房门外。

大卫将数发M16步枪的子弹打进不远处那名男子的身体里，屋里的两个敌人都被干掉了。子弹划出一条条长约四英尺的弧线，在黑暗之中飞到亮光的另一边。子弹那单调的声音在被各种箱子塞满的狭窄空间里不断回响，与短促的痛苦悲鸣混杂在一起。大卫紧接着将枪口对准下一扇被打开的门。

——混蛋，来吧！

哒哒哒哒哒哒……

屋外猝然响起冲锋枪的吼声，子弹穿过大门射了进来……但并没有人冲进屋子。大卫朝左边移了几步，明明知道有可能打不中任何人，但还是开枪了。果然，枪弹没入门框之后，外面没有任何反应。哪怕只有几秒钟也好，一定要争取时间。

“唔……”

突然，从大卫背后传来一声女性那柔弱的呻吟。

“瑞贝卡！克莱尔！回答我！”大卫没有将视线从那个敞开着的四角形门洞移开，用急促的声音小声问道。

“我是克莱尔。我没什么事，但瑞贝卡好像受伤了……”

糟糕！

大卫似乎感到自己的心脏像停止了一瞬间似的，不禁后退了一步。无数想法猛地从他脑海里涌出来，恐惧和愤懑搅乱了他的胸口。虽然现在离最开始的一枪只有不到三十秒，但只要安布雷拉的人不是蠢货，他们应该已经把

这栋房子包围起来了。必须在他们有效地组织起来之前逃出去。

“克莱尔，到我这儿来，跟着声音走。你先把门守住。就算看到的是影子也只管开枪，明白了吗？”

大卫一边说一边侧着耳朵仔细倾听细碎的脚步声，当克莱尔走近时，他一把抓住了对方的手臂。

“等等。”他说完，又朝大门附近的墙壁开了几枪，然后取下M16交给克莱尔。同时安布雷拉的人也用冲锋枪进行了反击，毫无准头的子弹一下子便没入房间的暗影之中。

“会用吗？”

“嗯，没问题。”虽然心里还有些不安，但克莱尔的语气十分坚定。

“好。发出信号后我会立刻朝西边的门跑，你负责掩护我和瑞贝卡。”

说完，大卫弓着身体朝瑞贝卡应该停留的角落靠拢，耳朵里不断回响着含混不清的痛苦呜咽，他仔细辨别声音的来源，快速弯下腰搜索受伤的少女。很快，他的一只手碰到了丝绢一般的东西，那是瑞贝卡的头发。另一只手刚刚摸到瑞贝卡的脸，立刻感觉到上面有粘稠的血液。

“瑞贝卡！还能说话吗？知道哪里受伤了吗？”

少女轻咳了一声——在感觉到瑞贝卡抓住了自己的手臂后，虽然她还没有回答，但大卫知道这位年轻的生化学家没什么大碍。

“后脑。”声音虽然小，但口齿很清楚，“可能有轻微的脑震荡，尾椎骨也有些疼，但骨头应该没事……”

“我帮你站起来。如果不能走的话我来背你，必须得赶快离开这儿……”

就像是为了证明他的话似的，外面再度响起一阵枪声。

紧接着有人在大声叫喊。大卫没等瑞贝卡回话就抢先做出了动作。

“从大门攻进去！”

大卫猛地转身向前冲去，一下子将克莱尔扑倒在地上，大喊一声：“闭上眼睛！”

说完大卫也赶紧把眼睛闭上，防止外面的人扔进闪光弹让自己措手不及，同时在心里默默祈祷别是碎片榴弹。

榴弹发射器发出“嗵”的一声轻响，紧接着便是弹头在屋内地板上弹跳的

咚咚声。弹头发出“咻”的刺鸣后，大卫一下子便反应过来那是毒气弹。他蹲在克莱尔身旁，注意到少女正慢慢坐起身，两人的呼吸都显得十分混乱。

上帝啊，千万别是沙林或是梭曼毒气，请你让他们心里想着活捉我们吧……

几秒钟之后，眼泪和鼻涕开始止不住地往外流。不是神经毒气。而是一般防暴警察使用的催泪气体。看来安布雷拉打算把我们给熏出去。

“西侧的门。”大卫说完，克莱尔一边咳嗽一边点了点头。尽管这种化合物一般在温度较低的空气中扩散得比较快、效果比较明显，但好在它并不致命。

大卫刚转过身便感觉到有一只手按在自己胸口上。

“我能走。”瑞贝卡咳嗽着说道。即便如此，大卫还是把她的手搭在自己肩膀上，在一片漆黑中尽可能快地朝西侧大门走去。虽然两人听见克莱尔气喘吁吁地跟在身后，但他们很清楚这位少女的坚强刚毅丝毫不逊于任何人。

大卫一边快步向前走一边在脑海中不断思索着一个又一个的计划。为了尽量少吸入一些毒气，他呼吸得很浅。

那些混蛋应该埋伏在门的两侧……

但他们距离门到底有多近？如果他们打算让猎物全都喘不上气之后再冲进来把我们抓住，那么应该离大门不是很远……

有主意了。大卫一直走到门边，靠在墙上把手伸进背包里。他从里面取出一颗手榴弹，利落地拔掉拉环。

“克莱尔，瑞贝卡，跟在我身后！”

虽然屋子里一片漆黑，泪水也不停地从眼眶里往外涌，但这都对大卫的计划不构成任何影响。

他取出手枪对准前方的大门。

砰！

大卫一枪打掉门上的锁之后，外面的人发出一阵阵惊呼。大卫立刻把门撞开。距离围墙大约有五十……不，六十英尺。

手榴弹划出一条轻盈的弧线被抛到户外，接着大卫尽可能快地把门关上，把身体缩成一团躲在门后，同时用全身的重量把大门抵住。

上帝啊，请保佑这扇门坚固些吧……

他在心里虔诚地祈祷着。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雷管点燃手雷内部的火药，引发一阵强烈的爆炸。无数土石从另一边撞在门上，就像遭到了一群野兽的袭击。不过大卫挺住了。虽然冲击只持续了大约一秒钟，但却出乎意料的强烈。凄惨的呜咽和痛苦的悲鸣取代了M86手雷的轰鸣，让自己的耳鸣和呼吸停滞使肺部的不适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向右射击，朝左边前进！”大卫说完猛地把门推开，手枪枪口迅速往左右一扫。在青白色的月光下只有三名男子。他们受了伤，倒在地上不断高声惨叫。眼前的场面清楚地映在了大卫那泪水未退的眼眶中。

凯芙拉纤维制成的防弹服，而且可能是覆盖全身的那种……

他们可能猜到我们会绕到正门外，朝逃生用的车辆跑去吧。可大卫却反其道而行之，出门后朝左拐。克莱尔和瑞贝卡也是泪眼模糊、她们一边咳嗽一边跌跌撞撞地从房间里出来时，大卫用湿润的眼睛注视着不远处那道位于阴影之中的围墙。

“到围墙那儿去。”他没有多想，大声对身后的同伴说道。然后回到瑞贝卡身边牢牢扶住她的腰。两人刚走出去没几步便被一名倒在地上的男子绊了一下，差点儿摔在地上。满脸鲜血的安布雷拉士兵把他俩吓了一跳，但还好他们没有失去平衡，很快便直起身继续往前走。克莱尔紧紧跟在他们身后。她小跑着保持在与两人平行的位置，同时仍然将M16的枪口对准厂区。

干得好。说不定能成功。翻过围墙、找到货车、然后离开沙漠。

三人跑了起来，速度比大卫期望的要快很多。围墙位于他们刚才所在建筑物的背面，现在离三人只有十几米远。这就是大卫选择这座房子的理由。其他建筑物都朝向正面，距围墙很远，而第一栋又实在太过显眼。

眼看就要到达围墙时，身后传来一阵出其不意的冲锋枪扫射声。是藏在建筑物另一边的人开的枪。看来安布雷拉还是采取了比较合理的策略——子弹射来的这个角度是大卫没有预料到的。

克莱尔迅速作出反应，回过身立刻开枪还击。两把自动武器发射的声音混在一起，合成一段爆炸的二重奏。很快，不知是那位隐蔽的枪手被击中了还是躲起来了，总之接连不断的子弹发射声变成了一个。克莱尔还在将无数点二二三口径的子弹朝黑暗深处射去。

必须得帮帮瑞贝卡。

“克莱尔！翻过去！”大卫大喊一声，同时把手伸向克莱尔手中的M16步枪。她把武器交给大卫后转过身，敏捷地爬了上去。

“跟上瑞贝卡！”大卫接过枪后毫不迟疑地用力扣动扳机，朝敌人刚才所在的方向猛烈开火。但很快便遭到反击。枪声就像是从四面八方传来的一样。也许有三个……很有可能是四名枪手。

他听到瑞贝卡头上惊呼了一声，赶紧回头一看，发现她刚爬上去一半的高度。感觉到有几滴温热的液体落在自己脸上后，大卫立刻停止射击，上前一步撑住瑞贝卡的身体——在她把手松开落到地面上之前。

“我落地了！”围墙另一边传来克莱尔急促的声音，她随后隔着一道由金属栏杆构成的大门用手枪向追击者们射击。巨大的响声让大卫的胸口为之一颤。他很清楚脸色苍白的瑞贝卡此刻呼吸混乱，身心异常痛苦——可她还是紧紧抓着栏杆。大卫赶紧攀上围墙跨坐在顶端，尽全力将她的身体往上拉。瑞贝卡也使出身体里最后一丝气力慢慢向上升。

大卫将她的半个身子拖上围墙顶端后，克莱尔立刻在另一边伸出手帮忙。这让大卫得以转过身，再次面对那些躲在暗处的追兵猛开几枪。愤怒将催泪弹逼出的最后一滴泪水也蒸发掉了。

你们这些混蛋，她还是个孩子啊……

M16的子弹用尽后，大卫灵巧地把腿一抬，跳到围墙另一侧。然后和克莱尔两人把双肩剧烈抖动的瑞贝卡夹在中间，踉踉跄跄地朝冰冷的沙漠走去。

睡神扫描

第十三章

遭到攻击几分钟之后，里昂就敏锐地发现科尔已经不再适合做一个向导了。

这位安布雷拉的职员踩着摇摆不定的步子胡乱在前面引路。他们之所以仍然朝着预定的方向在前进，大概不是因为他的引导，而是多亏了偶然的好运吧。

此外，那些怪物好像还具有从地面发动攻击的能力。也就是说，不需要让约翰和他两个人同时监视着天空。

“亨利，让我当几分钟向导怎么样？”

里昂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回头用眼神征询了一下约翰的意见，壮汉表示没关系，轻轻点了点头。他好像十分紧张，手中紧握着M16步枪，充满不安的视线在前后不停扫视着。

也许约翰在担心其他人，想着他们是不是已经“被抓起来了”。

“啊？哦，好的。没问题。”科尔也点了点头。显然因此而松了一口气。他用手将已经被汗水打湿的茶色头发向后梳了梳，然后迫不及待地退到里昂身后。约翰还是保持在殿后的位置上。

里昂此刻虽然有些不安，但并没有感到可以跟以前那番经历相提并论的恐惧。而且，他也不担心他们三人的安全。名叫鸭子的怪鸟虽然让人十分不快且有一定危险，但亲眼见到之后反而松了一口气。它们并没有三人在一开始听到那野蛮的叫声时所想像的那么可怕。存在于内心里的怪物不论什么时候都比实际的猛兽要恐怖得多，鸭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们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强大。只要他和约翰保持警惕，三人应该就是安全的。

为了朝正南方走而稍稍改变路线时，里昂仿佛隐隐看到了远方有一个像门一样的物体。周围的环境似乎混淆了他的方向感。树木其实栽植得不是很密，但位置相对比较分散。因此让人错以为这是一片看不到头的森林。塑料制成的厚厚一层地表植物在踩上去之后并不会沉陷，再加上真真假假的斜坡和土包，让人很难对这间屋子的大小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这里的气味相当难闻，完全超乎常理——还真有安布雷拉的风格。

和浣熊市地下那座配备有工厂、专用地铁的大型研究所一样，要不是

亲眼所见根本就不会相信有这种东西存在。缅因州海岸附近那个极其偏僻的洞窟有丧尸士兵充当守卫，在森林之中有“被遗弃”的斯宾塞别墅，还有只可能在荒唐无稽的间谍电影中才可能出现的谜语、密道、钥匙、各种小道具——这些是里昂从前S.T.A.R.S队员那里听说的。

而这次是这个——在犹他州那寸草不生的盐碱荒原下面竟然有人造的模拟环境。雷斯通把这里称作什么来着？好像是“星球”。真是既奢侈又颓废，既不道德又浪费。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但是……

但我们现在被困在这里，只有上帝知道我们接下来要对付的东西长什么样。这种恶劣的状况并不会因为抱怨几句“无聊”就有所改善。

里昂继续往前走，脑子里想着克莱尔以及其他人现在究竟怎么样。显然雷斯通只是推测其他队员已经被抓住了，但他有几件事并不知道。他不知道瑞贝卡和克莱尔的能力，也不知道大卫具有一个优秀战略家的素质。那三人全都有逃脱安布雷拉追击的经验，所以这次他们也没有失败的理由。

由于里昂太过专注于鼓励自己，所以当那片开阔地离自己已经不到二十英尺时他才注意到。里昂想到刚才那次袭击的种种情况，赶紧停下脚步。并在心里暗暗责备分心的自己。

“往回走，绕过去。”这句话刚说出口，直冲耳膜的一阵翅膀拍击声便让他意识到现在才往回走已经晚了。他看到了空地上方那个不断摇晃的身影。一只、两只、三只怪鸟从栖木上猛冲而下，降落在圆形的空地里。

混账！

其中一只发出唧唧的声音后，藏在附近那些人造树木之中的其他几只也立刻作出反应，像是在答话一般应和着它的尖叫。很快，这些令人恐惧的刺耳声响便汇集到一起，变成让人极度不快的和声。里昂小心翼翼地后退了几步，发现约翰举起步枪对准他们的头顶。

第一头倾斜着身体从树木之间掠过，径直朝三人飞来。它在子弹击中身体前的一瞬间猛地向上爬升，所以约翰没能把它打下来。而当这只幸运的怪鸟升到高处时，里昂果断地开枪打穿了它的翅膀。接下来，一对膜般的羽翼在离地不远的位置奋力扑腾着，想要把满是肌肉的身体重新拉回天空。

随之而来的还有尖叫。像有数千婴儿在同时啼哭一般，高亢尖锐的吼叫满溢着痛苦，这让里昂几乎听不到手枪发射的爆炸声，只有一团金属块在

手中弹跳的触感依然清晰。在里昂狠下心将子弹射入怪鸟那靠近双翼的喉部后，它终于安静了下来。细窄的胸口上方赫然出现了几个血肉模糊的血洞，略带茶色的灰黑色皮肤组织就像一朵盛开的暗花一般。虽然从伤口喷出了不少细细的血柱，但第二只看来除了进攻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它用脚踩在不断痉挛的第一只身上，还想要有所行动。里昂瞄准目标，然后……

“喂！啊啊！混蛋……”

科尔那歇斯底里的喊声让里昂分了神，子弹从目标右侧滑开。接着约翰向第二只怪鸟开火了，规律的子弹直刺入目标的身体之中，里昂也趁机将身体转向朝脚步不稳、一脸惊恐的科尔。

他刚回过头，便看到另一只凶暴的怪鸟在天空中划出一道弧线朝他们飞了过来。

到底要怎样才能通过这里？

里昂举起枪瞄准那只离科尔不到五英尺的巨兽，在扣下扳机的那一瞬间它刚好飞到两人头顶正上方，煽起的风吹乱了他们的头发。在如此近的距离被九毫米子弹击中后，怪物胸口立刻出现了一个拳头大小的洞。弹丸从前胸射入，从后背穿出，让这只巨大的怪鸟当场毙命，无力地落在地面上。新近飞来的另一只大鸟见状猛拍了一下翅膀，不顾脆弱的翼膜被树枝割裂了一块的刺痛高高升起，离开这两名死神一般的枪手。

“亨利，到我们身后来！”里昂回身朝科尔大喊之后朝上空瞥了一眼——结果他看到另一只鸭子收起翅膀，从位于他正上方的栖木处朝自己直冲下来。

里昂需要帮助。

“约翰……”

正在下落的怪鸟那皮革一般的双翼在身体离地面只有几英尺的时候突然展开，以令人惊异的优雅姿势落地，然后便摇摇摆摆地朝里昂靠近。

年轻的警官忽然听到自己背后传来一阵子弹发射声。枪声停止后，紧接着是约翰的咒骂以及铝合金制成的M16被摔在地上的声音。

而里昂面前的那只鸭子忽然张开大嘴，就像是身体里的愤怒和饥饿瞬间全都爆发了一般发出一声尖叫。它折起弯曲的翅膀，以惊人的速度朝前疾冲。里昂逼不得已，只能选择后退。鸭子在地面上行进时身体前后摇晃的幅

度非常大，由于弹药有限，所以他实在不敢胡乱开枪……

正当里昂在思考该如何开枪时，看上去十分滑稽的怪鸟猛地向前一跳，将它与里昂之间的距离瞬间缩短到不足一英尺。随后它发出一声胜利宣言般的嘶鸣，张大那突出在脑袋前方的嘴，一下子便咬住了里昂的脚踝。即便隔着一块坚固厚实的皮革，但他还是可以清楚感觉到那如尖刀一般锋利的牙齿以及下颚的强大力量。

在里昂举枪反击之前，约翰出现了。他用脚死死踩住怪鸟那弯折的脖子，将手枪枪口对准对方的要害。

砰！子弹打在背脊骨位置，整根脊柱瞬间崩断，蓝白色的骨头碎片和粘稠的血液四散飞出。那张咬住里昂脚跟的嘴虽然已经松开，但流着血，一动不动的身体和脖子却还在不停扭动。

到底、到底还有几只啊……

“走。”约翰捡起步枪后一边喊一边向前移动，“朝大门走，快跑啊！”

于是三个人跑了起来。他们穿过空地，伴随着紧跟在科尔背后的翅膀拍打声和空中那高亢的震鸣冲进森林。他们被树枝绊得跌跌撞撞之后，绕过弯曲的塑料树干朝没有生命的森林中冲去。

是墙壁，看到墙壁了！

大门就在那里，一个跟两扇普通门差不多宽的金属闸门，在右侧较低位置安装着防盗锁扭……

就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令人恐惧的鸣叫再次侵入里昂的耳朵，不同的是这次让他感觉那声音的来源离自己只有几英寸，他的后脑甚至清楚地感觉到了一阵强劲的冷风……

双腿无力地一弯，让身体向前倒去的同时，身后有什么东西紧贴着里昂的头皮掠过，还抓掉了他的一小撮头发，这着实令里昂吃痛不已。

“小心！”里昂开口大叫。他调整好身体平衡抬头一看，发现巨大的怪鸟正朝大门附近的约翰冲去。科尔就站在约翰旁边。

约翰出奇地冷静，他毫不犹豫地转身、举起手枪瞄准、射击，所有动作一气呵成，而且一击致命。鸭子的身体像铅块一般直直地往下坠，小小的脑袋破裂之后溅出不少液态的脑浆，在空中四散开来。

科尔走上前开始捣鼓那扇大门，约翰则仍然将枪口对准里昂头顶的天空。而年轻的警官仿佛听到身后还有一只怪鸟发出了高亢的怒吼……

门打开了。里昂赶紧上前几步与两人汇合，约翰则站在踉踉跄跄冲进门里的科尔身后掩护他。三人离开阴暗的森林后，立刻被一团酷热的空气包围，紧跟在里昂后面的约翰用力将闸门关上。

“咣当”一声之后，他们三人便正式来到了区域二。

瑞贝卡在全力奔跑。虽然身体已经疲劳到几乎无法呼吸，但她不能停下来休息。就算现在是被大卫和克莱尔两人抱着向前跑，但她实际上全凭意志力才能继续跨出脚步。肌肉似乎已经七零八落，感觉不到运动的方向。平衡器官似乎也失去了作用，耳鸣不断。尽管她很清楚自己受了伤，但不知道那究竟有多严重——不过她的脑海里还是残留着关于几件事的印象：自己被击中了，脑袋受了伤以及他们在离开那个“观测站”相当一段距离之前绝不能停下来。

周围好暗啊。由于太过黑暗，连地面在哪里都看不清楚。其次的感觉是寒冷。每次呼吸都像是有一把短剑刺进了肺里一般。虽然喉部有些异样的感觉，但由于她已经知道自己的大脑机能目前有些混乱，所以并不清楚究竟是不是自己喉咙出了什么问题。在蹒跚着往前走的时候，瑞贝卡始终无法将最坏的可能性赶出自己的大脑。被子弹击中时那种火辣辣的刺痛感让她明白枪伤并不怎么严重。全身没有任何的骨折，出血也不厉害。她此刻更担心自己意识的混乱。

子弹穿过左臂部停在坐骨位置。真是幸运，实在是太幸运了……刚才那是休克还是脑震荡？脑震荡还是休克？

看来有必要停下来测试脉搏、看看是否有血液从耳洞里流出来……说不定连脑髓液都已经流出来了。她最不愿看到的就是这个。即便现在瑞贝卡的大脑一片混乱，但她依然十分清楚混着鲜血的脑髓液流出体外是颅脑被撞击后最严重的状况之一。

在瑞贝卡感觉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三人也已经改变了无数次方向之后，大卫终于放缓脚步，并让克莱尔也慢下来。

“让我躺下。”他们本打算让瑞贝卡坐在地上，但瑞贝卡好不容易气喘

吁吁地说出几个简单的词，“左边中弹了。”

大卫和克莱尔无比慎重地将她平放在冰冷的地面上。所有人都已经筋疲力尽。瑞贝卡从未想过横躺在地上是如此舒服的一件事。刚才大卫将她放下来的时候，瑞贝卡不经意地瞥了一眼漆黑的天空。在深黑色大海中的点点繁星就像澄澈的冰雕一样美丽……

“必须得用手电……”虽然无数奇特的想法在她脑海里乱转，但瑞贝卡终于想起了自己要说什么，“确认一下。”

“离得够远了吗？”克莱尔面对大卫问道。而瑞贝卡过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她这句话的意思。

啊，对了。这下糟了……

“应该没什么问题。另外，如果他们追来了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卫简洁地回答了克莱尔的问题之后取出手电把它打开。光线照在离瑞贝卡的头只有几英尺的地面上。

“瑞贝卡，要怎么做？”大卫问道。听到他那担忧的声音，瑞贝卡顿时感到一股暖流从心里经过。两人自从结束卡利班海湾的任务之后就变得像家人一样。大卫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也是一个好人……

“瑞贝卡？”大卫的语气已经变得有些害怕。

“啊，不好意思。”说完，瑞贝卡立刻迷惑起来，她不知道要如何说明自己的感觉，不知道要怎样解释有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随后她决定最好还是一个劲儿地重复理论，直到他们都明白为止。

“检查我的耳朵。”她说，“看看血液里有没有什么透明的液体。我认为应该是发生了脑震荡，自己现在根本无法集中精力思考。两边的耳朵都要查看。子弹现在留在坐骨附近。也就是骨盆里。运气真好，实在是太好了。出血应该不严重。如果手能够到我自己的背包，我想我能给自己消毒。里面还有医用绷带。子弹没有击中背脊实在是太好了。如果再偏下一点就有可能伤到大腿根部的动脉。如果出血太多情况就危险了。而且明明只有我一个医务兵，可受伤的偏偏就是我……”

在她说话的时候大卫一直用手电照着少女的脸，然后慢慢抱起她的上半身，将头放在自己的大腿上仔细检查。大卫的腿很温暖，身体移动时肌肉也在微微地颤动。

“左耳有少量出血。”大卫说，“克莱尔，看看能不能把她的背包解下来。瑞贝卡，你不要说话。我马上给你包扎，放心吧。”

感谢上帝，没有脑髓液。

虽然她很想闭上眼睛好好睡一觉，但在那之前必须得把该说的话说完：“都是些脑震荡的初期症状。能够准确说出来的只有感觉错位、耳鸣以及平衡感不足——有可能会持续几个小时或是几个星期。虽然不是很严重，但我现在不能动。能在床上休息的话就再好不过了。记得摸摸我两侧太阳穴的脉搏，如果感觉不到的话，我就会慢慢进入休克状态……”

深吸一口气之后，瑞贝卡感觉并不只有外面的环境是黑暗的。她累了，而且非常非常疲劳。浓雾一般的黑暗慢慢渗入她的视野……

全都说完了，全部……

约翰。里昂。

“约翰和里昂。”瑞贝卡突然小声嘀咕道。这件差一点就被她忘记的事让身体里一下子涌出一股力量，赶紧挣扎着坐起来。她想起两位同伴后立刻恢复了意识，脸上的表情无比坚定，“我还能走。必须得回去……”

大卫明明没有刻意让瑞贝卡躺在自己身边，可不知为什么她依然保持着将头搁在大卫腿上的姿势。紧接着，瑞贝卡身后的克莱尔在帮她把衬衫后部往上拉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她的腰，新的痛苦就像波涛一般侵袭了瑞贝卡的神经。年轻的医务兵紧紧闭上眼睛深吸几口气，然后慢慢把它吐出来。

“躺回去吧。”大卫的声音对瑞贝卡来说就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一样。感觉自己在一口深井的井底，而大卫则在井口跟她说话，“但必须得等到直升机撤退之后才行。不仅如此，我们也需要一些时间让你恢复精力。”

就算他再多说些什么瑞贝卡也听不见，她已经睡着了。并梦到自己儿时在寒冷的雪地里玩耍的情景。

是沙漠！

虽然视野里什么动物也没有，但它们一定躲在沙丘的背面。更糟糕的是科尔并不知道区域二里究竟生活着哪种动物。约翰和里昂一步也没有往前走，由鸭子那穿透力极强的惨叫引起的耳鸣还没有完全消退，科尔就开始了说明。

“沙漠……因为区域二是沙漠，所以这里应该有‘探测器’，也就是蝎子。”

约翰从背包里取出弯曲的弹夹时，被从正上方照下来的人工太阳光晒得皱起了眉头。屋子里的气温大约在三十八度左右，但被明晃晃的白色墙壁反射的亮光包围之后，身体感受到的温度似乎比实际温度要高出不少。里昂盯着眼前那些反射着太阳光的沙粒朝科尔走去，他脸上的表情就像是吃了什么极酸的东西一样。

“真有趣。这真是太好了。‘探测器’？探测器和鸭子……亨利，你知道还有些什么吗？”

科尔的脑子忽然一片空白。他点点头，努力地思考着。身体表面的汗水早已在干燥的高温空气中蒸发。

“嗯……这些、这些都只是昵称，比如鸭子、探测器，还有……猎杀者！猎杀者和喷吐者！训练员给每一种动物都取了名字……”

“真是‘可爱’。就跟那些轻飘飘的装饰绒毛和香豌豆差不多。”约翰一边用抓了抓自己的眉毛一边讽刺道。

“那么，你说的探测器在哪儿？”

三人扫视了一圈整个区域二。房间正中央有一个给人巨大压迫感的沙丘，天花板上那些格子状的太阳灯在闪耀着熠熠的光辉。宽约二十五英尺，高约三十英尺的沙丘完全挡住了位于屋子南面的出口，而且其他一切东西也都看不清楚。

科尔绞尽脑汁地回忆着，但对现状有益的事他一件也想不起。探测器有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而且看起来要到达出口的话就必须得翻过那个像是着了火一般的晃眼沙丘。他现在能说的就只有这个。

“好像还有山地和城市，其他区域是什么样的？你见过吗？”里昂问道。

“区域三……怎么说呢，可以说是山沟，哦，对了，就像峡谷一样。那里有很多岩石。区域四的城市是一个方圆数百平方英尺的街区。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就挨个检查了所有区域里的摄像头供电系统。”

约翰抬起头朝四周看了一眼，在强光下眯起眼睛问道：“对啊，摄像头……你还记得这个区域的在哪儿吗？”

他为什么想知道这个？科尔带着怀疑的神情指了指自己的左手边，告诉约翰在墙壁上离地面约十英尺高的地方安装有一个小玻璃。

“那里有五台，然后是最接近……”

约翰咧嘴一笑，然后高高举起双手，把中指对着镜头：“雷斯通，你这个混蛋！”他大声地喊了出来。科尔十分欣赏单纯豪爽的约翰，跟同行的里昂也很合得来。这并不仅仅因为他们都是科尔逃出生天的关键。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动机来到这里，这两个人所做的事显然是正义的。而且，居然在这种时候还有心思开玩笑……

“那么，你有什么计划？”里昂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那些黄白色沙尘开口问道。

“往那边走。”约翰说完朝右边指去，“然后爬上沙丘，看见什么就开枪干掉什么。”

“真是个好计划，约翰。也许应该用笔记下来。我……”

里昂突然停了下来。科尔也听到了咔嚓咔嚓的声响，像是用爪子敲击空心木材。他上个星期在修理摄像头的时候也听到过这种声音。

还有钳子不断开合时发出的声响，而那咔嚓声则是什么东西的嘴巴发出的……

“是探测器。”约翰小声说，“蝎子不是夜行生物吗？”

“你忘了吗，这儿可是安布雷拉。”里昂回答道，“你有两颗手榴弹，我有一颗……”

约翰点了点头说：“知道半自动手枪怎么用吗？”

由于这位大块头刚才在说话时眼睛一直盯着不远处的沙丘，所以科尔没有立刻注意到他是在跟自己说话。

“啊，还行。虽然不是很习惯，但六、七年前和弟弟一起去参加过几次射击训练……”和其他两人一样，科尔也在仔细倾听着那奇怪的声响，自己说话时声音放得很低。

约翰就像一名估价师似的盯着科尔——随后放心地点点头，将一把看起来有些沉重的手枪从枪套里取出来，递过去时让握柄对着科尔。

“弹夹里有十八发九毫米子弹，打完之后记得换弹夹。知道用枪的安全规则吗？不要把枪口对准任何人，除非你想杀了他。除了别误伤我和里昂以

外，其他需要注意的事你都知道吧？”

科尔点点头接过枪。真沉啊。尽管已经三十四岁的自己现在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恐惧，但当双手真切地感受到这种沉甸甸的重量时，忽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安稳。他一边回想弟弟告诉他的有关用枪安全的守则，一边凑近脑袋仔细看看这把沉重的手枪是否已经上膛。然后他抬头对约翰说：“谢谢你。”这是真心话。不管怎么说，是他作为诱饵把这两个人引到陷阱里去的。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把枪给了自己，给了自己活下去的机会。

“不用客气。你放心吧，我们除了自己会小心以外，连你的屁股也会一并好好保护起来的。”约翰微笑道，“好，出发。”

壮汉走在队伍最前面，然后是里昂。三人在一成不变的人造沙漠里慢慢向前走。脚下那些带着高温、不断改变形状的热沙就像真的沙子一样，让众人的运动量增加了不少。

里昂停下脚步说话的时候，他们刚刚走出去没多远。

“保暖内衣……”说完，他把枪收进枪套，脱下运动衫后用两只袖子在小腹部打了个结，把衣服栓在自己腰间，“我也没想到会来撒哈拉沙漠……”

在一阵比刚才明显许多的响动过去后还不到一秒钟，它们就出现了——三只“探测器”同时出现在沙丘的顶端。无数只脚让细碎的黄沙像小河一般从沙丘顶端往下流。每只脚都和棒球棍差不多粗细，只是稍微短一些，看上去非常结实有力。巨大的前爪又细又黑，内侧呈不规律的锯齿状。被分成一节一节的恐怖躯体连接着渐渐变细的尾巴，而它却划出一条弧线高高向上弯曲后指向身体的背面，在其尖部有根锋利的刺。那是滴着凶险的液体，至少有一英尺长的毒针。

身长大约五、六英尺，身高约三英尺的沙色生物一共有三只，它们站在沙丘顶端，开始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这些节足动物的圆眼睛下方有几颗像是细长尖牙的突起，相互碰撞、摩擦之后就可以发出这种奇特的声音。这也是他们刚才听到的声音……

三只怪物从沙丘上往下滑，目标显然是这三名客人。从动作来看，它们在移动的沙地上保持平衡的本领十分优秀。

紧接着，在沙丘顶端又出现了三只……

第十四章

“混蛋。”约翰不由得骂了起来。他稳稳地举起M16向目标开火。

哒哒哒哒哒——

第一只蝎子那球状的身体在被子弹击中后，就像一个巨大的轮胎一样发出漏气时才会有的奇特“咻咻”声。有几个伤口出现在昆虫特征十分明显的脸上，从那里喷出许多粘稠的白色液体。除此之外，在其面部还有和蜘蛛一模一样的眼珠、滴着口水的牙齿、像个漆黑的洞口一般大大张开的嘴。它在被击中后立刻高高举起钳子，扭转身体向一侧倒去，不断挣扎的健壮身体很快便在沙地上刨出一个小坑。

里昂和科尔在不停射击。九厘米子弹发射时的轰鸣完全盖过了接二连三的“咻咻”声，第二只、第三只蝎子相继喷出浓稠的血液。那白色的液体看上去简直就像呕吐物一样。另外三只也不停地在向他们靠拢。

被约翰打得遍体鳞伤的第一只开始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尽管看上去有些摇晃，但它还在努力，此时它的伤口已被那种白色的液体封得严严实实。当约翰注意到它重新朝自己踏出一步时，液体已经慢慢开始变硬。简直就像用来填补建筑物漏洞的灰浆一样，效率极高地治愈着它的伤口。

“走，快跑，快跑！”约翰大声喊道。被里昂和科尔击倒的另外两只身上的伤口也已经开始结疤，慢慢站了起来。其他怪物则已经下降到沙丘的中部，不停缩短与三人之间的距离。

得逃出去。

还有两个区域在等着我们，可弹药已经用了三分之一。

在将无数子弹朝探测器打去时，这个想法在约翰脑海里一闪而过。与此同时，里昂和科尔正朝东面跑去。

约翰并没有想至少干掉其中一只怪物，他很清楚自己正在做一件徒劳的事。他之所以疯狂地开枪是为了给里昂和科尔争取逃走的时间，帮助他们与怪物之间拉开足够的距离。看到那些挥舞着巨大双夹，吃了无数子弹也不会死去的怪物在沙地上不断翻滚、挣扎，喷出无数液态环氧树脂一般的液体，约翰的大脑在飞快地转动，想要找出一个解决办法。

——手榴弹。但怎样做才能一下子就把它们全都干掉？怎样才能让自己

免受伤害呢？

将离自己最近的一只蝎子逼到约十二英尺外之后，约翰这才转身向前跑。在灼热的沙地上全速奔跑的同时，约翰清楚地感觉到肾上腺素已经上升到让情绪进入“激昂”状态的水平。里昂和科尔在他前方约五十米处摇摇晃晃地向前跑，前者侧身将手枪保持在随时都可以击发的状态，警惕地看着自己身体四周。

约翰在确定队友都安全之后扭过头来，将视线投向身后那些穷追不舍的怪物。

虽然速度比刚才要慢，但它们已经不再摇晃了。白色液体不断从细长的身体表面涌出来，有几只还高高举起奇特的夹子，像在使用打击乐器一般不断敲打着，速度越来越快。已经为午餐而疯狂的不死虫群就像是在沙地上滑行一般，正快速朝自己的猎物接近。

——聚到一起了！聚到一起了！

也许只有现在这一个机会。约翰将M16的挂绳胡乱往肩上一套，放开步枪将一只手伸进背包。他保持着这个姿势不断往前跑。在摸到手榴弹之后立刻把拉环拔掉，随即踉踉跄跄地转了个身，侧着身子继续往前跑。他急匆匆地目测着与追击者之间的距离，在心里默念M68手雷的爆炸顺序。蝎子们离他大概有六十至七十英尺远。

——引爆雷管落下后两秒开始点火，总共有六秒的延迟……

“我扔手榴弹了！”

约翰大叫着将圆形铁球高高抛起，转过身全力想前方跑去，同时在心里默默祈祷自己的计算没有出错。当他跑到沙丘另一边躲好时，手榴弹还在不停下降。

约翰用尽那强健双臂的所有力气刨开滚烫的细沙，闭上眼睛、屏住呼吸把整个身体埋进去。地表下面那带着丝丝凉意的沙子很快滑到了他的脸上，一个劲儿地往耳朵和鼻孔里钻。即便如此，壮汉脑子里还是只想着尽力让身体再往下一些——以及飞散的金属碎片打到人身上时究竟会是什么样，诸如此类。

最后，他猛地把腿一缩……

轰隆！

地面发生了强烈的震动，周围的细沙带着无比的力量朝他身体压了过去。无数沙子聚集到一起之后就像个巨人一样盖在约翰身上，把肺里的空气全都挤了出去。他好不容易才抬起一只手盖住自己的嘴巴，然后一边浅浅地呼吸一边向下猛蹬，开始慢慢向上升。

里昂他们在爆炸前卧倒了吗？还是被冲击波给弄伤了……

约翰最终选择猛吸一口气再与滑溜溜的细沙搏斗，他抬高双手，用尽全力将它们从自己头上刨开。几秒钟过后，终于从沙堆里钻出来的约翰发现衣服上的无数沙粒就像水滴一样不停往下掉，受到刺激的眼睛溢出足够填满眼眶的泪水。他抬起一只手擦掉眼泪之后迅速将M16对准怪物所在的方位，首先得确认是否还有危险……

看来这整个地区已经安全了。手榴弹一定是落在了它们的正面。追来的六只变异蝎子中有四只已经粉身碎骨。约翰只能看到怪异的钳子还在一块白色汁液的汇集处微微颤动，一截带着尖刺的尾巴插在山丘的侧面，还有几条断肢。其他部分则多为半圆形的碎片以及看不出原来是身体哪个部分的粘稠肉块。

刚才落在后面的两只探测器堪堪保持着原样，但实际上它们再也站不起来了。就算身体的形状还在，但眼睛、嘴巴以及奇特的下巴都已经从脸上消失。

这次爆炸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不管来多少或疯狂或愚蠢的科学家也别想让它再站起来……

“约翰！”

壮汉回头一看，一脸惊异的里昂和科尔正跨着大步朝他走来。约翰看着不断接近自己的两个人，悄悄在心里闪过一丝自得的心情。干得太棒了，时机、位置——都堪称完美。

哈哈，真正的勇者从来不会接受对辉煌战果的赏赐。只要在天上的伟大神明能看到就足够了……

约翰在里昂他们跑到身边之前便将这种自鸣得意的想法赶出了自己的脑海。光是思考如何应对眼前的状况就够他受的了。被关进疯狂的实验设施，接受安布雷拉那些疯子的挑战。小队被打散，弹药有限，也不清楚逃出去的方法……

情况相当糟糕。在这个时候自我表扬就像给死人吃阿司匹林一样，都是

毫无意义的行为。

可即便如此，他还是在里昂和科尔那红通通、满是汗水的脸上看到了希望……虽然这种希望有可能会将他们带上错误的道路，但还是稍稍让自己的心情变好了一些。

“也许还有。”约翰一边将沙粒从步枪上掸去一边说，“还是快走吧……”

咔嚓咔嚓……

是那个声音。所有人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互相看了几眼。声音来源虽然离他们有一段距离，但至少还有一只探测器潜伏在沙丘另一边。

大卫看到移动的灯光在西南方出现，距他们所在的位置大约有四分之一英里，不过并没有向这边靠拢。克莱尔则在心里不停祈祷要是没有这么冷就好了，敌人在无边无际的阴暗荒野中发现他们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从那渐渐远去的灯光来看，安布雷拉的士兵连惟一的机会也错过了。就算使用直升机上的探照灯——很明显，他们没有用那个的意思——要发现这三个人也只能靠运气……

但对我们来说，或许被发现反而是一种幸运吧。他们那里说不定有毛毯、热咖啡、热巧克力和加了香料的苹果酒……

“克莱尔，你感觉怎么样？”

克莱尔努力让自己的牙齿别再发出咔咔的声响，但这种努力没有任何作用。他们已经在这儿待了一个小时……不，比这还要久。

“非常，非常冷。大卫，你呢？”

“彼此彼此。要是穿着暖和点儿的衣服就好了。”

如果这是玩笑的话，还真叫人笑不出来。克莱尔一边朝瑞贝卡挪去，一边想着自己的手脚是什么时候失去知觉的。尽管她不停地改变着姿势，但双手还是变得越来越麻，脸也被冻得就像一个硬梆梆的面具一样。三个人竭尽全力把身体蜷缩成勺子状，紧紧挨在一起。瑞贝卡虽然没有醒，但呼吸十分缓慢、平稳。看来正在安详地休息。

“应该很快就好了。”大卫说，“再过二十分钟，最多二十五分钟，他们就会只留下一、两个人在这里监视，让其他人撤退。”

“嗯？真的吗？”克莱尔问道，“可时间是你怎么算出来的？”她的嘴已经冻得像根冰棍一样。

“外围搜查的范围大约是一个半径四分之一英里的圆。人数应该在六人以下，不过我觉得更有可能是四人以下。”

“为什么？”

大卫的声音因为寒冷而有些颤抖：“有三人守着建筑物的后门。两人被我们打死。此外，从声音来判断，刚才有三到七人在正面。所以总共约有八或是十二人。不可能再多了。因为直升机载不了那么多人，不过也不可能比八人少。从他们无法兼顾两个出口也可以看出大致有多少人。”

克莱尔深感佩服：“那你为什么说还有二十到二十五分钟他们就会撤走？”

“刚才我说过，那些人在停止搜查以前肯定会确认一下观测站周围特定范围内的情况。也就是说，观测站的大小加上一个半径约四分之一英里的圆就是他们所要搜索的范围。然后我仔细观察了他们走完这段距离的四分之一所需的时间。我们大概是在一个小时前看到那束光的。而通常的做法是将整个区域按照四个方向分成四份，单独展开搜索……经过计算之后，最终得出他们还需要二十到二十五分钟就会停止搜索的结论。当然，这也包括他们调查货车的时间。我就是这样把时间算出来的。”

克莱尔那已经冻僵的嘴唇隐隐浮现出一丝笑意：“你一定是在胡说。都是骗人的吧？”

大卫赶紧摇摇头：“绝对没有。我之前实验过很多次，而且……”

“不好意思，我开玩笑的。”克莱尔说，“只是个玩笑。”

短暂的沉默之后，大卫忽然嗤嗤地笑了起来。低沉的声音在冰冷寂静的夜色中很轻易地扩散开来：“我想也是。不好意思，看来过低的气温还影响到了我的幽默感。”

克莱尔把右手从瑞贝卡后腰抽出来，转而用左手垫在下面：“不，我才是。继续说吧，我真的很感兴趣。”

“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大卫轻轻说道。他上下牙齿发出的咔咔声音听上去十分柔和，“他们想让受伤者接受治疗。如果搜索拖到明天，这些人也不希望有人看见他们的直升机大白天就在盐带荒原的上空盘旋。所以会

只留下几个人负责监视，其他人离开。”

克莱尔在听到大卫那边发出换姿势的声响后，感觉瑞贝卡的身体也在随之移动。

“总是，那个时候也是我们行动的时刻。首先返回观测站，进行一些破坏活动，然后查看一下周围的情况……”

越来越小的声音，勉强表现出的决心和干劲，都无法掩饰他眼中的绝望——每一个动作都是大卫目前心理状况的真实写照。

我们两个在想着同一件事。

“那瑞贝卡怎么办？”克莱尔平静地问道。气温这么低，不可能把她放在这儿不管。只能带着这位失去意识的女孩回到观测站，与两名全副武装的男子交战。

“我不知道。”大卫说，“她刚才……她说过只要休息几个小时应该就会恢复。”

克莱尔什么都没有说。心照不宣的事，说出来也没什么意义。

两人随后便陷入一片沉默之中。克莱尔一边倾听着瑞贝卡那平稳的呼吸一边想起了克里斯。大卫面对瑞贝卡感情并不复杂，就像一位父亲对女儿的爱护一般，又或者是兄妹之情。想想哥哥也是一个打发时间的好办法。

克里斯，如今你在干什么？特兰特虽然说过你很安全，但现在的情况如何了？上帝啊，请你不要把克里斯放到像斯宾塞别墅或浣熊市那样的地方去。为争取真实与正义的战斗是非常危险的，哥哥……

“睡着了吗？”大卫问道。只要沉默保持在一分钟以上，他就一定会这么问。

“没有。我在想克里斯的事。”克莱尔回答。虽然此刻就连说话也已经变成一件很费力的事，但总比让冰把嘴冻上要好，“还有，我现在觉得要是到欧洲去就好了，你一开始的想法是正确的。”

“没错。”瑞贝卡那虚弱的声音突然出现，“我恨这鬼天气……”

瑞贝卡！

克莱尔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虽然脸被冻僵后即便是笑也没什么感觉，不过没关系。她伸出手抱住瑞贝卡，大卫则赶紧直起身摸索手电。尽管现在天寒地冻，他们与队友分开，逃走路线被人切断，而且不得不将赌注压在无

法确定的可能性上，但克莱尔却真切地感受到情况正在慢慢变好。

电话响起的时候，约翰刚刚把六只Ar12炸得粉碎。

在看见那一幕之前，雷斯通一直想要起身去拿些爆米花，让自己可以更悠哉地欣赏这场追逃剧。探测器的防御系统和预想的一样生效了，而且修复外部损伤的效果比他们期待的还要好。没有计算到的要素是节足动物的关节部组织实际上非常脆弱。

一颗手榴弹。只靠一颗该死的手榴弹。

对爆米花的需求伴随Ar12一起消失了。虽然剩下的两只还在西南角活动，但雷斯通已经完全不相信这个品种的实验体能有什么作为了。这个情报相当重要，不过杰克逊不会感到高兴的……

杰克逊一定会问我，为什么一开始没有没收他们的爆炸物，为什么要把所有实验体全都放出去，为什么没有通过电话跟西德尼商量。此外，无论我如何回答他都不会接受吧……

这时候手机响了，雷斯通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突然感觉到这个电话一定是杰克逊打来的。虽然这种愚蠢的预感在他拿起听筒之前很快消失，但也多亏这通电话，让他的心情为之一变——突然，他对那三名实验对象肯定无法活着离开区域三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是雷斯通。”

“雷斯通长官，我们是霍金森中士，是白色安布雷拉地面部队171小队的……”

“好好，我知道。”看到画面中科尔和两名前S.T.A.R.S成员汇合的情景，雷斯通不免有些失望，“你那边怎么样了？”

“我们……”霍金森深吸了一口气，“长官，实在很抱歉，我们与入侵者发生了交火，但后来他们还是逃出了观测站。报告完毕。”

看来这个结果显然让他十分难堪，所以才会尽力一口起说完。

“什么？”雷斯通猛然站起来的动作差点儿把椅子撞倒，“怎么可能！他们是怎么办到的？”

“长官，虽然我们把他们包围在了仓库里，但后来发生了爆炸，有两名部下被打死，三人重伤……”

“我不想听这个！”雷斯通震怒了，他无法相信居然有如此无能的人在为他工作，“我想听到的不是你们被打得落花流水，不是他们如何从你那‘优秀的’部队手底下逃走，不是至今仍然没有找到的消息！”

电话另一边沉默了。雷斯通开始害怕这个蠢货接下来会不会说出一些能够让自己的生活变成人间地狱的话。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霍金森在一个劲儿地道歉：“当然，长官。实在很抱歉，长官。我们会乘直升机先回盐湖城，带来几名新兵以增加搜索能力。有三名队员留下来继续监视，其中两名分别负责观测站的东面和西面，另一名留守入侵者使用的车辆。我会在——九十分钟以内回来，长官。之后一定能找到他们，长官。”

雷斯通的表情终于不再那么严肃：“中士，期待你的表现。如果失败的话，你就实在是太无能了。”

他按下通话键，将听筒放回原处。不管怎么说，他已经下达了命令。看来高明的威胁还是有作用的。霍金森为了做出点成果一定会竭尽全力吧。不然的话就糟了。

雷斯通重新坐下来，看着显示器里那三个踏着沉重步伐在沙地里前进的实验对象。这次是科尔拿着枪走在前面，带领他们往连接通道走去。雷斯通十分惊奇，难道约翰和“红色”不知道科尔究竟有多么无能吗？从他们交给科尔一支枪这个行为来判断，那两人的确不知道……

三人登上沙丘的顶端，走上另一侧的斜坡时，剩下的两只探测器终于出现了。尽管刚才已经得出它们十分无能的结论，但雷斯通还是抱有一点点希望仔细观察着。区域三的Ca6不可能辜负他的信任。那三个混蛋绝对没有丝毫胜算……

但是，如果他们赢了又该怎么办？如果活着穿过全部四个区域又该怎么办？要怎么跟杰克逊说？留在视察时使用的实验体要是全都被消灭了，客人会怎么说？如果事情变成那样，倒霉的会不会只有我一个？

雷斯通很快便将心里的杂音赶出脑海，转而把注意力集中到画面上。两只探测器高高举起夹子和毒针，准备向入侵者进攻，那节足动物特有的身体在快速移动着。

三人开枪的声音标志着战斗的开始。探测器灵活地闪动着身体，想从侧

面发起进攻，但很快便倒在一片子弹的风暴中。

雷斯通下意识地握紧了拳头。他死死盯着倒下的两只探测器，猜想它们到底能不能在三名实验对象到达大门前重新站起来再度进攻。

约翰和“红色”保持举枪的姿势向探测器靠了过去，然后毫不留情地打烂了它们的眼睛。这的确是一个十分有效的方法。虽然三人就快到达大门时探测器已经重新开始活动，但失去视力的巨大昆虫只能在沙地里胡乱挣扎。其中一只好不容易找到了攻击对象，猛然折弯柔软的尾巴，将带有剧毒的尖刺刺进身旁另一只的后背。被扎伤的探测器也不甘示弱，转身将带有锯齿的夹子刺入对方的腹部。被扎穿身体的那只很快便一动不动——和它被毒死的同类一样，去到了另一个世界。

雷斯通失望地缓缓摇了摇头。时间，金钱，开发区域一、区域二这两种怪物所花的几百万美元以及无数劳力都白费了。

杰克逊一定想知道这里的情况。如果抓到那三名实验对象和他们的同伙，应该可以蒙混过关。如果支援人员到来的时候看到我们“值得骄傲”的实验体如此脆弱，事情就太糟糕了。还是现在就通知他们比较好吧……

对，一定能行。这个时候，“红色”正要打开连接区域三的门。只要他们没带着一整箱的手榴弹，就肯定会在几分钟之内被干掉。

雷斯通深吸一口气，慢慢想起了究竟是谁支配着这个地方，又是谁在发号施令。霍金森应该能好好处理地面上的事，杰克逊也会对这里的情况感到高兴的。那三名闯入者很快就会被弄瞎眼睛、被无情地碾碎，然后被吃下去。没什么可担心的。

雷斯通用力把胸口的空气吐出来，忍不住露出一个奸笑，然后悠闲地坐回宽大的椅子里。他轻轻拨动操作杆，让画面上出现Ca6的住所。

“再见，我的客人们。”他轻声说完后，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白兰地。

第十五章

三人穿过灼热而耀眼的沙漠，告别栖息在那里的巨大蝎子踏入一片山峰的阴影之中，空气里饱含着凉意。他们停在房门边观察第三个区域。里昂开始猜测他们在这个灰黑色的房间里究竟会遇到猎杀者还是喷吐者。

布满岩石的险峻高山整体呈灰色，直直地耸立在他们面前。墙壁、天花板、还有那些环绕在“山顶”周围，不断蜿蜒着向西延伸的小道全都是灰色的。圆滚滚的岩石、地下的花草也是灰色。将粗糙的花岗岩和水泥混合之后再被染成同一种颜色的巨大石块由人工雕刻成一座险峻山峰的模样，外观上与真的山十分相像。从整体来看，给人一种荒凉的高山屹立风中的印象。

虽然这里没有一丝的风——也没有任何气味。与第二个区域一模一样，完全闻不到任何气味。

“还是把外套穿上吧。”约翰在说这句话的时候，里昂已经将运动衫解下来展开了。这里的气温应该在十五度以下，刚才在沙漠里冒出皮肤的汗水已开始慢慢变冷。

“我们去哪儿？”战战兢兢的科尔睁大眼睛问道。

约翰指了指房间斜对角，也就是西南方：“不是往门那边走吗？”

“我觉得他想问的是走哪条路？”里昂说道。他也和约翰等人一样压低了声音。他可不想主动将自己的位置告诉不知名的怪物。不管走哪条路都会很快与敌人遭遇吧。

三人开始讨论，前面只有两条路，要么走灰色的小道，要么爬那座灰色的山。

猎杀者，或者是喷吐者……里昂在心里暗暗叹了口气。不知他是否在害怕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整个胃部就像是被人紧紧攒住了一般。如果能逃出去，如果能找到雷斯通，一定要好好惩罚一下“蓝色先生”这个老混蛋。尽管这种想法与他的警察身分相抵触，但白色安布雷拉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与整个世界的抵触。

“从防守的角度考虑，还是走小路好。”约翰看着凹凸不平的斜坡陈述了自己的观点，“爬山的话说不定会走入一条死路。”

“这里好像有桥。”科尔说，“这里也有一台监视器，在那儿……”

他伸手指了指房间右侧角落的上部，可里昂什么也看不见——墙壁大约有五十英尺高，看上去就像和同色系的天花板融合在一起了似的。让人产生一种房间无限向上延伸的错觉。

“登上梯子的话就能眺望到。”科尔继续说，“在山的另一边是峡谷，那里有一座用绳子做成的桥。”

里昂一边听科尔说一边打开背包检查弹药。

“M16的子弹还剩多少？”

“这儿可能还有十五发。”约翰敲了敲弯曲的弹夹，然后答道，“还有两个满的，每个有三十发子弹，两个HK手枪的弹夹，一颗手榴弹。你呢？”

“枪里剩七发，三个弹夹，一颗手榴弹。亨利，你数过开了多少枪吗？”

安布雷拉的工作人员点点头：“五枪，我一共开了五枪。”

科尔说完后，挨个看了看里昂和约翰，似乎想要说些什么，但他最终把视线落到自己那双满是灰尘的工作鞋上。约翰看看里昂后耸了耸肩。关于亨利·科尔，他俩就只知道这名男子现在和他们一样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仅此一点。

“请听我说……虽然我知道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但关于安布雷拉，我还是要跟你们道歉。如果我早知道雷斯通是这种混蛋，如果我当时没那么贪心，你们也不会落得这步田地。”

“亨利。”里昂说，“你当初并不知道他有这么坏，不是吗？而且实际上被骗的也不只有你一个人……”

“没错。”约翰也加入进来，“实际上有问题的是那群穿西装的衣冠禽兽，跟你们没有关系。”

科尔低着脑袋点了点头，两肩随着他的放松向下微微一沉。

约翰交给科尔一个新的弹夹，后者接过去塞进腰间的口袋里，然后抬起头用下巴指了指小道。

“走吧。”约翰说话时虽然面对着另外两个人，但他这句话实际上是说给科尔听的。里昂从约翰的声音里听出了激励的意味，说明他对这位安布雷拉员工的印象有了明显好转。

“如果情况恶化我们就退回区域二去。谨慎行事、不要发出声音，尽量朝头部、眼睛射击——当然，如果它有眼睛的话。”

科尔微微笑了起来。

“我一定能击中。”里昂说道。约翰点点头离开背后的大门，朝左边走去。充满冰凉空气的房间自从他们进来之后就一直静悄悄的，除了这三个人的说话声以外什么都听不见。里昂负责殿后，科尔在他前方缓缓地迈着步子。

小道上有水泥干结之前用耙子挖出的细槽。这条路在“山峰”右边，向前延伸了大约七十英尺，然后突然向南转弯，消失在一个坚硬的小丘背后。

大约向前走了五十英尺之后，里昂听到自己背后有石头崩落的声音。坍塌的沙石不断从斜坡上滚下来。

当回头看到离山顶约三十英尺的怪物时，他不禁惊愕不已。即便它就在自己的视野里，可大脑得到的信息除了有个东西在移动以外什么也没有。

它正用四条粗壮的腿像只岩羊一般灵巧地向下跳，就像一只没有毛皮的山羊，又像是……又像是……

它看上去什么也不像。当这种动物快要下降到地面上时，低沉而略带湿气的嘎啦声让站在它前方的任何人都能清楚地听见。那种声音既像吐痰时的恶心声响，又像满嘴鲜血的凶犬在吼叫时的声音。它们采用夹击的策略，阻断了三人的退路。前方、后方都可以听见让人毛骨悚然的响声。

回观测站的整个过程容易得令人难以置信。虽然瑞贝卡还是得有人帮忙才能翻过围墙，但休息了几个小时之后，肢体平衡感以及运动能力都变得比逃出来时敏锐了不少。她的恢复能力足以让大卫吃惊不已。安布雷拉的监视人员也十分配合，准确地说跟没有监视人员差不了多少。围墙两侧各一名，货车旁有一名，都疏于防范。

直升机向南飞去之后，三人立刻开始行动。借在黑暗空气中的行走来放松全身的肌肉。在距离观测站只有约两百码的时候，大卫让其他两人留在原地，独自前去侦查。回来后，他领着浑身抖个不停的两位少女翻过围墙进入观测站内部。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找到一个相对比较安全、温暖的地方显然比打倒监视人员重要得多。大卫认为必须要首先确认行动顺序和瑞贝卡的状态。他最后选择的地点是正中央的建筑物。在这栋房子顶部装有两个圆形的卫星天线和几根普通天线。如果这些东西都如他所料是通讯中继发射器的话，那么那里就是三人应该去的地方。

就算猜错了也还有两间房子可去。其中一间是发电室，应该可以调整室内的温度。可以把她们俩留在那儿，然后我一个人去搞些破坏……

他们翻过南面的围墙。安布雷拉面对他们再次回到这里发动袭击的可能性居然如此疏忽，实在是让大卫吃了一惊。负责观察周围情况的两名男子似乎根本就没想过有人会从其他方向进去，就只守着正面和背面两个出口。进入之后大卫立刻朝最深处的建筑物靠拢。然后在那里发出集合信号。

“正中央那栋建筑物……”他小声说道，“如果我猜得没错，那儿应该没有上锁。但有可能开着灯。我先进去，确认安全之后再向你们发信号。如果听到枪声就就尽全力跑进来。不要离开建筑物，横穿观测站的时候要把身子压低，明白了吗？”

两名少女一齐点点头。瑞贝卡保持着靠在克莱尔身上的姿势，除了那只拖在身后的左脚以外其他情况并没有恶化。虽然又有些晕眩，脑袋也开始疼起来，但刚才那种让大卫无比担忧和恐惧的混乱思想已经完全消失了。

大卫背过身，开始慎重地朝最接近围墙的建筑物走去，并且频繁地回头查看女孩们是否跟在他身后。他们很快到达了西侧围墙的边缘，然后敏捷地从阴影中钻出来。大卫先确认了一下西侧那名监视人员的位置。由于周围太暗，他看不清对方的脸，不过在金属栅栏前方有一个浓黑色的影子。大卫举起M16对准了目标，同时小心防备着不被对方看见。

现在不开枪就太可惜了……可枪声会把其他监视人员吸引过来。虽然大卫不担心另一侧围墙的那名男子，可问题是看守着货车的人要怎么解决。由于距这里相当远，所以在前来调查之前有可能会先用无线电联系一下。

就算能轻松干掉这两个人，那么要如何接近货车呢？就算悄悄靠过去也很容易被发现，而且周围没有任何的遮挡物……

算了，到时候再说吧。比起担心监视人员，他还有更重要的事。大卫蹲在地上，将M16的瞄准器对准围墙上方的人影之后朝克莱尔和瑞贝卡发出了信号。大卫为了保持随时能准确射击的状态而屏息凝神，两名女子也十分配合，离开时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两人走远后，大卫立刻跟了上去。长年的训练让他能够像幽灵一样悄无声息地高速运动。待藏进建筑物的阴影之中后，大卫的紧张情绪总算得到了一些缓解。

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了。穿过这几栋建筑之间的漆黑通道就可以到达中央那座建筑物。

不到一分钟，他们就来到了与目标隔着一大片空地的地方。大卫抬了抬下巴示意女孩子们退后，然后顺利穿过空地，在对面的大门旁停下。他伸手握住寒冰一般的金属把手用力向下一按，门锁被打开的咔嚓声终于证实了他的判断。

这就是通信室。一定是这支攻击小队的队长特意打开的，用意则是为了让监视人员看到我们回来后立刻用通信卫星向他报告。

尽管这只是大卫的猜想，不过他是正确的。

接下来就得祈祷幸运降临在我们身上了。如果里面开着灯，对看守来说就像狼烟一样显眼。即便他们在站岗时有可能脸都冲着外面，但仍然有危险。

大卫深吸一口气，慢慢把门推开，眼睛刚感觉到模模糊糊的灯光便猛地从门缝里钻了进去，并转身把门关好。他靠在门上慢慢地从一数到十，这才让紧张的心情稍稍放松，深吸了一口温暖的空气。这栋像仓库一般的建筑物似乎被分成好几个房间。他所在的房间里满是电脑等物品，从地板延伸到天花板的圆筒状电缆连接着卫星天线的接收器。

整个设施与外界联系的所有设备……

大卫按下墙上惟一的开关把头顶的电灯关掉，然后微微一笑，打开门准备让瑞贝卡和克莱尔与自己汇合。

“背靠着墙！”里昂大声叫道。科尔条件反射般地照做了之后才发现他这么说的理由，因为从前面某个地方也传来了黏黏呼呼的声音。

看到神秘的恐怖生物慢慢靠过来，自己又退无可退时，科尔好不容易才让自己没有叫出声。即便亲眼看到了那只停在约十五到二十英尺之外的生物，科尔还是无法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这种动物实在是太奇特了。

这到底是什么？

它长着脚趾分开的蹄子，从这个角度看像是雄性山羊，体型也差不多——但它没有毛皮和角，没有任何特征与自然生物相似。细长的身体像蛇一样覆盖着茶红色的小鳞片，反光并不明显，看上去有些混浊。乍一看就像是一层风干的血迹似的。脑袋的样子总让人觉得像青蛙——脸部扁平，没有

耳朵，两只黑色的眼睛突出在脑袋两侧。剩下的就是那大得惊人的嘴巴——下颚像牛头犬一样向前伸，露出锋利的牙齿。整个脑袋也覆盖着那血迹般的鳞片。

它张开嘴巴露出上下两颚后可以清楚地看见这种动物没有门牙。从喉咙深处发出的恐怖而奇特的湿润嘎啦声与人工山另一边某处的同伴相互呼应。

叫声越来越响，越来越低沉。就在此时，它抬起那颗丑陋的脑袋面向天花板，脑袋突然向下一甩，朝着科尔等三人吐出一团什么东西。粘稠的焦油状红色液体在空中划出一条弧线朝里昂飞去。

里昂举起双手想要把这团东西挡下来，同时约翰向前大跨几步开始朝怪物射击。

——这是喷吐者。

粘液碰到了里昂的手臂。要是没有及时抬起手的话一定会正中面门。看到有人向自己开枪后，喷吐者迅速作出反应，转身敏捷地朝人工山跳去，只用几秒钟便到达了山顶。从那轻快的长距离跳跃中感觉不到任何的恐怖、痛苦和压力。它前进了约二十英尺后又敏捷地跳回地面，在联络通道前停下。简直就像是在对三人说“此路不通”一样。

完全把我们困住了，混蛋……

不知从何处传来的叫声虽然没有变得越来越响，但也没有消失的迹象。不过不知是不是因为失去目标之后没有了继续吼叫的理由，嘎啦的声响很快挨个消失，并突然停了下来。周围又恢复了刚才的平静。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约翰一边从背包里取出新的弹夹一边问道。脸上除了明显的疑问以外什么都没有。

“我没有受伤。”科尔小声说道。由于把手枪握得太紧，他的几根手指几乎失去了知觉。科尔模模糊糊地看见，里昂似乎正要去碰袖子上的一团茶红色粘液……

突然，里昂痛苦地大叫起来，然后像是烧伤一般把手缩了回去。

“有毒！”他说完立刻在外套上擦掉粘液把手举起来。左手食指和中指的尖部已经变成了明显的深红色。他赶紧把手枪放进枪套，在不碰到那些酸性粘液的情况下把黑色外套脱下来扔到水泥地板上。

科尔不禁感到庆幸，要是里昂没有用手挡住的话……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约翰皱着眉头叹了口气，“这下糟了。必须尽快从这儿出去……你不是说有桥吗？”

“啊，应该还在那儿。在峡谷附近。”科尔回答道，“峡谷宽约二十英尺，不知道有多深。”

“走吧。”说完，约翰便急匆匆地迈着大步朝那个没有道路相通的地方走去，科尔跟在他后面，最后是里昂。约翰在距离转角处大约十英尺的地方停下，背对着墙壁把头转向里昂。

“是你掩护还是我？”里昂平静地问道。

“我来。”约翰回答，“我先出去吸引它们的注意力，你们往前跑。科尔，你跟着里昂。把头埋下，明白吗？一口气冲到大门那里去。然后……尽可能帮我一把……”

约翰的表情忽然变得十分严肃：“就算帮不了我也没关系……”

科尔从刚才开始就一直感到强烈的歉疚。这两个人在保护我。保护我这个萍水相逢，让他们遭此横祸的人……在思考究竟要如何报答他们时，科尔忽然发现自己绝对无法还清自己欠他们的东西。因为这两个人救了自己的命，而且不只一次……

“准备好了吗？”约翰问道。

“等等。”里昂忽然转身朝刚才扔掉运动衫的地方跑去。而喷吐者就像雕像一般站在门门，静静地盯着他们。里昂捡起运动服赶紧回来之后，从背包里取出小刀切掉带毒的袖子，然后把剩下的交给约翰。

“如果你打算一直站在这儿掩护我们的话，还是把脸包起来比较好。”里昂说，“看样子子弹似乎很难伤到这些敏捷的怪物，那射击的时候也就不用怎么瞄准了。我们过去之后就会大喊，如果不安全的话我会说……”

目中无人的嘎啦声再度响起。科尔的脑海里不自觉地浮现出闷热的夏夜里知了那机械般单调的“呖呖”声。他猛吸一口气，看样子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没时间了。”约翰说，“快走吧……”

他接过残破的运动服，出人意料地对着里昂咧嘴一笑：“喂，你该买些高级点儿的除臭剂。这上面的气味让我想到了狗的尸体。”

约翰没等里昂做出反应就迅速用衣物盖住了自己的脑袋，下部微微张

开，让他可以看到地面。他低下身子，不再理会无比紧张的科尔和里昂，小跑着朝一片开口地前进。只听啪嗒啪嗒的几声怪响过后，盖住约翰头部的运动服上沾了不少有毒的红色粘稠液体。这时，约翰立刻朝两人挥了挥手。

“就是现在！”

里昂大喊了一声，紧接着便与科尔一起埋着脑袋冲了出去。

此时科尔眼前只有里昂那两只正在全速前进的皮靴和模糊的灰色岩石，还有自己那瘦弱的双腿。听到从左侧传来的熟悉嘎啦声之后，科尔因为恐惧而把腰弯得更低了。

很快，当脚下传来与木块接触的咚咚声时，他们明白自己已经到了桥上。脚下这些由细绳连接起来的平坦木板在不住摇晃。大桥下方的V字型峡谷非常深。也许比整个“星球”的最底部还要深四十到五十英尺。

他们在脑袋开始晕眩之前重新跑上了灰色的土地。只用注意里昂的靴子在哪里，不用去想其他事真是太方便了，科尔一边这样想一边全力奔跑。心脏在胸腔里猛烈跳动着。

不清楚究竟过了几秒钟还是几分钟，科尔在看到里昂的靴子渐渐慢下来之后终于把头抬了起来。是墙壁，门就在墙壁上！我们成功了！

“约翰！快过来！”里昂一边大吼一边朝来时方向退回去几步。同时举起手枪做好为约翰掩护的准备，“快来啊！”

科尔回头看见约翰猛地撕开了头上的运动衫。有好几只喷吐者开始在他前方聚集起来。有六、七只又一次发出了怪叫。约翰从它们之间的缝隙穿过，全力向前跑。虽然至少有两只吐出了什么东西，但约翰的速度很快，所以科尔看到粘液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稍稍碰到了他的衣服。怪物们开始跳跃着追赶约翰，虽然壮汉的速度相当快，但他们之间的距离还是在不断缩短。

跑啊！跑啊！跑啊！

科尔也举起枪瞄准那些喷吐者，等它们一进入射程就开枪。

约翰跑到了吊桥。

然后，他便从两人的视野中消失了。

吊桥断裂，看不到约翰在哪儿……

第十六章

在感觉到桥面下沉了一两英尺的瞬间，缆绳便发出劈啪的声响。约翰一边跑一边本能地把手向前伸，脑海中满是“应该可以过去吧”的意念。

但他的身体还是在往下落，膝盖很快撞到了下沉的木板上。不过，他还是伸出手抓到了一个牢固的东西。

桥板发出砰的一声闷响过后，约翰还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右手关节就猛地撞上了一块岩石。他用左手死死抓住一块木板，把身体吊在深沟的上方。无数残破的木板开始从断裂的吊桥上往下落。留在深沟北侧的两个绳结全都已经断裂了。

约翰重新抬起右手，将脱落的木板从桥上取下来扔掉。这些碎片在撞上谷底那些先前掉落的木块后发出喀喇的声音。要是抓紧牢固的木板，应该能爬上去……

就在这时，一团红色的粘液突然打在他头顶的石壁上，然后在离头部右侧只有一英尺的地方一边腐蚀缆绳一边向下滑。

这还真是雪上加霜……

砰砰砰！谁在用九毫米口径的手枪射击？不过喷吐者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响，这等于在告诉约翰必须得赶紧离开这个地方，不然就麻烦了。

他再次用力把手往上伸，二头肌在外套下剧烈收缩，手掌抓住上方的另一块木板之后全力把身体向上拉。这样就离峡谷上方的枪声更近了，里昂的喊声以及九毫米子弹发射时的响声无处不在，盖过了其他一切声音。

伙计加油啊，我马上就来……

只用手让身体上升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从握紧的拳头里不断渗出鲜血。而挂在肩上那把不断晃动的M16自动步枪更加重了他攀爬的难度。不过约翰还是在一点一点地上升。还有一次就能爬上去了……

在这个瞬间，一团湿热的粘液突然打在他右手的指甲上，那种痛楚就像在被硫酸灼烧一般。

约翰放开右手，用力甩掉那果冻般的粘液，然后胡乱地在衣服上擦了擦。左手虽然勉强地抓着不断晃动的断桥，但从右手指尖传来的痛楚就像疯狂的火焰一般炙烤着他的神经。此刻他能够做的只有发出惨叫，拼命忍受这种痛

苦——指头那火辣辣的触感让他开始觉得自己说不定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

“在这儿！”

一声嘶哑而歇斯底里的大吼从约翰头顶传来，他抬头一看，发现科尔拽着工作服的一头蹲在深沟边缘，将另一头伸到了离约翰鼻子不远的地方，用充满恐惧的眼睛盯着壮汉。

“约翰，抓住！”科尔大吼着，尽可能地将手往下探，他脚下的一些水泥碎块不断滑入深谷之中。如果科尔再大喊些什么的话，说不定里昂就会完全听不到自己为了驱赶那些喷吐者而连续开枪的声音。

一瞬间过后，约翰便对科尔的指示作出了反应，而他在那一瞬间想的是“我得救了”。亨利·科尔的身高最多只有五英尺八英寸，就算加上衣服，体重也不过一百五十磅。现在的科尔看上去就像是一只疯狂的乌龟，正用力把脖子往甲壳里缩。

真是的，这样子实在太有趣了。不仅有趣，而且还让人感动得一塌糊涂。虽然约翰的手指还在不停刺激着他的痛觉神经，但刚才有那么一、两秒的时间，他完全忘记了疼痛这件事。

约翰咧嘴一笑，没有理会科尔那不停颤动的手臂，而是莽撞地继续用受伤的手指把身体往上拉。背后嘎拉嘎拉的声音虽然越来越响，但它们现在应该发射不了口水炸弹。

“让里昂用手榴弹！”

约翰一边喘气一边告诉科尔说，对方听到后赶紧回头，用丝毫不逊于枪声的大嗓门吼道：“用手榴弹！约翰说用手榴弹！”

“现在还不行！”里昂回应道：“快躲开！”

只听啪嗒两声轻响，两团粘液越过深沟朝他们飞了过来。其中一团落在了科尔的靴子上，另外一团落下的地方则离约翰那满是汗水的脸只有几英寸远。

约翰，竭尽全力——他在心里对自己这样说，然后发出一身低吼抓住上方的一块木板，将身体向上拉。他的半个身子总算离开了峡谷，随后膝盖向上一举，终于爬上来了。

“我没事，快走！”

看来不需要再给像发狂乌龟一般的科尔任何指示，他已经开始跑了。里

昂还在继续掩护约翰，后者弯着腰一边向里昂靠拢一边将受伤的手伸进背包里，取出最后一颗手榴弹。里昂注意到约翰手里拿着手榴弹时，他已经把拉环给拔下来了。

“快扔！”约翰大叫着站到里昂旁边。年轻的警官取出自己的手雷，将这种强力爆炸物高举过头顶，用力朝喷吐者们扔了过去。随后两人转身向出口狂奔。

约翰不经意地回头一看，刚好看到有三、四只怪物正朝深沟猛冲，大概是想跳过来。

没有时间细想，约翰压低身体，以尽可能低的角度扔出手雷。当他的手榴弹消失在巨大的裂缝中时，里昂扔出的爆炸物刚好落在怪物们的面前……

几乎就在两人转身卧倒的同时，从身后不远处便传来轰隆一声巨响，岩石碎块不断跌落。紧接着是一连串极其高亢的惨叫。

“成功了！成功了！”

科尔站在两人前方不远处，那细长的脸上没有一丝阴郁，只有欢欣的笑脸，刚才的恐惧和歇斯底里一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约翰直起身子坐在里昂身旁，两个人一起回头往峡谷方向望去。

有漏网之鱼。四只怪物中，站立在深沟另一边的两只还活着，至少腿和身体还连在一起——不过，它们的眼睛全都不见了，从被炸断的腿部伤口处流出不少黑色的液体，脸上全是同类的残骸。它们发出愤怒尖叫的样子让人不禁想起了被踩伤的天竺鼠。

手榴弹爆炸时离得最近的两只则已经四分五裂，变成一团团流着血的肉块，一些碎骨突出胶状的固体——就像伞架被折断时一样。人工峡谷里虽然还可以听到更多的惨叫声，但它们并没有跳上来继续进攻。不管怎么看，这一切都结束了。

约翰站起身，抬手看了看自己的指甲。他原本以为皮肤都已经溶化了，但事情并没他想像的那么糟糕。手指有几个地方起了水泡，还有几处看上去就像被烤焦了似的，但都没有出血。

“没事吧？”里昂站起来一边掸去衣服上的灰尘一边问道。他那张年轻的脸看上去似乎比约翰还要老成。

看来不能把这家伙称作新手了。

约翰耸耸肩说道："手指受了点儿伤，不过现在看来暂时不会死了。"

他突然注意到科尔正直愣愣地看着两人，他的身体因为受到肾上腺素的影响而抖个不停，而且脸上的表情就像是忘记了该怎么说话一样。这时约翰清楚地回想起了自己在第一次勇敢地战斗后身体有什么反应。情绪会变得激昂无比，而且感觉自己精力充沛。

"亨利，你这家伙还真有意思。"约翰把手搭在小个男子的肩上一边微笑一边说。

电工表情僵硬地咧嘴一笑。随后三人便将濒死怪兽那凄绝的惨叫抛诸脑后，转身朝区域四走去。

灰尘散尽之后，那三个人还活着。雷斯通睁大眼睛盯着屏幕，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他的胃部又开始一阵一阵地绞痛，而心中的恐惧则在渐渐高涨，他最后终于无法忍受，一拳砸在操作台上。

"这怎么……怎么可能！你们这几个蠢货！你们应该已经死了！"

由于突如其来的冲击和挫折感实在太过强烈，雷斯通连自己的口齿已经变得模糊不清都没有注意到。

他一直认为三名实验对象无法逃过猎杀者的追杀，但Ca6也应该可以把他们全都干掉才对啊！

雷斯通无法相信他们竟然能活到现在。三个人所遇到的二十四只实验体中，鸭子只剩下一只，其他的全死了——要不就是即将死去。他无法相信这个事实。而他最不愿承认的事就是让这出悲剧上演的始作俑者正是他自己，以及因为野心和自尊心的关系而忽略了一开始就应该完成的一些事。这不是他的能力不够。雷斯通是白色安布雷拉上层官员中的一人，已经过了对自己的能力评价感到不安的阶段。但至少应该告诉西德尼或是特兰特。这样做不是去寻求帮助，而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如果从某位上司那里得到什么建议的话，应该就不会被要求承担全部责任了……

现在还不晚。赶紧找一个人，向他说明问题和目前的情况——最好只说入侵者进入了区域二。录像的时间以后再修改……虽然没有经过"121"测试，而只用"3K"进行了检验，但"猎杀者"大致上已经完成了各种测验。之前曾经往斯宾塞别墅放了几只。从回收的数据来看，我确信那三个人会在

区域四被干掉。就算死不了也绝对逃不出去。如果再加上总部派来的援军，这次危机基本上就能够平息了。

雷斯通对自己的正确决定十分满意，随后便将手伸向操作台下方，把电话拿了起来。

“安布雷拉，特别部门的……”

语音突然中断。从电话那边传来的柔和女性嗓音刚说到一半就完全中断，连杂音都没有。

“我是雷斯通！”尽管他此刻感到自己的心脏就像被一只冰冷的手紧紧攥住了一般，但最后还是用尖叫一般的声音大喊，“喂！我是雷斯通！”

什么也听不见。忽然，他注意到屋里的光亮发生了变化，好像变得更亮了。他在心里拼命祈祷自己的预测是错误的，同时坐在椅子上转了个身。

一整列监视器的屏幕上只有不断跳动的雪花，一共七台，全都被切断了电源——几秒钟之后，在雷斯通还没想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所有画面又都变成了一片漆黑。

“喂？”他朝着被切断的电话另一边小声问道，自己那带着酒气的温暖呼吸碰到了送话器上。没有声音。

他现在成了孤身一人。

“杀手”安德列·鲍曼浑身冷得要命。不仅如此，他正在做的事也非常无趣，一心只想着中士为什么要特意派人看守这个空无一人的小货车。那些入侵者没有回来，说不定早已经离开了。而且，就算要杀个回马枪也绝不会首先选择回自己的货车。因为这根本就是自杀行为。

不管他们究竟是有后备车辆还是待在这块平原的某个地方被冻成了冰棍儿，自己这种警戒绝对是毫无意义的。

安德列将围巾稍稍往上提，把自己的耳朵包住，然后重新握了握手中的M41。端着十五磅重的冲锋枪虽然算不了什么，但他已经在这里站了太久了。如果中士不会立刻回来的话，他真想躲进货车里稍稍休息一下，顺便避避寒。这份工作的薪水还不足以让他在能让子弹结冰的荒郊野地站上一整晚。

他靠在汽车的后保险杠上，心里想着瑞克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他不认识被手榴弹炸伤的其他人，不过瑞克·夏侬是他的好朋友，在被送上直升机

的时候全身都是血。

要是那些混蛋敢回来，我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们……

安德列轻轻一笑，自己可不是平白无故被称作“杀手”的。因为他在进入安布雷拉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以猎鹿为生，所以射击十分精准，可以说是小队中最厉害的一个。

这儿又冷又无聊，而且累得要死。真是个蠢任务。我打赌，如果那三个蠢货真会在这里出现，我就把帽子吃下去。

在黑暗之中听到低声诉说一般的求救声时，他还在脑海里不断抱怨着这整件事。

“求求你，救命……不要开枪，求求你救救我。我被击中了……”

是纤细的女性声音，而且十分性感。安德列打开手电向一片昏黑照去，看到了约三十英尺外的一个瘦弱身影。

身穿黑色紧身衣的少女正蹒跚地朝他走去。她没有带武器，受伤的左脚拖在身后。那张苍白的脸在灯光照射下显得十分凄惨，安德列开口喊道：“喂，站住。”

虽然他嘴上这样说，但语气显得并不怎么严厉。那名女子很年轻，虽然安德列自己也只有二十三岁，但少女明显比他还要小几岁，看上去可能刚刚成年，而且身材相当不错……

安德列把M41的枪口稍稍往下一沉，心里想着在这种地方能救助有困难的少女实在是太令人高兴了。她有可能和刚才那三个入侵者是一伙的，而且可能性非常大。但不管怎么看她都没有任何威胁，只要在直升机回来之前把她抓住就行了。而且，说不定还会因为得到帮助而感谢我。

而且，像个绅士一样的优良举止总是得到好下场的窍门，一般来讲在电影里好男人虽然在最后也许会离开，但在那之前应该可以好好享受一下吧……

少女拖着伤腿慢慢靠近安德列，他为了不刺痛对方的眼睛，贴心地把灯光偏向一旁。然后以十分真诚和有礼貌的声音——女人就喜欢这个——开口询问，同时伸出手朝她走去。

“出了什么事？来，把手给……”

一团又黑又重的东西猛然从侧面向他撞来，当即便把安德列打倒在地，

让他的呼吸不禁一滞。在还没反应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一束强光便打在他的脸上。在安德列努力调整呼吸的时候，M41被人一把夺了过去。

“不要乱动，否则我就开枪。”是一名英国口音的男子在说话。自己脖子上的皮肤触碰到了冰冷的枪口。他浑身僵硬，一动也不动。

啊！混蛋！

安德列抬头一看，发现那位少女正端着冲锋枪——也就是他的枪——俯视着自己。完全看不到刚才的柔弱。

“你这骗子。”安德列说完，女孩微笑着耸了耸肩。

“不好意思。虽然不知道这算不算安慰，但你的两个同伴也都和你一样。”

从背后传来另一名女子的声音，听上去十分愉快：“而且他们现在很好。发电机房可是个很暖和的地方哦。”

“杀手”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在被命令站起来朝观测站走的时候，他在心里默默发誓以后再也不小看女人了。

此外，他实在想不出怎样才能把自己的帽子吃下去，所以同时决定下次再感到无聊的时候决不回想这次发生的事。

睡神扫描
地址

第十七章

区域四完全就是一个城区。在里昂看来这里甚至比他至今见过的所有东西都不可思议。刚才三个区域虽然也很奇妙，几乎以假乱真，但很快便能看出那都是假的——没有细菌的森林，沙漠中那白色的墙壁，以及人工雕刻出的高山。无论何时都不会忘记那些都是人造的东西。

但眼前这个……这不是仿造某个街区做出来的东西，而是与真实的城市一模一样。

区域四是有数个街区大小的夜晚城市。其规模足有小城镇那么大，没有三层楼以上的建筑。但这完全就是城市——街灯、人行道、店铺、百货公司、汽车停在铺有柏油的大道上。离开高山的三个人立刻进入一个具有典型美国风格的小镇。

但乍一看，只有两个不自然的地方——色彩和整体氛围。所有建筑物都是用红砖砌成的，整体呈黄褐色，而且看上去好像还没有完工。停在路边的几辆汽车在一片昏黑中并不是十分明显，里昂眼睛里只有一片漆黑。

而且，这个氛围……

“感觉很奇怪。”约翰平静地说，科尔和里昂也认同似的点点头。三人在背靠着大门环视这个寂静的小镇时，切实感受到这里让人非常不安。

就像噩梦一样。自己变成了一个迷路的孩子，身处一个没有其他任何人，所有东西都十分奇妙的世界。

但也和所谓的鬼城不同，三人所在的小城和一个完全荒废的地方不一样。从来没有人在这儿住过，今后也不会有人住在这里。大道上不会有车辆行驶，孩子们不会在街角嬉戏。没有任何人、任何生物会把这里称作是自己的家乡……面对这种足以让人气血不畅的空虚，实在找不出比“感觉很奇怪”更合适的形容。

大门前方的一条公路呈东西走向，左侧那面深蓝色的墙壁就是它的尽头。从他们现在站的地方只能看到一条南北走向的柏油马路消失在视线尽头的黑暗之中，一路上还有几个路口，将整个地区分成格子形状。拖着一条长长黑影的路灯发散出柔和的光亮，虽然足以让人看见周围的情况，但想要看得更清楚一些就很难了。

在三人前方不远处有一栋两层的黄褐色建筑，在其正面停着一辆小轿车。约翰走过去敲了敲引擎盖，里昂随即便听到几下低沉的“咣咣”声。里面是空的。

“那么……要对付的是猎杀者吧。”约翰说出这句话的同时，里昂忽然感觉这个名字就像眼前这个宽广的无人街区一样，令人感到十足的恐惧。

“这个称呼多少说明了一些问题。”里昂一边说一边从半自动手枪里取出弹夹，数了数剩余的子弹。里面有五发，装满子弹的弹夹还有一个，约翰手里有两个——不，他也只剩一个，另一个在科尔那里。如果里昂没有算错的话，约翰手里只有一个M16的三十发弹夹，剩下的都在步枪里。

已经没有手榴弹了，其他弹药也即将用尽……

“我们怎么办？”科尔提出问题后，约翰很快便回答了他。不过这位壮汉在说话时眼神越来越谨慎，不断观察着位于一片漆黑之中的所有拐角、所有窗户，表情越来越严肃。

“你好好想想。”约翰说，“翼龙、蝎子、吐口水的怪兽……然后是猎杀者。”

“啊，没错。”科尔眨了眨眼睛，带着一脸畏惧表情惊恐地朝四周望去，“情况很糟糕。”

“我记得你好像说过最后一道门的外侧加装了一根门栓？”里昂问道。

科尔点点脑袋表示的确如此，约翰却失望地摇了摇头。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像个傻瓜一样把最后的手榴弹用掉？”他的声音很平静，“这下没办法把门炸开了。”

“要是不用，我们早死了。”里昂说完之后补充道，“而且说不定手榴弹也没什么作用。那里很可能是和入口处一样的门。”

约翰无奈地长叹一口气：“如果真是那样，我们就只能碰碰运气了。”

接下来他们便陷入一阵沉默之中，每个人的心情都沉重而不安。最后打破这阴郁气氛的是科尔：“那……我们三个人就睁大眼睛、竖起耳朵，一起行动吧，怎么样？”

虽然他的语气听上去还是有些战战兢兢，但这不像是征求意见，而是断定只好这样做。

约翰微微一笑，扬起眉头说：“听起来不错。要是能从这儿出去的话，

今后你要怎么过？是站在正义这边，还是继续为安布雷拉卖命？”

科尔带着不安的笑容回答道：“这个问题还是等出去之后再问我吧。”

下定决心之后，三人便开始向南方前进。他们踏着谨慎的步伐走在公路正中，老是感觉在阴暗空荡荡的建筑物里有什么东西通过那些窗户监视着他们。尽管每个人的动作都很轻，但皮靴踩在柏油路上的细微声响和沉重的呼吸还是在这个空无一人的小镇里形成了回声。每一栋建筑物都没有标示牌等装饰，至少在里昂眼中，每座房子里都没有亮灯。这沉重而毫无生气的阴郁气氛让一些令人不快的画面突然袭击了里昂的大脑。他想起了第一次到浣熊市警局上班的那个夜晚，开着车行驶在被病毒笼罩的城市里的情景。

当时那条大道充满了死亡的气味，无数吃人的魔鬼在黑暗中徘徊，还有长着黑亮羽毛的乌鸦在吞食腐肉。整个城市发出了临死前的痛苦呻吟……

三人来到街区中央位置后，约翰突然抬起一只手。这个动作把里昂拉回到了现实之中。

“等等。”约翰说完便朝左侧一列“店铺”的其中一个跑去。在正面装饰着一大块玻璃的小店让里昂想起了总是在橱窗里放着婚礼蛋糕的点心商店。约翰透过玻璃向里面看去，然后试了试能不能把门打开。让里昂惊奇的是，门居然开了。约翰把头往里探去，足足看了有一秒钟，然后才把门关上跑回两人身边。

“虽然没有柜台之类的东西，但的确是个真正的房子。”约翰压低声音说道，“有后壁，有天花板。”

“猎杀者说不定就藏在某个店铺里。”里昂提醒道。

没错，如果那些怪物比我们更害怕的话，事情就太简单了。我们的运气向来不错……

“对了！”科尔在注意到自己的声音太大后脸一下子变红了，随即小声解释道，“我想到怎么出去了，也许能行。那些动物都关在后壁背面的一个小屋里。其他区域的情况我不知道，但环绕区域四的是一条走廊。我以前见过那个小屋与这个区域相通的门，大概离西南角二十英尺，跟出口比起来那个地方要脆弱得多。也就是说，那里没有上锁，也没有经过特别加固。”

约翰点了点头，里昂也觉得与在外侧用门栓固定的出口比起来，科尔说的那个地方明显打开的希望较大。

“好。”约翰说，“这个主意不错。究竟能不能行……”

他注意到右侧那栋黄褐色两层建筑物的阴影里有什么东西在动。约翰赶紧停止发言，和其他人一起紧张地盯着那一片暗影。十秒过去了，然后是二十秒……不管那里究竟有什么，都完全没有任何动静。难道说……

难道说……是我们看不见？

“什么也没有。”科尔小声嘟囔道。里昂也一脸怀疑地放低了手中的九毫米手枪，脑子里想着约翰是不是把摇晃的影子看成有什么东西在移动……

就在这时，他们看不见的怪物发出了一声怒吼。声音尖锐而令人恐惧，既像凶暴的怪鸟，又像被惹怒的野兽。

之后，黑暗本身开始移动起来——里昂仍然没看清那究竟是什么，因为那就像是漆黑的空气一般，就像建筑物的一部分在活动似的。除此之外，在距离地面约七英尺的地方有一颗小眼睛发散出微暗的亮光，呈暗色锯齿状的爪子或许很快就会落到柏油地面上。当那不知名的生物朝他们跳过来时，里昂终于反应过来，这只怪兽拥有和变色龙相同的能力。

在带着腰间那沉重的物件快速返回控制室的路上，雷斯通终于稍稍安心了一些。虽说如果能看到猎杀者残杀那三个人的场面一定能让心情轻松不少，但他现在认为只要能看到尸体就很满足了。

还是说，已经足够了呢，只要他们被干掉，就没有任何问题。

雷斯通突然想喝点儿什么。他想回控制室之后把自己关在里面，直到霍金森回来。虽然在发现通讯中断时他曾经有一瞬间的歇斯底里，但那种行为对改善状况一点儿作用也没有。电梯保持着关闭的状态，那个无能的中士也很快就会带着增援回来。如果地面上的三个人已经把所有通讯装置全都破坏的话——实际上已经能确定这一点了——就把他们交给霍金森处置。另外，如果真是可能性极低的技术故障，那么上级部门的通知就送不到这里，他们很快就会派一个新的电力工人过来。

虽然无法跟同僚联系这一点让人十分恼怒，但雷斯通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样反而对自己有利。面对如此困难的情况，如果能顺利解决的话，相信每个人都会对我心生敬佩吧。综合各种情况考虑，将入侵者关进测试区是他惟一的选择。没有人可以指责他，至少不能过度指责。

看着从自己房间带来的点三八口径左轮手枪，雷斯通的心情更加轻松了。之所以把这个带到“星球”来，是因为它是杰克逊送的礼物。虽然他对枪不怎么了解，但这把左轮手枪只需要瞄准、扣动扳机就行了。再加上它这种份量，就算直接用来砸人也是一种有效的攻击手段，不过不得不注意的是它没有安全装置。

在走到离控制室约有一半路程的时候，他忽然开始疑惑用不用把工人们从自助餐厅放出来。雷斯通之前明明从上着锁的餐厅大门经过了两次，但却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虽然脑子里忽然闪过转身回去的想法，但他紧接着便得出结论，还是就让那些人待在那里面吧，确认猎杀者们是否在正常工作比这件事重要得多。而且他打算等到恢复了与总部的联络之后立刻开除这些毫无作为的属下，因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为了保护“星球”和雇主勇敢站出来反抗。

控制室就在自己的右前方。雷斯通小跑着转过拐角，迅速穿过大门。其中一个画面恢复了显示功能，上面有几个影子在晃动。蓝色先生立刻带着马上就能看到那三个人倒在血泊之中的热切盼望，极其兴奋地朝椅子跑了过去。他们不必感到可耻，因为这几个人出现在了错误的地方，遇到了错误的敌人……

他们还没死，一个也没死。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灭亡只是早晚的事。三人正一齐向一只猎杀者射击。很快，另一只也跃入画面之中，和它旁边的汽车一样呈深黑色。

虽然“红色”赶紧把身体向右转，瞄准新的威胁开始射击，但几颗小小的子弹根本无法将它逼退。猎杀者猛地向前一跳，进一步缩短了和目标之间的距离。刚才那一跳足有二十英尺远。从实验资料来看，它最多应该能跳出三十英尺。

科尔也朝第二头开枪了。约翰则继续将子弹射向那只踩在柏油马路上之后变为灰黑色的猎杀者。这一只已经中了不少枪。就在雷斯通把注意力放到它身上的时候，怪物猛地转过身向前一跳，从画面上消失了。

第二只仍然保持着黑亮的颜色，抬起一只满是肌肉的手挡下射向身体的子弹。全身赤裸的无性别人形怪兽个子相当高。那爬虫类外形的头盖骨就像被什么东西削去了一块似的，利爪足有三英寸长，它正把头向后仰，发出凶

猛的吼声。雷斯通很熟悉这种吼声。虽然这个监视系统目前只有画面没有声音，但那吼声还是从蓝色先生的记忆中蹦了出来，瞬间挤满整个脑海。紧接着第二只怪物便完全与马路的颜色融为一体，几乎完全看不到。猎杀者再次挥舞手臂，一掌便将“红色”拍倒在地上。

好！

约翰赶紧上前几步护在受伤的同伴身前，继续朝不断改变颜色的怪物射击，科尔则拉着“红色”的腿往后退，两人好像在说些什么。

紧接着，三人便朝南面跑去……没有追上去？是猎杀者受重伤了吗？约翰停止射击后，它的胸口和脸上全是鲜血。

是眼睛，一定是眼睛被击中了。这帮混蛋！猎杀者摇摇晃晃地倒了下去。虽然那不是致命伤，但会另它丧失一段时间的活动能力。

约翰也转身朝同伴们跑去。画面上没有其他的猎杀者——不过雷斯通相信他是因为体色的关系才看不见其他实验体的存在。不管怎么说，他们已经跟死去没什么区别了。要想避免战斗，安全逃出第四区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地方可供他们躲藏。不过为了以防万一，雷斯通还是按下开关，锁上了连接区域三的大门。

你们已经无处可藏了……

从刚才开始，监视摄像头就一直显示的是位于南面的公路，但那三个人始终没有出现。雷斯通皱着眉头切换摄像头，按下显示建筑物正面的开关。

他看到大门紧闭着。那三个人一定是躲进某家店里了。雷斯通摇摇头，他们最多也只能停留五分钟，不可能再多了。只要猎杀者愿意，它们可以把整个城镇给毁掉，而且主要是通过嗅觉狩猎。实验体们一定能追踪到躲躲藏藏的入侵者，将这几条除了制造麻烦就一无是处的生命给彻底终结。

他们进入的建筑物内没有摄像头。雷斯通在焦急地等待着那三个人重新出现或是被猎杀者找出来。他不耐烦地咬紧了牙齿，不明白猎杀者们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找到那几个人。不过实验很快就会结束，“星球”也将重归安宁。

猎杀者们应该不会辜负他的期望。只需要再静静地等上几分钟就行了。

他们找到了侵入中央建筑物深处的方法。将吵个不停的三名监视人员关

进发电机室之后，他们偶然发现了那个东西——可以解除基地电梯停止状态的操作面板。

在最深处的墙壁上有一个盖着毯子的凹陷处，四台电梯并排在那里。虽然没有启动，但大卫和克莱尔用力撬开第一道门里有一个供两人乘坐的检查升降机。尽管瑞贝卡疲惫至极，身体状况也不太好，但当她看到与滑轮装置相连的小型平板时仍然放声大笑了起来。

看来安布雷拉那些混蛋没有想到我们会来这儿。这下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潜进去了。

“别忘了把门反锁。”大卫那张疲劳的脸上浮现出胜利的夸张表情。

克莱尔怀疑地看着那小小的四角形金属框体。

“所有人都去吗？”

大卫没有立刻回答，只是转身看着瑞贝卡。少女立刻就明白了他要说什么，并开始思考能在大卫开口前就把他说服的正当理由。

直升机也许正在返回这里的途中。如果有人受伤的话，我会起点作用的。要是那几个监视人员跑了怎么办……

“瑞贝卡，老实告诉我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从大卫的表情来看，无法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十分疲劳，头疼，有一条腿使不上力气——但如果到下面去的话一定要带上我。虽然我的身体状况不太好，但也不会立刻倒地不起。而且另一支安布雷拉的小队说不定正在赶来的路上……”

大卫微笑着抬起手：“我明白了。大家一起去。虽然很窄，但重量方面应该不用担心。你们两个都是小个子……”

说完他走进竖井，用手电照向悬在头顶的缆绳，然后检查了一下只安装着半截操纵杆的简易机械盒。

“看样子没什么问题，走吧。”

首先是瑞贝卡，然后克莱尔也跟着她走进只占四分之一个黑暗空间的临时检查升降机。吊舱上下空间稍稍有些凉意，一经晃动就咣啷啷地响个不停，操纵杆也只有一半。克莱尔以极不自然的姿势把身体靠在金属横杆上，三人的身体互相挤压着。

“我要是带着呼吸薄荷糖就好了。”克莱尔小声说。

“我也这么认为。要是你带着就好了。”

听瑞贝卡说完，克莱尔嗤嗤地笑了起来，瑞贝卡明显感觉到了克莱尔胸部的抖动。这一动作也让整个升降机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

“出发。”大卫说完便按下了开关。

升降机发出巨大的咣当声之后开下降。由于声音实在太大，以致于瑞贝卡不禁开始思考这究竟还算不算是一次偷袭。而且，升降机的速度非常慢，以普通电梯一半不到的速度在慢慢往下滑。

上帝啊，请你保佑我们……

只是集中精力想了想这几句话就让瑞贝卡疲惫不堪，发动机的轰鸣声也让她头疼不已。单单只是站在这里而已，就足以让她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身体状况究竟有多么糟糕。随着升降机不断朝一片漆黑的竖井深处下降，通过地面上那道门射出来的四角形亮光在视野里渐渐上升，越来越小，瑞贝卡此时忽然为大家能重新聚在一起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如果大卫反对自己下去，这一点也是一个强有力的反对理由。她慢慢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不久之后重逢的景象。

睡神扫描
地址

第十八章

他们已经穷途末路了。三人喘着粗气，汗如雨下，在建筑物的阴影中慢慢向另一侧的墙壁靠拢。科尔很清楚那些怪物可以轻易撕裂大门，冲进他们的藏身之所，所以整个人显得十分害怕。

——大门发出轰隆一声被砸碎，怪物一边大叫一边挥舞着爪子冲进来，一瞬间便将自己打翻在地……诸如此类的联想充斥着科尔的大脑。

“我有个主意。”约翰喘着气说出一句话。虽然这让科尔心中瞬间燃起了希望之火，但在听到约翰的下一句话之后，火焰却又很快熄灭了……

“我们尽全力跑过去怎么样？”约翰果断地说。

“你脑子出毛病了？”里昂反驳道，“你不是看到它们的跳跃能力了吗？我们不可能跑得比那些怪物还快……”

约翰深吸了一口气，压低嗓子快速说道：“没错。但我和你的枪法都很准。可以在途中打掉几个路灯。就算他们在黑暗之中也能看见，但至少可以制造一些混乱情况。”

里昂什么都没说。科尔虽然看不清对方脸上的表情，但他知道里昂正在用手揉捏被怪物打伤的肩膀。看上去就像在仔细思考约翰的提议似的。

这两个人的脑子都不正常了！

科尔由于恐惧而没办法清晰地说话，但他还是尽力表述了自己的意见：“还有其他选择吗？比如，那个……向上走，从房顶过去怎么样？”

“建筑物有高低差。”约翰回答，“而且，我不认为这些东西能够承受我们的重量。”

“如果我们……”

里昂用稳重的口气打断了科尔的话：“已经没有子弹了，亨利。”

“那就回第三区去，这也许是个办法……”

“我们离西南角比较近。”约翰坚定地说道。虽然科尔明白现在的情况，但他依然十分讨厌这个计划。所以他才唠唠叨叨地询问有没有其他选择，思考有没有其他办法。猎杀者实在是太恐怖了。对科尔来说，那是他迄今为止见过的最恐怖的东西。

就在这时，从房屋外面传来一声大吼，猛烈的嘶鸣穿透薄薄的墙壁响彻

整间小屋。科尔明白没有多余的时间让他想出一个万全之策了。

“好吧，我明白了。”也就是说他接受了约翰刚才的提议。他一边想着至少要装出一副勇敢者的样子，一边鼓足勇气站起来说出了那句话。

说不定会没法保住每一条腿，每一只手……科尔下定决心后猛吸一口气，让肩膀稍稍向上耸起。如果非得照约翰说的做不可的话，他不愿变成一个哭哭啼啼的胆小鬼，在那两人面前丢脸——更不想成为他们的负担，要尽全力降低让里昂和约翰来救助自己的的可能性。

科尔从腰包里取出约翰给他的弹夹，从手枪中退出空弹夹后迅速装好。他清楚地听到心脏在跳个不停——而且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感觉到自己是这两人的同伴，决心和意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坚定，而心中腾起的可以称为“勇敢”的激情更把他吓了一大跳。

“说不定我会死在这里……”科尔一边在心中默念，一边等待着恐怖的降临。之前他从未这样做过。如果没有约翰和里昂，说不定他早就已经死了。他猜测自己说不定能够保护两个，或是其中一个人免受怪物的伤害。

已经不需要更多的语言交流，他们站起身朝房门走去。这几个小时对自己人生的影响比之前十年加起来还要明显，不管结果如何，很高兴有机会感受这种变化。这才是真正的自己，这样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还活着。

“准备……”约翰说完后，科尔便深吸了一口气。在从窗口照进来的灯光下，里昂对着科尔微微一笑。

“出发！”

约翰猛地将门打开，三人一齐冲向外面的马路。包围着他们的深夜小镇里充满了猎杀者那狰狞的咆哮。

雷斯通的眼睛放射出熠熠的光彩。他身体前倾，将注意力集中在画面上，看到那三人采取了等同于自杀的策略后开心得不得了。他们疯狂地冲进了一片黑暗之中，简直就像无法自己停下来的失控机器人一样。

他们正在朝南跑。约翰带头，“红色”和科尔跟在他后面。

一只猎杀者从左侧的人行道高高跳起，想向他们打个招呼，随后亮光一闪。众人头顶那个发出泛白橘色亮光的路灯突然绽放出耀眼的光亮，破碎的闪亮玻璃渣哗啦哗啦地落在公路上。他们打碎了一盏路灯。碎玻璃落到那只

突袭的猎杀者身上后，它的情况一下子变得有些奇怪。皮肤由红色变成灰色，身体在原地转了几圈，然后猛然抬起头大吼几声，重新开始搜索攻击对象。

看样子它已经忘了那三个正在拼命奔跑的男子。入侵者们继续向前狂奔，不时高高举起武器朝路灯射击。不断有其他猎杀者朝公路跳去。所有人，所有实验体全都溶入一片黑暗之中，几乎什么都看不见……

就在这时，科尔，那个亨利·科尔假装向左拐，实际上把身体向右边一闪，转身瞄准一只蹲在地上的猎杀者的脑袋开了枪。着弹点立刻喷溅出不少液体，从太阳穴位置流出鲜血。电工在极近的距离再次扣动板机。虽然猎杀者的手脚都还在动，但那只不过是肌肉痉挛而已，它实际上已经死了。科尔也赶紧回头逃开。更多的街灯被击碎，灯泡在爆炸的同时发出白色的闪光，玻璃碎片也不断向路面散去。科尔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朝自己的同伴追去。

“怎么可能……”雷斯通都没有注意到自己正在小声嘟囔着什么，但他明白情况正在朝一个十分恶劣的方向发展。

约翰重复着跑、站定开枪、再开始跑这几个动作。狂暴的叫声紧紧跟在他们身后，玻璃碎片和烧焦的金属气味从各个方向朝他们涌来。

随后他看到一只猎杀者出现在了公路上。它站在前往牢笼的一个路口处，眼睛闪着奇特的亮光，就像一个不断大叫的漆黑裂口一样。

不能浪费子弹。为什么会这样，就像是完全溶进了道路里一样。

他径直朝前方的阴影冲去，在背后那九毫米子弹发射声的伴奏下瞄准了目标。在跑到离大吼着的黑色怪物只有约十英尺时开了枪。

就是现在！

他从自己算好的位置近距离射出一颗子弹，直直地打入了那颗奇怪的脑袋里。

可目标并没有倒下。约翰虽然立刻改变了方向，但还是无法与它保持安全距离。很快他便接近到离那颗仍在大叫的脑袋只有几英寸远的地方，可以清楚看到它粘满鲜血的样子。怪物猛挥它那长得惊人的手臂朝约翰的胸口打去。

这一下径直打在了约翰的左胸上。他以为自己一定会被打断胸骨向后飞

出去，然后全身的骨头都被摔个粉碎——可事实是刚才的枪击让怪物陷入了混乱之中，而且很有可能已经被打瞎了眼睛，所以约翰只感觉到胸口的肌肉因为疼痛而剧烈收缩了一下——虽然这一下毫无疑问也是势大力沉——比他想像的要好太多了。约翰虽然有些踉跄，但很快便重新站稳，离开刚才那个地方经由左侧的小路朝西边跑去。

他回头一看，其他猎杀者还在不停地追来。前面是……

就在那儿！

道路在不足一个街区远的前方那面墙壁处断开了——在距地面约五英尺的地方有一个开口。宽约八英尺，高度至少也有十英尺。

这时从左侧传来另一声尖叫。虽然约翰没有看到巧妙伪装起来的猎杀者，但却清楚地听到了不知是里昂还是科尔开枪时的砰砰声，刚才的尖叫一下子变得更加刺耳、更加激烈。约翰握了握手中的M16，看到前方还剩一个街灯。再经过十秒就能到达那里。

就在这时，深蓝色的墙壁开始慢慢向下滑，让那个巨大开口变得越来越小。几秒钟之内，他们的逃生路线就将消失……

已经进入半疯狂状态的雷斯通迅速按下了锁住小屋的开关。那道大门就像缓慢的蜗牛一般在轨道上爬行。他的手心里全是汗水，脑袋昏沉沉地转个不停。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虽然他已经将区域二和区域三完全的门全都关起来，但因为猎杀者还在区域四里，所以他忘了要把这个地方也完全封锁。但这个时候，已经有无数的实验体被消灭，眼看可恶的入侵者马上就要逃脱。他们正要从雷斯通安排好的死亡结局中逃出来。

再快点儿！

约翰一边大吼一边转身开了几枪，“红色”紧跟在他身后，科尔的位置则与“红色”平行。

与他们相距约二十英尺的猎杀者们通体呈间于黄褐与沥青之间的颜色，正挥动着利爪不断前进。

杀了他们！上啊！跳起来啊！

约翰第一个抵达开口处，他用手扶着闸门边缘，身形十分敏捷地跳了出去。然后约翰在门外朝里面伸出一只手抓住“红色”，一下子便把他也带出房间。

接下来是科尔，他也正往闸门的缝隙里钻，看样子在他成功出去之前门是不会关上的。

正当矮个子电工把手伸向约翰时，一只猎杀者突然张开双臂跳到科尔背后，用长长的利爪猛地切开了科尔的后背。外衣、皮肤、肌肉，恐怕连骨头都没能避免被切断的命运。

在闸门合上前的一瞬间，两人一起把科尔拖了出去。

在倒下的过程中，科尔虽然没有发出一声惨叫，但他一定非常疼。他尽可能慢地趴在了地上。当里昂看到科尔的后背已经变成了血肉模糊的一条条碎肉块时，悲伤一下子涌进了他的胸口。

就要死了，他就要死了。

他倒下的地板周围很快便形成了一个小血池——全都是他自己的血。可以清楚地看到被鲜血染红的衬衣下面是碎裂的肉块，被撕裂的肌肉纤维，下面还有反射着白光的骨头，露出来的几根都已经断裂。两条呈锯齿状的长长伤口从肩胛骨一直延伸到腰部。这是致命的创伤。

科尔在浅浅地呼吸着，他紧紧闭上眼睛，双手不住地颤抖。

已经失去意识了。里昂抬头看了看约翰，当发现他脸上的苦闷表情之后立刻将头转到一旁。他们没办法帮科尔做任何事。

三人现在的位置是长长的水泥走廊尽头，一个满是野兽气味的巨大金属牢笼里。这条走廊好像比四个区域的边长加起来还要长出不少。安装在天花板上的照明灯让人能隐隐约约看到靠走廊一侧的几个房门。各个牢笼之间用装有巨大窗户的墙壁分开。里昂透过窗户可以看到隔壁喷吐者的“家”。牢门被一层厚厚的透明塑料盖住，地板上散落着无数骨头。

猎杀者的笼子空空如也。约有三十英尺宽，六十英尺长，竖着的铁栏杆上挂着两个饲料桶。这里面一片寂静，而且冷得7要死。不过，好不容易逃出来的科尔对这一切都毫无知觉，他现在什么都感觉不到……

“翻过来……把我翻过来。”科尔小声地说了几句话，然后把眼睛大大

睁开，嘴唇不住地颤抖。

“喂，你得好好趴着。”约翰轻轻对他说。

“没事的，亨利。你好好待着别动，好吗？”

“你们骗我……”科尔继续说道，“快把我翻过来……我就要死了，不是吗？”

约翰和里昂交换了一下眼神后，年轻警官勉强地点了点头。虽然他们不愿让科尔再承受更多的痛苦，但也不能不假思索地拒绝他的要求。感觉到生命正从自己身体里不断向外流失的科尔十分清楚还能为这两个人做一件事。

约翰和里昂缓慢而慎重地帮亨利翻了个身，在后背接触到地板之后，他不自觉地轻哼了一声，双眼不停地转动，不过脸色很快变得十分平和。有可能是寒冷造成的……要不就是由于痛苦太过强烈，已经到了让他丧失一切感觉的程度。

“谢谢。”科尔说话的声音非常轻，从乌青的嘴唇之间飞出无数血泡。

“亨利，你好好休息吧。”里昂强忍着泪水轻轻劝说道。这个人太勇敢，太坚强了。丝毫不逊于我们之间的任何人……

“化石……”科尔看着里昂的眼睛说，“我在管道里、听人说过……把它放出去之后、那个、就会消灭、一切……在、研究室里。西边。听明白了吗？”

里昂弄清楚他想说什么之后用力点点头：“在研究室里的变异生物——化石。你想让我们把它放出来吗？”

科尔闭上了眼睛。如蜡烛一般的脸上没有任何动作。看到这儿，里昂以为他已经去到另一个世界——但亨利又开始说话了。可里昂把耳朵凑上去之后只勉强听到几个发音十分轻微的单词。

“啊……”科尔还在呼吸，“上帝啊……”

他最后又吸了一口气，随即慢慢把它吐出来——但接下来，他的胸口便再也没有膨起过。

科尔死亡几分钟之后，两名男子开始寻找从这个猎杀者牢笼逃出去的办法。雷斯通面无表情地看着监视屏幕，什么也感觉不到，这还真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只不过他现在认为这些家伙根本不是人类。承认这一点之后，

心中再没有了一丝一毫的惊奇。由于饲料桶被牢牢地固定在钢制金属栏杆之间那细长的缝隙里。因此训练员不必进入笼子就可以给实验体喂食。因为桶身稍稍向外突出，所以训练人员只需站在外面把食物放进桶里，牢笼内的动物们就可以吃到。对于这些猎杀者来说，不用担心笼子会被向里拉或是往外推。那些缝隙对它们来说实在是太窄了。

但对普通人来说则算不上非常窄……也可以这样说，其他人面对这道牢笼时不知道究竟会怎么想，但对他俩来说要钻过去并不是一件难事。

约翰和“红色”开始一齐猛踹饲料桶，看到铁桶一点一点地被向外推出，雷斯通拿起他的左轮手枪慢慢站起来，将视线从监视器画面上移开。再看也没有任何意义，他失败了。这证明了在“星球”内的一切都无比脆弱。他一定会因为自己的行为而受到严厉的惩罚，还有可能会被杀。但他还没有做好死亡的心理准备，至少现在没有。并且雷斯通开始后悔与这些人为敌。

不过至少有电梯阻止了地面上那些人下来……

地面上现在也不安全。表面的观测站大概已经被那帮前S.T.A.R.S的士兵占领了。现在自己无法与外界联络，被那两个人找出来只是迟早的事。

不能到地面去。自己杀不了他们。时间也不够……

自助餐厅！

工人们一定会帮我的。把他们放出来并说明事情之后，他们一定会聚在我身边保护我的。当然，虽然必须得考虑一些细节上的问题，但只要靠自己的办事方法，应该没有问题的。

马上就得去。那两个人很快就会从那里出来并开始找我。也许他们想为科尔报仇吧，说不定还想让我认识到自己做错了什么。可我明明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而已，像其他人所说的那样尽力去做……我不认为他们能够理解这一点。

雷斯通快步走了出去，同时一边在脑海里想着应该如何劝说那帮工人，一边思考事情怎么会与自己的预测产生如此大的偏差。

第十九章

两人走出牢笼，穿过干净整洁的无机物走廊，然后朝左拐向着西方前进。他们迅速通过了那条没有一丝生气的过道，期间没有一个人说话。在找到科尔所说的化石之前，在证明他所说的之前没有必要说任何话。

自从来到“星球”之后，这还是约翰第一次对发生的事没有心情开玩笑。科尔是个不错的人，他竭尽全力补偿着将两人引入实验区域的罪责。他照约翰和里昂告诉他的那样做，但即便如此，他还是离开了。受了残忍、严重的创伤，流着血倒在兽栏的冰冷地板上，而后痛苦地死去。

是雷斯通。一定要让雷斯通血债血偿。另外，如果把安布雷拉的怪兽全部放出去能够让他感到极致的痛苦，那我们就这么干。这种报复看来非常适合他。

让密码本什么的见鬼去吧。如果化石真像科尔所说的那么狂暴的话，那就把它放出去，然后再释放其他工人，带着他们一起离开。那怪物能把这儿彻底毁掉，连带雷斯通一起。

在走廊上向左转之后，两人开始朝正西方前进。再转过一个拐角，右手边出现了一个门——不知为什么，约翰忽然感到这就是科尔所说的实验室，那是他的直觉。

不管怎么说，实际上好像也是如此。用手枪打掉门锁，再推开金属大门进去之后，面前便出现了一个有实验台和电脑的小型实验室，它连接着一个充满金属和瓷器光芒的剧院式外科手术室。手术室后方墙壁上的那道门大概就是科尔提到过的出入口。而当约翰和里昂亲眼见到那种生物之后，他们完全理解了为什么亨利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不惜忍受巨大的痛苦也要将它的存在告知两人。

就算它实际的凶恶程度只有外观给人印象的一半，也足以让整个“星球”成为一堆废墟。科尔在最后说了一句“上帝啊”，约翰暂时没有找到哪句话能够对其作出补充。

随后，两人慢慢朝安置在手术室一角的巨大圆筒走去，他们绕过钢制的手术台和那些闪亮的器具，经过厕所门口，最终在圆筒前停下脚步。虽然屋子里没有开灯，但直接从天花板上洒下的亮光还是让它的样子显现了出

来——化石。

圆筒高约十五英尺，直径至少有十英尺，里面装满了透明的液体，上方与几根软管相连，液体包围着一只怪物。那简直就是噩梦。

约翰不禁想到，之所以取名叫化石是因为它的外观吧。虽然看上去像是一种恐龙，但这种东西绝对不曾在地球上出现过。这只高约十英尺的生物体色很淡，皮肤和粗糙的肌肉因为周围那些红色液体对光的反射而发出粉红的亮光。粗糙厚重的皮肤和强壮的后腿跟印象中恐龙的肢体一模一样。一看就知道它是被设计成能够直立行走的怪物，它和霸王龙与迅猛龙一样有着肉食性恐龙特有的嘴部曲线，眼睛非常小，有两条长满肌肉的长胳膊，除此之外在手臂一端的手掌连接着几根细长的手指，看上去能够抓起一些东西。尽管这是不可能的事，但两人的确看到了貌似人类和恐龙杂交之后生下的变异后代。

那帮人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制作这种东西？

不清楚它现在究竟是睡着了还是处于某种昏迷状态，但显而易见，它还活着。连接着一根细软管的小型透明面具覆盖着鼻孔，缠绕在嘴部四周的塑料绳将巨大的下颚牢牢固定住。虽然从外面看不见，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只怪物的大嘴里一定排列着许多锋利的牙齿。化石那像玻璃珠一般的眼睛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紫色内膜。两人清楚地看到它那不断膨起、落下的坚实胸口以及巨大的身体在红色粘液中缓慢移动的样子。

在巨大圆筒旁边的墙壁附近安装了一个小小的监视器，上面有一条细细的绿线会随着化石的脉搏像小山一般平稳地上下起伏。在监视器上方挂着一块写字板。里昂伸手把它取下，开始翻阅上面的纸张时，约翰看着圆筒中的怪兽感到一阵难以抑制的恶心和恐惧。像蜘蛛脚一般的手掌突然哆嗦了一下，长达八英寸的某根手指微微弯曲，轻轻握成拳头状。

“看这儿，上面说这个是三周半以前为了进行解剖而挑选出来的。”里昂一边翻看记录一边说，“‘实验体被保持在停止供血的状态。’，‘事先向实验体体内注射了足以致死的药剂’……”

约翰回头瞥了一眼解剖台，在其两侧安装着折叠式的钢铁平台，下面还有几块碎骨。整个平台相当牢固，应该是为解剖大型动物而专门制造的。

“一开始究竟为什么要把你造出来啊……”约翰将视线转回到沉睡着的

化石身上，不禁轻声问道。

无论如何他就是没法把视线移开。这种生物的魄力、给人带来的不祥感觉以及完全超出一般人常识的姿态都牢牢抓住了约翰的注意力。

“之所以还能呼吸，大概是因为内脏还很新鲜吧。”里昂说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么……开始吗？”

这真是重愈千钧的问题。把它放出来，我们就没办法拿到密码本——但安布雷拉会失去一个扭曲科学的游乐场以及一名管理员。

“嗯。”约翰回答道，“好，我们开始吧。”

面前的那些人一言不发，仔细听着他的讲话。从他们脸上的严肃表情来看，这些人已经充分理解了星球遭到入侵的可怕。雷斯通不断重复着来自地面的进攻，他的求救电话以及那两名枪手残忍杀害亨利·科尔的事。工人们没有提出任何问题，只是坐在座位上一边喝咖啡——至少有些人喝的是咖啡——一边盯着雷斯通。没有一个人给他们的长官端过去一杯。

“他们稍事休息之后很快就会到这里来。”雷斯通一会儿像因为太过恐惧似的浑身颤抖，一会儿又抬手把散乱的头发理一下。身体的各种表现不完全是因为演技，“我……不，他们应该还停留在某处，说不定正在安装炸弹……但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一定能阻止那些恶徒。”

但工人们那漠不关心的眼神似乎预示着雷斯通的计划没办法顺利进行，蓝色先生看来无法靠语言来煽动其他人参与行动。他虽然对其他人的感受不是很敏感，但即便如此也能准确判断出工人们此刻的心情。

我不接受这个结果。还是利用一下亨利吧……

雷斯通把肩膀向下一沉，声音显得有些哽咽：“那些混蛋朝亨利开了枪……”他低垂着头，仿佛因为受到太大打击而浑身乏力，“他恳求那两个人，求那两个刽子手不要杀了自己。但他们还是、还是……开枪了……”

“尸体在哪儿？”

雷斯通抬起头，看到提问的是两只猎杀者的饲养员雷奥·杨。他面无表情地将两手交抱在胸前，坐在餐桌另一端。

“你说什么？”虽然雷斯通完全理解了他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但还是装作一副头脑混乱的样子。

仔细想想对策！混蛋！我早该想到的！

“亨利……”另一名男子开口了。雷斯通转头一看，发现说话的好像是建筑工山姆。他现在满脸疑惑，“你的意思是他们开枪杀了亨利，然后把你打晕。也就是说，亨利的尸体还留在拘留室那个区域里？”

“我、我不知道。”雷斯通说出这句话的同时感到身体热得难受，大概是因为白兰地喝得太多了吧，导致体内的水分不太够。面对事先没有预料到的问题，要想蒙混过关似乎不太可能，“啊，应该是这样。那两个人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并没有到处搜索。我恢复意识之后脑袋昏沉沉的，只想着快点来找你们，想看看有没有人受伤。所以没有确认他们是否还在那里。”

工人们目不转睛地盯着雷斯通，所有人都不再是面无表情——而是带着非常清晰且强烈的情感。目光中尽是对雷斯通的怀疑和轻视——有几个人的眼里甚至还带着憎恨。

为什么？我做了什么值得他们鄙视的事吗？我是你们的管理员、是你们的雇主啊，你们的工钱都是我支付的……

一名机械工忽然站起身，完全无视雷斯通的存在开始对其他人说话。他的名字叫尼克·弗雷沃，好像是这儿最有威信的人。

“要离开这儿吗？”尼克说，“你有托米·特拉库的钥匙吗？”

汤姆点点头：“当然。不过，没有大门和仓库的。”

“我这儿有。”厨师凯恩·卡森说。说完他也站起身，紧接着其他工人也都纷纷站起来，一边伸懒腰一边把杯子里的咖啡喝光。

尼克点点头：“好，所有人收拾好行李，五分钟后到电梯那里集合。”

“等等！”雷斯通突然吼道。虽然他已经亲耳听到了对方的计划，但还是无法相信他们竟然要抛下自己本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就这样大摇大摆地离开。而且根本没有理会自己刚才说的话。

“地上还有更多的敌人。你们一定会被杀的！你们现在应该帮助我！”

尼克转过身投向雷斯通的视线异常冰冷，充满了不屑和藐视：“雷斯通先生，没有什么事是我们必须得做的。实际上我们连究竟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你在说谎。另外，虽然没什么理由代其他人说出来，但是……目前的薪水还不足以让我们当你的保镖。”

他不经意地微微一笑，蓝色的双瞳熠熠生辉：“再说，那两个人要找的

又不是我们。”

尼克说完便转身朝前走去，雷斯通的脑海里瞬间闪过要不要开枪的念头。但子弹只有六发，就算只是打伤他们之中的任意一个，很明显其他工人会冲上来把自己制服。他无法原谅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虽然很想当场向这些人宣告他们的人生至此终结，但他不想无谓地浪费体力。更何况现在时间有限。

躲起来吧。我现在应该做这个。

雷斯通转身背对那群背叛者快步离开自助餐厅。虽然他努力思考着到底应该藏到那里去，但闪过脑海的一个个地点都太过显眼，思绪老是围绕着几个醒目的地方打转。

想到了。在环绕医疗设施的地方有一排升降机，那儿真是太完美了。应该没有人会想到搜查停止使用的升降机吧。我只需打开其中一台就可以安全地藏进去。至少在想出其他更好的藏身地点之前可以暂时待在那里。

在清凉静谧的灰色中央走廊里，满头大汗的雷斯通向右一转，忽然开始跑起来。

三人无奈地靠紧身体，挤在发出巨大噪音的升降机里，在寒冷而阴暗的环境中不断下降。感觉经过了好几个小时之后，他们终于到达了底层。

这里是……上边？当克莱尔正模模糊糊地想到究竟该往哪里看时，发现脚下是一个天花板被人打开的电梯间。大卫取出手电照了照豪华的电梯内部，这时低声轰鸣的马达终于停了下来。他们到达的地方是电梯箱体的上方，里面除了一旁的折叠式梯凳以外什么都没有。

他们挨个从升降机那小小的金属板上走出来。在站上相对比较宽松的箱体顶端之后，克莱尔终于松了一口气。像刚才那样坐在一点儿不牢靠的升降机里慢慢下降，并且保持着一旦失去平衡就会掉进竖井顷刻死去的状态，对她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我们落下时的声音会被谁听到吗？”面对提出这个问题的克莱尔，大卫无奈地耸耸肩，然后看了看升降机。

“如果他们在一千英尺的范围内，说不定会听到。”他接着说，“等等，我把梯凳……”

大卫弯下腰抓住天花板的开口，敏捷地跳进了电梯里，由克莱尔负责照明。等大卫把梯凳放好后，瑞贝卡也打开了她的手电。借着光，克莱尔瞥了一眼瑞贝卡的侧脸。

“你没事吧？”她的话语中包含着担忧。不管怎么看瑞贝卡的情况都十分糟糕，女孩面色惨白，眼睛下方有一片深紫色的黑眼圈。

“嗯，比刚才好多了。我一定能活下去的。”她轻松地说道。

正当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的克莱尔想要继续追问时，大卫的喊声打乱了她的思绪。

“好，下来吧。在你们俩碰到梯凳之前我会一直把凳子固定住，然后再把你们抱下来。”

克莱尔催促着让瑞贝卡先走。如果情况真的不太好，她一定会像刚才那样说话。但看到大卫把瑞贝卡放到电梯的地面时，克莱尔忽然想到自己面临同样的情况时绝不会像她那样说话。

我想要帮忙，别把我留在这儿。虽然也许会死，但只要继续和你们在一起……

克莱尔一下子将那些恼人的遐想拂开，自己也从电梯天花板的洞里钻了下去。瑞贝卡虽然不像自己那么结实，但她好歹是个医务兵，一定会没事的。

克莱尔安全落地后，大卫对着她点了点头。两人合力拉住冰凉的金属大门，瑞贝卡则慢慢举起手枪对准正中央的那条门缝。当沉重的大门向左右两边打开约两英尺时，大卫迅速上前一步跨了出去，观察一阵后发出信号，让电梯里的两人跟上。

哇哦。

虽然之前曾设想过无数种可能，但众人还是没想到眼前居然是一条被淡薄阴影包围的浅灰色的走廊。廊道向右延伸，在一扇房门处终结。电梯东边约二十英尺的地方有一个拐角。虽然克莱尔并不是一个方向感比较强的女孩，但此刻她还是很清楚将约翰和里昂带到这里的电梯位大概于三人的西南方。当然，前提是带他们来到这里的竖井没有任何倾斜，直直地下落的话。

这里很安静。就像一切事物都归于静止一般的寂静。大卫把头往左偏了偏，算指示了前进方向。瑞贝卡和克莱尔随即点点头。

看来从电梯位置出发时的情况还不坏。虽然不清楚现在究竟正朝着那个方向前进……

克莱尔又悄悄瞄了瑞贝卡一眼。虽然像这样盯着对方看不太礼貌，但她实在很担心对方的情况，瑞贝卡的身体状况看上去非常糟糕。当虚弱的医务兵快要走到拐角处时，克莱尔稍稍向后退了几步，然后表情严肃地看着大卫的眼睛，轻轻朝瑞贝卡的方向抬了抬下巴。

大卫迟疑了一下之后向克莱尔点头示意，少女很清楚他也注意到了瑞贝卡的状况。至少……

就在这时，拐角处的瑞贝卡发出了一声尖叫。

一名身穿蓝色西装的男子猛冲过来抓住瑞贝卡，一下子便将她手中的武器打落，用左轮手枪抵在她的太阳穴上，另一只手牢牢缠住瑞贝卡的脖子，用疯狂而润湿的眼睛盯着剩下两个人。他放在扳机上的手指在不停颤抖，一个抽搐着的笑容浮现在那张老迈的脸上。

“我要杀了这个女孩儿！我会下手的！别做任何会让我扣动扳机的举动！”

瑞贝卡抬手抓住他的手臂后，男子又加大了几分力量夹紧少女的脖子。他的手已经开始剧烈抖动。那双蓝色眼睛交替着对大卫和克莱尔射出箭一般的眼神。瑞贝卡闭上眼睛，手指慢慢从他胳膊上移开。克莱尔看到她这个样子，明白瑞贝卡的身体正慢慢变得虚弱，可能很快就会昏过去。

“你们杀不了我的。退后！不然的话我就杀了她！”

他把左轮手枪的枪口死死地抵在瑞贝卡太阳穴位置，只要大卫和克莱尔稍稍有什么举动……

两人只能无奈地看着那名狂乱的男子渐渐走远，拖着瑞贝卡朝走廊一头的房门走去。

第二十章

让化石从停止供血的状态恢复过来非常简单。里昂只是粗略地调查了一下实验流程，便找到了将液体从大圆筒里放出去的方法。根据屏幕上的电子计数器显示，输入指令之后约五分钟液体就应该会被全部排掉。

真是太简单了，只要是在这儿工作的人随时都能做这件事。安布雷拉的人看来都是些偏执狂，居然把这么危险的东西……

“喂，看看这个。”约翰开口叫道。里昂听到后将视线从小型电脑的屏幕上转开，又意味深长地看了怪物一眼之后才转身朝约翰走去。即便他曾经逃离了那个地狱一般的浣熊市，与丧尸、巨型蜘蛛、大鳄鱼战斗过，但眼前这只“恐龙”是所有怪物中最奇特的。

约翰正盯着房间另一边的墙上一幅用层板加工过的画。里昂走近一看，发现那是整个“星球”的地图，各个区域都被规整地写上了名字。设施的结构相当简单，基本上是用走廊包围着四个巨大的实验区域，其他房间和办公室则大多分布在中央走廊能够连通的地方。

约翰指了指工作电梯对面一个靠西边的小四角形：“实验管理/监控室。也就是说，它在前往出口的途中。”

“你认为雷斯通就藏在这儿？”里昂问道。

约翰耸耸肩：“如果在整个实验过程中都想要监视着我们的话，那他应该在这里。不过我之所以对这间小屋感兴趣，只是因为想到他会不会不小心将一部小小的黑色书本遗落在那里……”

约翰回过头，看着像睡在果冻子宫里一般的化石说道：“你觉得真能把那家伙唤醒？”

里昂点了点头。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一切都符合简单监视系统的统计，心跳和呼吸深度也显示它正在进入深度睡眠。它在温暖的营养液完全排出后就应该会醒过来了。

也许在睁开眼睛后首先会感到寒冷，然后是饥饿……

“它一定会醒的。在那之前，我想跟它告个别。”

和平常不同，约翰既没有咧嘴微笑也没有绷着脸，而是微笑着平静说道：“那开始吧。”

里昂回到电脑前面后，看到用来停止血液流动的圆筒里有一具放射着蓝白色光亮的身体。化石就像一个漂浮在水面上的沉眠巨人一般。被恶人创造出的奇异生物，在一个为死亡准备的场所里消磨着毫无意义可言的生命。

里昂下定决心，一定要将它们全部铲除，随后便按下了回车键。计时器开始倒数，同时也宣告他们还有五分钟时间逃离这里。

大卫虽然猜测那名男子就是雷斯通，但由于找不到确认的方法，所以这种猜测实际上可有可无。现在他心里只有如何把瑞贝卡夺回来这一个问题，当看到那名身穿蓝色西装的男子慢慢朝房门挪过去时，他无奈地发现自己暂时什么都做不了。

还不到时候。

“快滚开！不许跟上来！”那名男子——也就是雷斯通——大吼着消失在门的另一边。瑞贝卡也被他带走了。她在门关上之前曾向两名同伴投来衰弱而恍惚的目光，这让大卫感受到一种直达心灵的恐慌。

“怎么办？”

克莱尔脸上充满了不安和恐惧。大卫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把它吐出来。如果被这种恐慌操纵，那他们两人什么都做不了。

——瑞贝卡说不定会因此被杀。

“保持冷静。”他的话语里没有包含任何感情，“我们不了解建筑的构造，所以没办法包抄他……只能跟上去了。”

“但他刚才……”

“我知道他说过。”大卫回答道，“但现在我们没有其他办法。保持安全距离跟在他后面，等待时机出手。”

要是他不像外表看起来那么疯狂就好了。

“克莱尔，这是一次隐秘行动，绝不能发出声音。不行的话你还是留在这里……”

克莱尔那灰色的眼眸带着无法动摇的决心，她摇了摇头：“我能办到。”语气无比坚定，没有任何疑惑。虽然她并没有接受过正规训练，但之前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一个灵活、敏捷且值得信赖的人。

大卫点点头，和她一起慢慢朝那扇门走去。在出口处的门发出响声前，

他们足足等了两分钟。

大卫勉强地做了一次深呼吸，并在心中暗暗责骂自己为什么要把瑞贝卡带下来。她不仅受了伤，而且疲劳至极。只要那名男子在绞住她脖子的那只手上稍稍加大点儿力气，瑞贝卡肯定无法抵抗……

我怎么会容忍那种事发生呢。坚持住，瑞贝卡。我现在正朝你靠近。在他放松警惕之前就算得等上一整晚也无所谓，我一定可以找到机会。

两人开始等待。大卫在心里默默祈祷雷斯通不要伤害瑞贝卡，如果那个混蛋真那么干了，他发誓一定要取出那家伙的肝脏，再让他把自己的内脏吃下去。

两人为了找电梯而在绵延的灰色走廊里快步移动着。自助餐厅已经空了，约翰花三十秒时间检查了一下宿舍，确认里面已经没有一个工人。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人从餐厅出来之后就急急忙忙地拿起衣物跑了出去。

不过，他们还是想把这个消息告诉雷斯通……

约翰在中央走廊里一边往北跑一边下定决心，如果蓝色先生还待在控制室的话，那就用这双手给他个教训。照着太阳穴狠狠来上一拳应该足以让他昏倒。但如果雷斯通在化石开始来回搜寻食物之前醒过来，那就太遗憾了。

他们很快便穿过了控制室和中央走廊之间的某个小屋。两人气喘吁吁，都很清楚找到能够运行的电梯比捉住雷斯通更加重要。就像里昂所说的那样，当预示着为“星球”画上休止符的结尾曲响起时，他们不希望自己仍然待在这个鬼地方。

当看到墙壁、大门以及“正在运转”标示上方的小灯时，约翰像个孩子般咧嘴笑了起来。轻松的安全感像股凉风一般包围了他。两人本来已经有了化石在他们找到逃生路线之前就被放出来的心理准备。

松了一口气的里昂按下将电梯召回的按钮：“两分钟，最多两分半。”

听他说完后，约翰点了点头。

“还是去看看吧。”他说着便朝走廊对面的小屋走去。虽然里昂已经没有子弹了，但约翰为了提防雷斯通给他们设下陷阱，预先在M16里留了几发。

两人快步走到那扇门前，发现并没有上锁。约翰先一步进去，举起步枪指着宽敞的房间。看到室内的陈设之后，他不禁吹了一声口哨。

“这简直是……”他静静地说道。被黑色皮革包裹的高级沙发正对着一面被监视屏幕填满的墙壁。脚下铺着深红色的豪华地毯。反射出银色亮光的控制面板造型非常时髦，在它后面是一张大理石的方桌。

不管怎么说，还好他们要搜索的不是一个杂乱的地方。

除了咖啡杯和烧瓶以外，他们什么也没找到。文件、办公用品、私人用品、密码本，什么都没有。

“还是快走吧。”里昂说道，“要是在这儿费太多精力的话，我们就浪费了两分钟离开的时间。”

“啊，我知道。那……”

他无意中看到正中央从上面数第二个画面里有什么东西在动。约翰对此十分诧异，慢慢朝监视器走去。工人们离开之后，这儿就只剩我们两个，另外就是……

“该死的……”约翰低声咒骂道。他感觉自己的胃部开始绞痛，恶心的感觉接连不断地涌上来，震惊的目光死死盯着画面。

雷斯通手里拿着枪，正在某条走廊里用手勒紧瑞贝卡的脖子，拖着她往前走。少女的膝盖已经触到了地板，脑袋歪向一旁，无力地垂落着。

“克莱尔！”

听到这声大叫的约翰把视线从面前的屏幕转开，发现里昂正盯着旁边另一个画面。上面显示大卫和克莱尔正举着枪通过一条同样没有任何特征的走廊。

“能往那个圆筒里再注入液体吗？”约翰怒吼道。

他现在满腔怒火，而且在看到同伴时，心中忽然涌起了比整晚的经历还要让人印象深刻的惊惧。那个卑鄙的畜牲抓住了瑞贝卡。

“我不知道。”里昂赶忙回答，“试试看吧，最好现在就去……”

约翰又回到无数屏幕前，开始搜索研究区的画面。随着代谢系统让新鲜的肾上腺素流遍整个身体，疲劳感一扫而空。

在只有一盏照明灯的阴暗小屋中，身在巨型圆筒里的怪物忽然开始猛烈地抖动，随后便左右摇晃身体。几秒钟之后，透明的圆筒外壳被砸得粉碎，一只湿漉漉的手从里面伸了出来，巨大的爬行动物朝外面踏出一只脚。

太迟了。化石已经被释放了出来。

第二十一章

这种归属于暴君系列，设计代号为ReHla，俗称化石的生物只会因为纯粹的本能而行动，而它的本能只有一个，那就是食欲。这也是它所有行动惟一、也是最根本的动机。如果发现自己和食物之间有什么障碍的话，化石会不顾一切地摧毁它。如果有谁因为想要夺走它的食物而发起攻击，那么化石就会把他干掉。之所以到目前为止只有一头化石，是因为它没有任何的生殖冲动。

化石苏醒的时候肚子里空空如也。它能通过空气中的电荷、气味感知到食物，还能通过从远处传来的热能发现食物，将一切喜欢、不喜欢的东西彻底毁掉。虽然它不太熟悉周围的环境，但这并不重要。而那里有食物，它只知道自己肚子饿。

身高十几英尺，体重接近一千磅的化石与食物之间现在隔着一堵碍事的墙，但看似坚固的水泥墙壁面对这强大的怪物坚持不了多久。另一边则有其他墙壁，穿过之后还有更多的。但感受到与食物发散出的强烈气味和动静十分接近的化石忽然体会到了一种像感情一般的滋味。那是凌驾于饥饿之上的欲望。这欲望强烈地刺激着它的本能，让它能够更迅速地行动。虽然严格来说化石是一种杂食型怪兽，但它其实更喜欢活生生的食物。

虽然与食物之间的那道墙壁前所未有的厚重、坚固，但这还是没能阻止化石。突破好几道墙壁之后，它来到了一个奇特的地点。尽管没看到任何有机物，但这里却有不断活动、高声大叫着的食物。

一只食物朝化石靠了过去，虽然看不清楚样子，但它却散发出强烈的气味。对方高高举起尖爪，发出愤怒的号叫猛然朝化石挥去。对食物的欲望化为了进攻欲和杀戮，化石从对方的气味里能够闻出这一点。几秒钟之后，化石便被食物们包围了起来，它很清楚这些跳跃的食物想要什么。不知名的猛兽们高声叫喊，就像在惨叫一般，环绕着目标来回跳动。化石把手朝离自己最近的一只食物伸过去。

虽然对方有锐利的勾爪，但化石的皮肤厚得难以想像。巨兽咬住食物那不断扭动的身体，一下子将其撕成两半，然后满满地咬下一口。在一口吞下新鲜的食物之后，它头脑里充满了清晰的目的意识。温热的鲜血滑过喉头，

温暖的肉块被慢慢咬碎。

其他食物又发起了新一轮进攻，让化石可以更轻松地把它们吃掉。巨大的怪兽在短时间内将所有食物全部吞下，肉体的新陈代谢迅速将食物消耗掉，为化石提供找寻更多食物的能量。这种极其简单的过程只要化石还醒着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将那些发出尖叫的食物所在的暗色洞窟一扫而空之后，化石抬起手舔了舔上面的鲜血，同时充分发挥自己的五感开始寻找下一个猎物。几秒钟之后，它便感知到有其他活物正朝自己慢慢靠近。

化石想吃了他，化石现在非常饿。

睡神扫描

第二十二章

少女的状况很不好，浑身的皮肤都是冰冷的。可即便如此她还是想从雷斯通手里逃脱，这让她看起来虚弱得可怜。尽管雷斯通想扔下她不管，算是甩掉一个包袱，但他做不到。这名女子是从地上那帮人手里逃脱的王牌。那些混蛋绝不会朝同伴开枪。

同时，他也不禁在心里抱怨要是这个女孩子的身体状况不是这么差就好了。她不仅拖慢了前进的速度，让行走变得异常困难，还使得雷斯通不得不一直保持着拖拽的状态。穿过另一侧的走廊向北拐，前进一段距离就能看见一道联络门，穿过那扇门之后就能到达位于整个设施西侧角落的拘留区。从拘留区走到工作电梯只需要两分钟。

快到了。这个难以置信的恐怖夜晚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有一点点……

我可是大人物，我所在的组织拥有比大多数国家多得多的财富和强大得多的权力，我是组织中一名备受尊重的人，我是杰伊·沃林福德·雷斯通。可即便如此，我还是不得不在自己的设施里被追杀，不得不用枪指着一名少女逼她当人质，不得不像个罪犯一样悄悄地逃走。这实在太荒谬了，真是难以置信。

“好难受……”少女轻轻说道。声音就像是呼吸受阻一般沙哑。

“可怜。”说完，雷斯通仍然死死扣住她的脖子，强拉着她往前走。她在决定进入“星球”之前应该早就想到过会发生这种事了吧。

拖着少女走过拘留区另一边的门之后，雷斯通每踏出一步心情就变好一分。每向前走一步就离成功逃走，离生存更近一步。他坚信只有自己才是正确的，自己绝不可能被那群伪善而缺乏洞察力的人杀死。即便出现意外，他也会抢先一步开枪自杀。

穿过空空的房间，前方又是一道门。就在这时，摇摆不定的少女忽然向他倒了过去。少女紧紧抓住雷斯通，想尽力保持平衡。后者忽然感到了一种不合常理的震怒。

你这条愚蠢的母狗，混蛋杀手，混蛋间谍。我现在就要对着你的脑袋开枪，把那颗该死的脑袋……

虽然自制力在他扣动扳机前的一瞬间回到了身体里，但失去冷静这件事

多少让他有些害怕。差一点儿，差一点儿就犯下严重的错误。

“你要是再敢那样做我就杀了你。”雷斯通一边踢开与中央走廊连接的大门一边恶狠狠地说道，他对自己话语里没有丝毫怜悯这一点非常满意。他的声音十分有力，的确像一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男子说出来的话。这就是他渐渐发现的真正的自我……

他穿过大门，来到走廊……

“雷斯通，把她放开！”

埋伏在拐角处的是约翰和“红色”，两人都举起枪瞄准了自己，他们完全堵住了前往电梯的通道。

雷斯通立刻拖着少女退了几步。在想到对策之前，只能先回拘留区去。

“没用的。”“红色”怒吼道，“另外两人就在你背后不远处，他们一直跟着你。你现在被包围了。”

雷斯通满怀对死亡的恐惧，紧紧用枪口指着瑞贝卡的脑袋。

我手里有人质，他们不敢开枪，一定会让我过去的……

“我会杀了这个女人的！”他又后退了一段距离，朝实验准备室走去。少女用尽全身力气才勉强没有倒下。

“你如果那么干我们就杀了你。”约翰那语气不像是在说谎，“如果她受到伤害，我一定会让你吃尽苦头。放开她的话我们就让你离开。”

雷斯通把手伸向那扇紧闭的金属大门，摸索着控制面板的位置。然后按下开关，打开这道门以及通向区域一的闸门。

“你认为我会相信吗？”他轻蔑地冷笑了一声。金属板慢慢向上滑开，活着的鸭子还剩一只，小屋也已经事先打开，只要走到那里去就能从这帮人手里逃脱了。现在还不算晚！

在这个瞬间，与对面拘留区相连的门忽然被打开，剩下两名小组成员从里面走了出来——他俩的位置正好在枪手和雷斯通之间。雷斯通孤注一掷地行动了。

他用力将少女向四个人推过去，同时向左一跳，侧着身闪进门内，然后用肩膀将大门死死压住。在前往区域一的大门打开后他立刻冲进去，用力把门一甩。门栓被插上的金属咔嚓声就像一首悠扬的乐曲一般在他心底回荡。

只要不接近开阔地带我就是安全的。他们别想抓到我。

在瑞贝卡的身体撞上地板之前，一只强有力的手紧紧抱住了她——她终于又可以平稳地呼吸了。看约翰和里昂都还活着后，安心感就像海潮一般涌上她的心头，让她感觉自己似乎比刚才还要虚弱。由于长时间被一只手用力地卡住脖子，这一举动将她仅剩的一点点体力也消耗殆尽。现在仔细想想，直到刚才为止她似乎一直在与死神为伴。简直就像儿时经常会编造的谎话中出现的人物一般……

克莱尔牢牢抱着她——那只强有力的手是克莱尔的。其他人都集中到她身边，约翰轻轻地把她扶了起来。瑞贝卡闭上眼睛，打算将身体交给疲劳支配。

“没事吧？”大卫问道。瑞贝卡虚弱地点点头，看到其他人都没有受伤时心里十分高兴。

就只有我负了伤，不过……

不过感觉自己要能好好休息的话，我也会没事的。

“必须得赶快离开这儿，立刻。”是里昂在说话。他话语里的急迫让瑞贝卡重新睁开眼睛，温暖的睡意立刻消失了

“怎么回事？”大卫也严肃地问道。

约翰抱着瑞贝卡转身朝走廊跑去，他回过头喊道：“具体情况路上再说，得尽快离开这儿。我没有开玩笑。”

“约翰？”瑞贝卡说完后，他俯视着少女露出一个微笑，但那双暗色的眼珠里却没有丝毫的笑意。

“我们都没事，你不要紧张。好好讲讲你英勇负伤的故事吧。”

瑞贝卡从未见过约翰如此不安。尽管她正打算向对方抗议“不要因为我受了伤就让我蒙在鼓里”，但……

这个时候，一阵异常猛烈的轰鸣突然从前方传来。既像墙壁崩塌，又像玻璃碎裂，让人联想到发疯的公牛冲进瓷器店肆虐的景象。

约翰赶紧转身朝来时的道路跑去，让瑞贝卡什么也没有看见，但她还是听到克莱尔那不多见的喘息声以及大卫难以置信地说了一句“我的上帝”。少女那疲惫至极的心脏又开始因为恐惧而猛跳个不停。

有一个穷凶极恶的东西正在靠近。

第二十三章

混账，这下来不及了……

崩坏的水泥和砖块形成一大堆瓦砾，一团灰尘慢慢腾起，加上在通向电梯的走廊里向前疾冲的化石，构成了一幅宛若地狱一般的画卷。嘴巴和手臂上的鲜血在那病态雪白皮肤的映衬下红得更加耀眼，更加让人不寒而栗，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巨大身体填满了整个走廊。

“给我弹夹！”里昂注视着前方约一百英尺处像云雾一般的怪兽大喊道，同时抽出已经没有子弹的空弹夹。他并没有注意到递给他新弹夹的是克莱尔，只是把目光停留在向众人迈出一步的化石身上。

大卫举起M16对准走廊射出风暴一般的子弹。里昂将子弹装好的时候，化石那巨大的脚掌又向前迈了一步。约翰忽然出现在里昂身边，从大卫那里接过步枪的弹夹。克莱尔摆好架势稳稳地站在大卫身旁，所有人都将目标锁定在了远处的怪物身上。

里昂瞄准化石的右眼扣动了扳机，而九厘米手枪的轰鸣一下子便被其他人一齐开枪的声音淹没。

砰！砰！砰！

无数声巨响震撼着众人的耳朵，而化石就像是对此十分感兴趣一般把头一歪，径直朝子弹构成的墙壁走来。

“退后！”大卫高声喊道。

在看到似乎无法对化石造成任何伤害之后，里昂因为恐惧而向后退了一步，他甚至不清楚自己发射出去的子弹是否让那头怪物感觉到了痛楚。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决定要全力以赴。

年轻的警官再次举起枪，瞄准对方的眼睛，而在这时，克莱尔的声音令他把视线朝那个方向一转，看到她正取出手榴弹交到大卫手上。

“快走！快走！快离开这儿！”大卫又大喊了一声。

约翰抓住里昂的手臂，拉着他一起转身向前跑，克莱尔紧跟在后面。里昂不禁在心中默默祈祷能快些跑到高热金属碎片无法伤害自己的地方去。

克莱尔被恐惧驱使着不断往前跑，脑子里全是那个从未见过的东西。那张

大嘴沾满了鲜血，就像是从噩梦中走出来的怪鱼腹部的曲线一般，还可以隐约看到包裹在里面的奇特锐利牙齿，被鲜血染红的还有那长得惊人的手指……

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到底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要爆炸了！”大卫的吼声从背后传来。克莱尔立刻调整姿态准备应对爆炸，她在那一瞬间看到了瑞贝卡——虚弱的医务兵正靠在约一百英尺以外的墙壁上，一张苍白的脸因为疼痛而显得十分扭曲。

伴随着轰隆一声巨响，克莱尔的整个身子都向前飞去。约翰位于她的右侧，那温暖而结实的身体毫无办法地撞上了少女的后背——然后两人便重重地摔在了地板上。克莱尔本以为自己的肩膀会先着地，但首先与地板发生激烈碰撞的是手肘。

唔、好痛！

不知是被爆炸的冲击波掀飞了还是为了掩护克莱尔，大卫摔倒的地方就在克莱尔身旁。少女直起身一看，发现他的脸也显得有些歪斜。有两、三块金属片刺进了他的后背，穿透黑色羊毛衫直达皮肤。像是在求救一般，他朝克莱尔伸出了手……

少女看到巨大的怪物又站了起来。它正抬起手掸掉残留在腹部、胸部上那些手榴弹的黑色碎片。有几块刺进了肌肉里。虽然它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手雷的效果并不明显，从它再一次朝众人迈出一步的动作来看，这只怪物没有丝毫的动摇。那张蜥蜴一般的强韧大嘴慢慢打开，不仅完全暴露出了一排排参差不齐的利牙，还有夹缝中的无数碎肉。它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又向前迈了一步，那肉食动物特有的牙齿愈加明显。克莱尔仿佛从它的气息里闻到了沾满鲜血的肉块以及内脏腐烂后发出的恶臭。

冷静下来！

她翻了个身坐直身体，无视手臂的剧痛将它抬起来，抓住大卫伸向她的手一下子站了起来。刚一起身，便又立刻举起手中的武器开始射击。尽管克莱尔很清楚这种威力完全不够，但她实在想不出除此之外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四个伤口全部位于大卫后背的上半部分。每一个都被锐器割开，而且有烧伤的痕迹。空气从大卫那紧咬的牙齿之间不断进出，在认定这不是无法忍受的疼痛之后，他很快便把受伤的事忘了。奇特的怪物并没有倒下。或许放

慢了些许速度，但终究没有停下。更糟糕的是他们手中已经没有比刚才那颗手榴弹更强大的武器了。

快跑，必须得离开这儿。

大卫一边这样想一边张开嘴，用其他人都能听到的音量大喊。而此刻约翰、里昂、克莱尔正全力将与手榴弹同样无力的子弹朝怪物打去，不用完最后一发子弹誓不罢休。

“约翰，瑞贝卡交给你了！全体后退！我们没办法让那东西停下来！”

约翰闪身撤出战线后，剩下的里昂和克莱尔一边往后退一边继续射击。即便机会十分渺茫，但也有可能击中某一处被手雷碎片击伤的地方。

“大卫，穿过试验区。那里有强化钢板。”约翰说完后，大卫虽然不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但还是明白“强化钢板”对他们来说有何等意义。尽管那东西很有可能仍然无法阻止这头突然变异的怪物，但至少可以拖慢它的速度，让大家可以集合在一起商量对策。

“就这么办！”在大卫回答的时候，怪物已经朝他们跨出了两步、三步，迅速将与众人的距离缩短，看样子它已不再像刚才那么犹豫不决。从这种速度推断，它只需几秒钟便会追上这五个人。

“快跑！跟在约翰后面！”大卫一边大喊一边掩护里昂和克莱尔先走，随后转身朝其他人追去。

钢板，强化钢板——这几个词就像咒语一般不断在全力奔跑的大卫脑海里打转。当克莱尔和里昂跑过拐角，自己也像在飞行一般紧跟着转过去之后，抬头便看见已经跑入走廊尽头那间屋子的约翰和瑞贝卡。那里是刚才身穿蓝色西装的疯子逃走的地方。

“大卫，按下开关把门锁上！”约翰大叫道。大卫看到控制面板中央一个圆形按钮的上方闪亮着微弱的光，于是尽全力跑了过去。

克莱尔和里昂已经进去了，大卫抬起手，一边祈祷自己没选错一边用手按下面板上最大的按钮——然后穿过房门。厚重的金属板在他身后发出尖锐的响声，由于距离实在太近，钢板落下时甚至让大卫的后颈产生了清晰的触感。

在他回头的那一瞬间，杂交生物那白色的巨大身体便一头撞在了门上，透过厚重金属大门上的小窗可以清楚看到它的胸口与钢制大门发生了激烈的碰撞，让整块钢板在门框中不停颤动。大卫明白这坚持不了多久。

帮我们挡住一会儿，就一会儿……

转过身之后，他发现站在南侧出口处的里昂脸上浮现出恐惧的表情。他面无血色，握着大门握把的那只手在不停颤抖。

“被锁上了。”里昂话音刚落，外面的巨兽又朝大门猛撞了一下。

雷斯通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他正在思考怎样才能爬上实验体Av的小屋，那个在墙壁上打开的洞口距地面足足有十二英尺，而且周围并没有梯子。距离最近的树木离洞口约七英尺，显然没法用那个。但从试验区到其他出口只有自己刚才来到这里时使用的通道，他也不想回中央走廊去。当他决定爬上那棵树全力跳进洞窟的时候，从区域二忽然传来一阵剧烈的，扭曲的响声。

好奇心战胜了雷斯通心中的恐惧，让他慢慢朝联络通道靠过去。

各个区域之间都极为用心地采取了隔音措施，因此只有在爆炸和进行拆除作业时才可能听到声音，也就是说，刚才有什么东西爆炸了。那些混蛋终究使用了炸弹，该死的。

尽管雷斯通把耳朵贴在墙上仔细听了好一会儿，但再也没有任何声响传入他的耳朵，只听到惟一的一只鸭子在房间里的某个地方发出几声怪叫。或许是因为失去了太多同伴吧，那只鸭子似乎并没有什么攻击欲。

炸弹……

区域二紧挨着控制室后方，所以二者之间的墙壁比其他地方的厚好几倍。也就是说，那些背叛者想要将“星球”最重要——同时也是最有价值——的控制室给炸掉。对他们来说，那才是最主要的攻击目标。一旦控制室被毁，整个设施实际上便没有了任何存在的价值。

但同时，这也意味着他们给我留出了另外的出口……

雷斯通在确认那些野蛮的佣兵已经留下“星球”的残骸离开之前，从没想过要将自己暴露在危险的环境里，但要是他们……

如果他们已经撤退，那雷斯通就能出去了。说不定可以大摇大摆从这里离开——不仅仅是“星球”，还得远离白色安布雷拉。

几乎可以肯定杰克逊会因为这件事而杀了他——但要是雷斯通突然消失，事情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说不定能行。只需要找准时机，改变名字和身分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就

行了。一定能成功的……

雷斯通在心里认同了自己的这个想法，随后把通往区域二的门稍稍打开了一些。虽然他事先并没有预料什么，但还是着实吃了一惊。在沙漠边缘的墙壁被什么东西撞出了两个大洞，水泥块、木板、钢筋散落得到处都是。突然裂开的大洞边缘十分粗糙，看上去至少有十英尺宽，高约二十英尺。虽然没有看到烟雾，但雷斯通不禁想到，这种痕迹一定是那些破坏分子和人渣使用某种高科技化合物制造出来的。

室内温度很高，灯光亮得晃眼，但在新型换气设备的作用下，这里很快就变得十分凉爽。即便竖起耳朵仔细倾听，也找不到任何暗示着那些人就在这里的声响。如果这不是陷阱的话……

雷斯通在发现自己的想像实在太过奇怪后，摇了摇头将他们赶出脑海。在决定留下残缺的痕迹离开这里，展开全新的自由人生之后，他感到从内心涌起了一阵激昂的感情。那是面对新的可能性，得到完全新生的感觉。那些人已经走了。他们已经完成了破坏“星球”的任务。

雷斯通步行穿过燥热的沙漠，看着四散的探测器残骸爬上稍稍改变形状的沙丘，远远望着那两个洞口。

怎么回事？他们把所有东西都破坏了？

那里差不多成了一堆废墟。原本应该铺满监视器的墙壁现在成了一个巨大的洞，厚厚的玻璃渣和电线、电路板的碎片撒了一地，能隐约闻到一些臭氧的气味——精心设计的影像监视系统就只剩了这点东西。高级皮革沙发中有四个已经从焊接的底座上脱落，特制的大理石桌子被从正中间折成两截——在房间东北角也有一个巨大的粗糙圆洞，周围全是各种碎片。

那么这个洞的另一边是……

和他想的一样，透过那里可以看到电梯。那是已经启动的电梯，亮着灯的箱体正缓慢地回到这里。

这是陷阱吗？一切实在是太凑巧了。但当他听到敲击东西一般的声音从远处——大概是拘留区附近——传来时，不禁在心里感叹自己终于走运了。在工人们已经逃走的情况下，那个令人厌恶的声音便只可能是前S.T.A.R.S成员们发出来的。从相隔的距离来判断，在他们回来之前雷斯通至少已经坐上电梯，向地面前进了半分钟。

以这样的形式结尾实在是太好了，他不禁微微一笑。一点儿也不热闹，有些太过平稳了……

这算是在抱怨吗？不不不，我没有什么不满。一点儿也没有。

雷斯通一边绕过那些锋利的碎玻璃渣一边小心翼翼地穿过洞口。

与食物战斗之后，肚子很快又饿了，这让化石心中涌起了新的食欲。前方那道坚硬的墙壁阻止了它继续进食，但同时也让它的愿望更加强烈，更渴望达成目的。在不断撞击面前那道障碍的同时，化石感到体内的物质渐渐被转化，自己的肉体变得越来越柔软。

突然，它闻到了新的食物气味。在道路另一头有一个全无防备的肉体在晃荡，并且与化石之间没有任何间隔。

把那个吃掉之后再回来就行了。

化石转身之后开始往新的食物疾冲。难耐的饥饿和欲求让它决心在食物逃跑之前把他吃掉。

巨大怪物转身离开的那一刹那，感觉到这是他们惟一机会的约翰开始猛踹面前的铁门。化石刚才那一连串令人惊异的猛烈撞击已经将整块钢板从门框上撞歪了一半，要破坏它不算太难。

克莱尔和里昂赶紧也加入进来，三人只花了几秒钟便将厚重的钢板踹开，它撞在地板上之后发出轰隆的巨响。大卫抱紧瑞贝卡，带领大家拼命朝电梯方向跑去。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他们都明白化石很快就会回来。如果真发生那样的事，他们是没有任何胜算的。

“住手！住手啊！”

有一名男子在惨叫。约翰转过拐角之后，看到了正在长长的走廊上向前猛冲的雷斯通。化石紧跟在他身后。

他们没有停步。约翰脑里想着怪物将人整个吞下去究竟得花多少时间……

到达电梯后，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闪了进去，里昂用力把闸门关好。

哭声和不像是人类发出的刺耳惨叫声突然响起，所有人肯定都听到了——紧接着一声扑哧的脆响把那恐怖的声音打断，最后则是沉重而湿漉漉的嘎吱声，一次又一次地响起……

电梯开始上升了。

第二十四章

瑞贝卡快要睡着了。电梯上升时的规律响动对她来说就像摇篮曲一般，而大卫那平和的心跳声也给了她同样的温暖感受。虽然她已经筋疲力尽，但还是抬起那只感觉无比沉重的手臂轻轻碰了碰夹在腰间的那个黑色笔记本。雷斯通完全没有注意到这点，也没有怀疑她假装倒下时的精湛演技。

年轻的医务兵想跟大家说说话，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打破电梯中那难耐的沉默。但她最后还是决定再等等。所有人都已经耗尽了力气，有资格慢慢享受这个惊喜。

瑞贝卡闭上眼睛开始休息。在他们前方还有一条很长的路，但路的走向或许已经开始改变了吧。安布雷拉必将遭到报应，他们能够亲眼看到那一天的到来。

睡神扫描

尾声

大卫和约翰扶着年轻的瑞贝卡，里昂和克莱尔则像一对恋人一般，脸上挂满了微笑。五位疲劳至极的战士踏着沉重的步伐走出监视器画面，朝平静、安详，开满鲜花的犹他州平原走去。

特兰特一边叹气一边把后背靠在椅子上，无精打采地转着那只金丝玛瑙戒指。在奔赴下一个战场之前，他们或许需要休息个一、两天。在也许是最后一场，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场战斗之前……这几个人被疲劳和伤痛困扰得有资格稍稍休息一会儿。如果他们在经历了接下来的事之后仍然能活下去，那这些人应该可以得到足够填补损失，以及完全超出他们所付出劳力的巨额报酬。

前提是当那个时刻到来时，我还处在有资格给予他们礼物的位置上……

不过，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杰克逊和他的同伙想到了特兰特发挥的作用，那他就不得不躲起来。不过他在全世界持有六个无法追踪的完美身分证明，每一个都非常富裕，何况白色安布雷拉没有追踪他的能力。那些人虽然拥有金钱和权力，但却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聪明头脑。

到目前为止不是都进行得很顺利吗？

特兰特又叹了一口气，同时告诫自己现在就开始自鸣得意还为时过早。他很清楚自信心过剩是绝对不能发生的事。比他优秀的人都会被安布雷拉除掉。总有一天，要么他死，要么他们死。之后问题就会解决。

他站起身把两只手举过头顶，摇摇肩膀，揉揉酸胀的部位。由于"侵入"了卫星，所以里面有的东西几乎全都被他看到了，这真是一个充满变数的纷乱长夜。特兰特现在需要几个小时的睡眠。虽然直到正午之前都无法联络，但在那之后必须给西德尼打个电话。到时候，那些喝红茶的老头子和其他许多人都忙成一团了吧。为了全力搜索神秘的特兰特先生留下的线索，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另外找一架飞机。另外，我还想看看霍金森回来后是怎么找到化石并把它消灭的。

特兰特关掉屏幕，从自己的作战室——一间装有高级设备的起居室——走出去，来到一个极为普通的厨房。这座位于纽约州北部的小房子虽然说不上是他的城堡，但可以说是属于他的圣域。他在这里指挥了绝大部分的工

作。不仅仅只有作为白色安布雷拉的代表从事的巨大阴谋，还包括他自己的工作。不管是谁来调查，都只会看到一栋三居室的维多利亚风格小屋，所有者的名字则很容易让人想起老妇人的形象——海伦·布莱克夫人。这算是特兰特式的玩笑吧。

他打开冰箱取出矿泉水瓶，心里想着雷斯通最后带着怎样的表情盯着那只将自己处死的怪物。让化石去干掉他实在是一个绝妙的主意。不过，科尔的事让他感到十分遗憾。虽然目前抵抗力量还很微弱，但它毕竟在不断成长，科尔很有可能成长为这股势力中的重要人物。

在把水拿到楼上的途中，特兰特在思考自己究竟还剩下多少时间，想着想着便穿过了短短的走廊。在最初与白色安布雷拉取得联系的那几周里，就算在某一天突然被杰克逊叫到办公室去被一枪打死，他一点儿也不会感到奇怪，因为那并不是什么出乎意料的事。但在经过几个星期、几个月之后，便再也感觉不到怀疑的气氛了——任何人身上都没有。

特兰特走进寝室，里面并排摆着几件坐飞机时穿的服装。他在脱衣服的时候决定在起床后给西德尼打个电话，之后一边喝啤酒一边收拾行李。关上灯，在床上躺了一小会儿的特兰特坐直身体，在喝水的同时默默检查着之后几个星期的详细计划。尽管他已经十分疲劳了，可总是睡不着。人生最大的目标终于来到了他触手可及的地方，这三十年的计划和梦想的顶点已经临近，多年以来的最大愿望终于就要实现了……对这样的人来说，睡眠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但他还有最后的工作要做。在一切了结之前，他还必须完成两、三个步骤，其中有一多半都与反叛者究竟如何行动有关。他们虽然值得信赖，但失败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如果发生那样的事，那他就不得不重新计划。虽然没有达到一切归零的程度，但那将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后退。

不过，结局是……

特兰特微微一笑，把水在床头柜上放好，然后钻进厚实温暖的羽毛被中。

终于能将白色安布雷拉的邪恶面目公诸于众了。虽然把那些高层人士干掉是一件很轻松的事，但只是死并不能让特兰特感到满足。他想看到那些人在经济上、精神上完全崩溃，想看到一切对他们来说有意义的东西被活生生地夺走。当那一天，领导者们亲眼看到自己的贵重创造物化为灰烬的时候，

特兰特会在现场的，为了见证那些人在梦想的坟墓上跳舞的情景。那一定会是个美妙的日子。

就像他偶尔会做的那样，特兰特开始在脑海里重复练习为那个时刻专门准备的演讲。杰克逊和西德尼一定得在那儿，还有欧洲的“领导者们”以及两名日本的投资者三上和神谷。他们全都知道事情的真相，是这个背叛行为的同谋……

站在那些人面前，他一定会微笑着这样说：“也许各位已经忘了某些事，那么请允许我稍稍说明一下整件事的背景。在安布雷拉创办的初期，也就是还没有白色安布雷拉这个组织的时候，有一位叫詹姆斯·达里乌斯的知名科学家在公司的研发部门工作。达里乌斯博士是一位有节操，有献身精神的微生物学专家，他和他那身为药理学博士的美丽妻子一起花费大量时间为雇主研究含有组织修复、合成功能的药物。这是他们自己独创的成果。经过极长的一段时间后，达里乌斯开发出的这种合成物质其实是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病毒复合体——如果得到妥当开发的话——能够有效减轻人类的痛苦，甚至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消除因为外伤而致死的可能性。詹姆斯和海伦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满怀期待。两人都有非常强的责任感，品德高尚，对他人没有任何怀疑，在认识到自己开发的东西有可能带来的巨大好处之后，他们立刻来到安布雷拉向上级陈述这一切。安布雷拉股份公司同样认识到了这种物质的意义。但在他们的理解中，这奇迹般的发明一旦公布，就会对公司的财政带来巨大打击。要是每年有好几百万人可以摆脱死亡的命运，请各位想像一下制药公司究竟会损失多少金钱。另外，如果这种复合病毒能够被改造成适宜军事用途的东西，请各位想像一下那将为公司带来多大的收益。那将会是多么强大的力量啊。在这种诱惑面前，安布雷拉没有其他选择。他们从达里乌斯手中夺走了合成物、研究笔记和一切研究成果，然后将那些东西全部交给一位还不到二十岁就有了独立研究室的优秀年轻科学家——威廉·柏肯。就像各位所知道的那样，柏肯和安布雷拉的高层完全是同一类人。有着同样的观念，同样缺乏道德感，他的确是一个值得利用的人。对总是将提线人偶一般的科学家放在重要位置上的安布雷拉来说，有达里乌斯博士这样的好人在身边实在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后来，发生了一场大火。事后被认定为意外。真是悲惨啊，有两名科学家，一名忠心的助手被烧死。尽管很遗

憾，尽管很可怜，但事情还是到此结束了。随后，被称为白色安布雷拉的部门开始运作。他们进行的是生物兵器的研究。卑鄙、下流的有钱人以及早已丧失良心和一切善良品质的人将那里当作了游乐场。”

这里再微笑一次。

“也就是你们这种人的游乐场。白色安布雷拉把一切都考虑到了。不，是他们相信自己考虑到了一切。他们遗漏的是——不知是因为那些人太过近视还是因为傲慢和无知——詹姆斯和海伦的独生子在他的双亲被烧死时正好离开家到寄宿学校去上学。可能他们只是忘了那名少年的存在吧。但维克特·达里乌斯不会忘记。事实上维克特一直在思考安布雷拉所做的事，虽然很难说那究竟算不算是调查，但他就是在思考中成长的。当维克特脑中只有这一件事的时候，他便下定了决心。要为父亲和母亲报仇。维克特·达里乌斯很清楚他必须极其聪明地、慎重地展开行动。因此，他花费了许多年来进行准备。他首先需要知道这个过程究竟需要多少年，然后又花了很多年来培养正义的同伴，他曾加入正义的一方，也曾和他的敌人一样脱离正道，变成同样卑劣的人。接着，他会在某一天将杀死双亲的疑凶安布雷拉彻底消灭。虽然这明显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他已经下定决心，将整个人生都奉献给这个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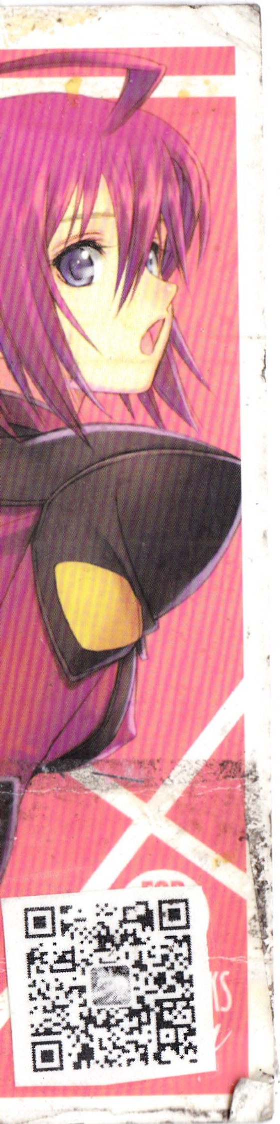
到这里要笑着看一看他们。

“对了，我提过维克特·达里乌斯这个名字是改过的吗？因为感觉还是有些危险，所以决定使用部分父亲的中名。因为詹姆斯·特兰通·达里乌斯这个名字已经没有人用了。”

虽然这段演讲每次都会有些许不同，但本质都是一样的。尽管还不能肯定是否有机会向他们所有人展示这段演讲，但光是思考这件事就曾在好几年的时间里持续给予特兰特前进的动力。在因为强烈的愤怒而无法入眠的夜晚里，这段话就成了他的摇篮曲。能够借此想像职员们那苍老而疲惫的脸上浮现出的表情、朦朦胧胧出现在脸上的恐惧以及得知他的背叛后浑身颤抖的样子。不知怎么回事，这些想像总是能平复他的愤怒，给予他些许的平和。

就快到了。在欧洲的事完成之后，我的朋友们……

即便在黑暗之中，即便在正义之人那没有任何美梦的沉眠之中，这些思绪也始终在追赶着他。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恐怖游戏

牵动全球千万人心灵的精彩剧情

《游小说》倾力奉献

《生化危机》系列官方小说震撼推出

在得知有一部密码本能让反抗安布雷拉的人侵入其核心系统之后，前S.T.A.R.S的成员大卫、约翰、瑞贝卡以及新同伴里昂、克莱尔决心潜入安布雷拉建在犹他州荒漠地下的大型实验设施。但狡猾的敌人将整支队伍分成了两个部分，两边都陷入了出乎意料的险境——一边是与残忍、凶暴的合成怪物战斗，另一边则要面对隶属于安布雷拉的精英攻击小队。他们究竟能否顺利拿到至关重要的密码本，然后再安全地与同伴们汇合呢？而另一方面，神秘男子特兰特的真实目的也昭然若揭，他竟是为了……

BIOHAZARD

文笔精彩依旧的第四部小说除了令人拍案叫绝的心理描写以外，与前几部最大的区别就是动作场面明显增加，战斗一场接一场，其气氛之紧张丝毫不逊于某些动作电影带给人的感受。更重要的是作为系列第二个原创故事，也许是作者已经渐渐找到了创作此系列小说的要点，所以整个故事的构思更加大胆，情节更加曲折，但种种细节却又完全符合“《生化危机》系列”游戏的整体印象，在惊异之余，我们不免为作者的深厚功底以及认真态度叫好。

ISBN 7-88578-099-9
9 787885 780999

本手册随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　生化危机光盘定价：14.8元

严禁一切商业交易



睡神扫描
微信：shuishen